旅行雜誌

戰後中國建都管見……莊澤宣
雲海飄浮……徐蔭祥
給遊北泉的人們……吳缶
記蒼山洱海……褒道冲
西寧塔爾寺三大盛會……鄒豹君
美國的驛運……資料室



廣元皇澤寺唐代石刻（王寅光）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
第十八卷 第十期
重慶出版

CHINA TRAVELER
Vol. 18 No. 10 October 1944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CHUNGKING,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促進後方生產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欵　匯兌　貼現　押匯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重慶嘉陵新村二十一號

分支行處：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萬縣　自流井　樂山　五通橋　昆明　貴陽　沅陵　吉安　屯溪　西安　寶鷄

五二一〇九六

中國實業銀行總行

「信託部」

民國八年創立

信託業務要圖

收受募金信託

收受信託投資

承受工商業信託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代理買賣房地產

代理各種保險

代理收付款項

信託存款種類

甲種活期信託存款

乙種活期信託存款

定期信託存款

通知信託存款

特約信託存款

出租保管箱

新建保管庫

堅固安全

裝設保管箱

分號出租

竭誠為社會服務

盡力謀顧客便利

備有簡章　歡迎索閱

地址：中三路森森路口中興大廈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八卷　第十期　目錄

建都專論

戰後中國建都管見……莊澤宣（一）

旅程紀述

渝甘行役……葛孫天（三）

從漢中到老河口……同　生（六）

南天之行……劉平格（一〇）

川陝豫鄂遊誌……喻血輪（一七）

東南西北（滬渝紀程之九）……慶　修（二六）

紀遊篇章

觀光了新贛南……陳悅韶（二九）

雲海飄浮……徐蔭祥（三七）

地方素描

記蒼山洱海……袁道冲（四一）

大理四景……喻智微（四六）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獻給遊北泉的人們……吳缶（四九）

閩俗記趣……苔薛（五一）

邊疆透視

記黑水旅行……于式玉（五九）

西甯塔爾寺之三大盛會……鄧豹君（八三）

海外游蹤

印度行（下篇）……糜文開（八六）

驛運史乘

美國的驛運……資料室（九三）

他怎樣經營一個旅館……史鶴琴（九七）

補白摘拾

讀書巖……沈默（四〇）

黔北風俗談……張[illegible]濤（九六）

迴珠洞……臺丁（五九）

青海歌……羅家倫（四五）

陵[illegible]桃花山（及其他）……戈行棣（二八）

入蜀詩草……吳缶（四八）

編者與讀者……編者（八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

申新第四紡織公司
福新第五麵粉公司

總廠始創漢口　抗戰奉令內遷

棉紗商標	四平蓮	藍人鐘	忠孝圖

麵粉商標	牡丹牌	順風牌

內地分廠：

廠名	工廠所在地	辦事處所在地
申新福新寶雞分廠	十里鋪	中山街五福巷
申新福新重慶分廠	南岸貓背沱	民族路特五號
申新成都分廠	東外三瓦窰	桂王橋西街五四號
福新天水分廠	東五里鋪裴園莊	西關三新巷五號

公益紡織麵粉機器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紡織麵粉機器

廠址：重慶江北貓兒石　辦事處：重慶民族路特五號

建成麵粉股份有限公司

精製　飛機牌　麵粉

工廠：成都東外大[illegible]堰　辦事處：成都老新街五二號

宏文造紙股份有限公司

機器製造　各種紙張　出品精美　定價低廉

廠址：寶雞十里鋪　辦事處：寶雞中山街五福巷二號

戰後中國建都管見

黃[illegible]

約在一年以前，許多學術界同人鑒於勝利在望，對於戰後中國建都問題曾有熱烈的討論。作者時在桂林，手頭所看到的有東方三十九卷十六號三篇文章，其中一文引張君俊先生西安建都之研究一書各章甚詳。在下號裏張君以同題作一簡要報告，其主要點爲：（一）中國歷代建都北方久於南方，（二）各強國首都多在緯度三十五度以北，（三）北方體強死亡率低，（四）歷史上得西北者昌，（五）內陸掩護邊疆，上游控制下游，（六）重工業原料多在北方，（七）西北人口稀少，移民可以救濟，（八）建都西北可以解決西北民族複雜問題。但在東方三十九卷十六號中，卻有人根據這些理由，主張建都蘭州的。

接着新中華雜誌本年十二號和國防雜誌本年一月號都登了一欄建都問題專輯，除專門對此問題發表議論外，還把各大報及雜誌中二三十篇關於建都問題的文章作一撮要；其中除西安蘭州外，尚有主張武漢，洛陽，瀋陽，長春，[illegible]的，也有主張回到南京或北平的。

最後錢穆先生在本年一月十六日的大公報（桂林版）發表濟南建都論，提出了下列新頴見解：（一）新疆爲近代國防前線，建都故不宜離海口太遠，（二）南北須並重故地點須適中，（三）對富源的東北須能照顧，而東北移民多爲魯豫，自魯豫至東北爲一捷徑。

作者認爲各文中以錢穆先生者敍述最詳，錢文[illegible]的最具科學眼光，故特將要點提出。對於第一點作者以爲當可補充的是將來交通水陸空俱重，陸空在任何地點，均可直達，惟海運必須海口始可直達。其次第三點作者以爲除對東北外對海外僑民亦須能照顧，若國都遠在西北，則海外僑民視爲天高皇帝遠，有「望塵莫及」之嘆。現以歷代建都而論，三代至三國在西北，兩晉至南宋，西北東南交換，自後南北各京均在東部，由西北而東南實爲自然趨勢。

作者管見以爲錢文主張猶不澈底。蓋改造任何都市有如女子纏足變爲放足，[illegible]不對好，最好像開闢荒地，要找一條街[illegible]，[illegible]化錢多，還要拆房子。因此作者主張與其改造，不如完全從新建設。

試舉他國建新都先例。

美京華盛頓是新建的。先有[illegible]其人，沒有繁[illegible]地。在美國十三殖民地向英國宣告獨立時，臨時首都設在費城，但認爲費城地點不宜；決定覓新地，由浮及尼亞[illegible]州外劃地，於一七八七年決定今址，一八〇〇開始建築，不幸一八一四年與英國發生戰事，所有建築爲火所毀，直至一八六〇年後方再發展，一九〇一年並設首都美化委員會，到現在成爲世界上最美的最幽靜的首都。

另一個比華京更遲新建的首都，是澳大利亞聯邦的坎伯

拉，於一八九八開始籌備，一八九九決定新建，一九〇三派定委員會考察地點，一九〇八勘定今址，並決定面積須在千方英里以上。一九一〇由新南威爾士邦捐九百方英里，餘歸自私人所有。一九一一懸賞徵求設計圖案，應徵者世界名都市工程師一百二十六人，首獎一千七百五十鎊，次七百五十及五百鎊。最後就三獎中擇其優點合併成今址草圖，於一九一三舉行聯邦議會大廈奠基典禮，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而工程停頓。一九二六再開始經營，又以此次大戰發生阻礙，截至現在，距全部工程完成之期尚遠。

作者認為戰後中國應仿美澳先例另覓新地，以百年時間建設新都，庶可成為四大強國國都之一。其地點選擇之條件如左：

（一）南北適中而在緯度三十三度以北。

（二）離海口不遠，海陸空運交通皆可直達國都之門。

（三）北對東北，東對海外均可照顧。

（四）自然環境中有小丘陵，小湖河，經人工佈置後可成為幽美都市。

（五）四至須相當廣大而境內無大都市須加改造。

（六）離工商業中心不遠但自身非工商業中心，尤非過路碼頭，以減少活動性人口與市儈氣。

（七）最好能表現古代文化與今日抗戰精神。

根據上述條件，作者姑且假定新址在山東之南江蘇之北，約北緯三十四度半至三十五度半及東經一一八度半至一一九度半之間。確址當然須待專家勘定，設計尤宜重賞徵求。

依作者淺見，新都設計可仿坎伯拉例採多心弧形式而不採華盛頓之十字式。所謂十字街頭的都市建築，實為中古甚至上古時代的遺留物，其弊在一面坐南朝北之店宅，終年無日光射入，東西向者有半日陽光太烈之感，交通上亦有不經濟之處。故坎伯拉及他處，在二十世紀以來建築的都市，多採弧形設計，如克利夫輪以湖為中心，其街道自湖邊出發展開如扇。

我國既為創立五權憲法的國家，最好新都有五個中心，最中間的一個為國民大會堂，平時作立法院開會之用。環繞之弧形大道則以距新都遠近之各省市地名名之，交叉大道可以革命先烈之人名名之。

此新都之東南角有大道直達連雲港。此係軍商兩用之港口，但非如東方或北方大港在商業上[illegible]位之重要，其效用在由國都之門乘舟可以直達倫敦華盛頓等名都，亦可以環繞遊全球有華僑之海埠。其東北角將有廣大之軍民兩用之機場，可乘機直達世界各大都市。自中國飛至西半球之北部將不向東飛而向北飛，以最短之距離超越北極再向南飛。其西南偶將有廣大之聯合車站，火車汽車均可直通莫斯科，柏林，巴黎等地，中途毋須換車。其西北方則有大道通至抗戰紀念大公園，此公園將以台兒莊為中心，以紀念抗戰中首次大勝利。再循大道前進，更可至誕生孔子之曲阜與居五嶽之首的泰山。

新都之名可稱為逸仙京，西譯為 Yatsen King。

附註：右文大意於春間曾向桂林廣西大學演講，西來後又曾就教於貴陽交通界教育界同人，茲公布於本刊，廣求讀者指正。

渝甘行役

葛豫夫

予自辛巳多日，避兵渝州，忽忽再更寒暑。甲申初春，奉籌備甘肅廣播電台之命，整理行裝。偕友人劉陽翺□況，攜妻子，帶僕役，以入西北，時已在清和首夏矣。

四月二十九日　晨八時，發自渝郡之獨石橋。送行者爲祝一路福星。九時經青木關。查驗事畢，二十公里而至璧山。尖。公路南南，或去內江成都。或去遂寧綿陽，由此分道。經銅梁，觀造紙廠所製印刷郵票之紙尚精。沿途但見麥浪搖風，是爲昰機。經潼南，觸目皆是以布纏頭之人，此地風土，可以想像。出縣城，路東一帶，平原沃野，窮目無際，絕似江南風物。晚抵遂寧。住四川旅行社，行程二百二十五公里。

四月三十日　遂寧之豬肥碩，倍於江南。土宜植棉，因多布匹。餐館以一模之麵，作一碗計值，殆風氣使然歟。七時三十分，發自遂寧，道旁多渠，良田綿亙不絕，洵天府之國也。九時，船渡涪江，爲一大平原。十時三十分經太和鎮。尖。太和爲射洪之大鎮，遂至射洪，橋渡涪江。二時經三台。六時，抵綿陽，住開泰賓館。行程一百七十六公里。

五月一日　綿陽城內，道旁植樹，市容在遂寧伯仲之間，遂購老山花茶，即雇人力車而驗車站，豈意僕人蘇義和之妻，怨憚遠行，不告而去，蘇和只得一同留下。或告予曰：川人大都無意離川，予此可占。遷延迄十一時三十分，方得離開綿陽。渡涪江，上高坡不下三數次，沿途松秀，高不啻尺，堪落可知。願參天古柏，一路不絕，意者武侯伐魏，行軍北上時所栽歟，爲本地生色不少。三時之梓潼。遇本警報，且以北距劍閣，有七十九公里之遙，不及趕程，因即下榻西川招待所。行程五十六公里。

五月二日　天未黎明，忽雷電交加，大雨如注，昨日下午，炎熱如大暑，今又涼爽若深秋，行旅多艱，大抵如斯。八時三十分，發自梓潼，上坡北行，古柏不絕於途次，想見自有此路，即有此樹，不過現行公路，特加開闊耳。經七曲山九曲水文昌聖境，古柏森森，三人不能合抱者，隨在而有。十一時，經劍州西界之牌樓。四時，抵劍閣。城小，產手杖，不覺佳。投宿小客店。行程七十九公里。

五月三日　自城都至劍閣，爲二百七十公里。七時三十分，發自劍閣。三十公里而至劍門關，李密夫先生之故里也。劍門七十二峯，二山之間，一路曲折可通，有碑曰古劍門關，山勢插天，排列若長城，眞雄關也。再渡白龍江，一路古柏，至此而止。聞江水上通碧口，下達重慶，渡口水流湍急。此去一路驅行平原之上，經昭化而到廣元，時僅下午三時許。投止中國旅行社招待所。行程八十八公里。

五月四日至七日　車至廣元，兩輛汽車損壞，乘車進廠修理之暇，略得知當地一般情狀。考廣元古名利州，有桓侯祠，供張飛塑像，張其環眼，端然而坐。武后微時居廣元，有皇澤寺，供則天像。又有千佛崖，係唐時開鑿，均爲當地勝蹟。抗戰軍興，凡平津滬甯人士至蓉渝者，必經此地，遂成孔道。特產白花石硯，鐫劍門關八匾屬李陽冰題書，頗爲別緻。

五月八日　晨，颶風四起，燕雀翔集，氣候頗涼。九時發自廣元，經北門檢查站，過千佛崖，沿嘉陵江行，渡長橋，上南行，兩岸羣山，綠田參錯。途中時見綿綿之騾車，自北而南，絡繹不絕。五十公里爲中子舖，午餐。此地爲川陝交界處，車站旁懸對聯，額曰：「國爾忘私」；聯云：「詩太史改道，盤本檔經教子。法機疑住道，還由積構傳家」。前行爲棧壩，上坡爲七盤關，上山五公里，下山三里許。正在上坡之際，而機器汽車漏油，不足一加侖，無法行抵山巔，而離人烟之際，正焦急間，幸遇資源委員會之車，商購汽油五加侖，化二千五百元，乃得安全駛行，不幸之中幸事也。下山爲平原，稻麥插田。四時，抵寧強，舊名寧羌，古羌人居處也。土人告予，此地縣爲三等縣，產米特豐，爲陝南縣屬之冠，蠶絲陝南，又產石耳，惟不甚佳。廣元至此，行程九十二公里，晚宿西北旅館。

五月九日　七時三十分，發寧強，原特闢，稱由橋比。上坡，經五丁關，在兩山之間，鑿壁而行，及盤旋下坡，時屬乾燥，塵於路坎。行抵分道口，往西爲陽平關之路，而右趨褒城，凡行三十八公里，經大安中心學校，而至大安鎮，停車小憩。渡大橋，沿河而行，爲漢惠渠，爲武侯鎮。四十三公里爲沔縣，一大平原，望無際涯，猶見武侯六出祁山，屯田沔上，經黃沙，道旁垂楊，左右成行，路面亦平坦如砥。過[illegible]道寺，凡三十一公里而至褒城，投宿中國旅行社招待所。行程一百十二公里。

五月十日　唐孫樵文，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得名由漢，其鄰右爲武侯故跡，如武侯墓，在沔縣境南十里定軍山下。墓旁有柏樹二株，武侯塑像在侯祠正殿，左右塑像，據上陳石琴，而石門鎖石門銘，勒石一石立石門之上，爲漢內有數名碑，亦陳列此口。北行十五公里爲褒河，產黑米，稱香道口。七時三十分，發自褒城，經褒惠渠，過石門，古稱道。過橋，褒水漢源，流出三山之間，一路不絕。有孟德題曰：袞雪，尚有遺迹。三十一公里，兩道，經鐵佛殿，上下坡，別道而行，始不見褒水。四十七公里，留壩之留侯鎮，俗稱廟台子，地當紫柏山麓，爲留侯張良之祠，富麗莊嚴，兼而有之。其上爲授書樓，供黃石公像，陳立夫部長題匾，成功不居四字。瞻仰古人，殊爲深意歟。及驅車而行，已午後二時矣。上坡復下坡，曾見騾駝一匹，不勝負荷，倒斃道旁。二十七公里，南星，行平原之上，忽而車胎損壞，換過一個，躭擱良久。過酒鋪，上坡，越高山，轉輾南去，凡五公里，而抵山巔，又五公里，爲雙石舖，陝甘交界處，屬陝西境。五時，宿新生活服務所。行程一百二十九公里。

五月十一日　隴海鐵路現通車至寶雞，寶雞至天水，有寶天工程局，修築該路，而雙石舖街頭擁擠，遍處往來行道。七時三十分，發自雙石舖，經草店子，道遇押運壯丁，

五二一一〇四

絡繹成羣。遙矚窰洞，所在而有。過馬陵橋楊家店，驢車載羊毛，不絕途次，上坡下坡，窮山黃土間行。三十六公里，兩當，經永寧鎮，越大橋，散兵當路，三人臥地不起，二人操大刀，堅執搭車，爭持許久，始得脫險開行，亦云幸事。經石佛寺，調防之兵，不下千數百人。四十三公里，徽縣，正十二時也，買大麵酒於天錫湧。三時，出縣之西門，車行平原之上，沿路綠樹成蔭。過伏家鎮，涉淺水灘，因上年山洪暴發，沖壞公路二三十公里，改設便道多處。過窩壩，稻田亦多。過蕩家店，四十二公里，江洛鎮，時正下午四時。行程一百二十一公里。投宿客店。

五月十二日　江洛鎮多桑株，高可二三丈，飼蠶產絲云。七時三十分，發自江洛鎮，又因上年山洪，敗壞此去公路將近十公里。過龐沼河，上山四公里，下山一公里，狂風飈起，氣候驟涼。過舒家壩，平原上，第見載柴之車，三五道上，一路不絕，蓋產柴之區也。六十九公里，娘娘壩，經齊壽山，王家店，興隆鎮，靈源壩，路途平坦，樹木青葱。四十一公里至天水，行程一百一十公里。止於秦州旅社小憩。

時寶天鐵路工程局局長凌鴻勛迎交通部部長曾養甫於寶雞，未晤。而農林部保土實驗區主任傅煥光，正在勤勤懇懇，恢復地方，傅君曰，西北一帶，乾燥千年，欲復睹舊觀，首種牧草，一方供給牛羊之食料，一方網絡土地之鬆散，俾蔓青遍地，草色青青，為第一步。繼以繁殖森林，保護農田沖刷，非以政治力量，加以百年之功，經之營之，不易為力。傅君宏願可佩，執政尊公念舊。天水為甘肅第四區行政專員駐在地，乃古之秦州也。城廂內外，泉水各一，清澈可愛，殆天水歟？漢飛將軍李廣之墓在焉。

五月十三日　拂曉，大雨如注，道塗泥濘。出南門，為中山公園，洋槐正花，清香入鼻。邵力子先生主甘政時，捐有圖書，收藏園內。其西門一帶，市廛櫛比，多漆器。城之中心，有紀將軍廟，祀漢初紀信，余慕飛將軍李廣之為人。步出南郊，上謁其墓，唐人詩云：「但使龍門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於今倭寇猖獗，更覺感慨係之！墓為胡宗南將軍駐節天水時修葺。其前有碑，大書漢將軍李廣之墓七字，總裁　蔣公手筆也。

五月十四日　六時三十分，發自天水，上坡，麥尚未秀，望天水關，渡大橋，上坡，高寒不勝，於高山嶺上盤行。過南瓦窯，瞥見羊羣；下坡行，十時，抵秦安，產褐子，名聞陝甘，尖。十一時，過三里舖，多果樹，上坡為寺咀村，越大山，塵土飛揚，瀰望皆土山也，視陝南石山不侔。過碧玉鎮，山崩地坼，窮苦不可名狀。經一平原，而通渭至矣，縣城完整，產毛線，質尚佳輭。踰三大山，便道折入波兒川，樹方萌芽，麥長盈寸。經馬營鎮，寒若嚴冬，蓋華家嶺也。華嶺東通西安，南達天水，西至蘭州，為往來必由之路。晚住中國旅行社招待所。行程一百八十公里。

五月十五日　六時三十分，發自華家嶺，下坡，瞥見鴿飛成羣，田疇多闢。過紅土窰景家口，但見步兵絡繹途次。過石家坪，凡六十五公里，至定西。時正鐘鳴九下，尖。十時，自定西行，微雨濛濛，漸下漸密，上山，為車道嶺，一路馳去，經稱鉤驛，凡五十四公里至甘草店。平原之上青葱碧油，所在而有。俄而雨止天晴，蓋已至榆中矣，聞有興隆山，風景佳勝，成吉思汗陵寢在焉。經廠家寺，東崗鎮飛機場，凡七十公里，直達蘭州。行程一百八十九公里。自重慶抵此，為一千五百六十八公里。晚住西北飯店。

從漢中到老河口

同生

一、雨中行車

離開漢中最後一天的清晨，陰沉的天氣裏，正飄着初夏的微雨，車子上堆滿了行李和汽油桶，加上我們這廿人的行列，像一輛逃難者的列車似的，人在高過車欄的什物堆上撲成一團，連手足安置的地方都沒有了。

車子沿漢白公路向東開行，沿途雖無像川北那樣險惡的山道，却也不斷盤旋在山坡中；雨是有一陣沒一陣的下着，浸濕了的黃泥地，汽車過處清晰地現出兩道深深的輪印。西鄉就是在如此細雨朦朧中到達的，午飯前的空隙，使我們在這裏作了一番簡單的巡禮：那石子舖成的街道，低矮古老的城牆，單調陳舊的市容和一些純樸的人們……，這一切都有着和大後方小城市中類似的面容。

西鄉與石泉間的距離是六十公里，車子走在崎嶇曲折的山路上，雨却越來越大；從淅瀝的小雨點漸而變成滂然的雨陣。車上因為沒有油布，除了硬着頭皮給淋外，即使縮在一些隨便可以遮蔽的東西裏面，也還要遭受無情的襲擊。將近石泉時有一山，山勢高而公路狹窄，僅可容車身掠面通過，下面即是谷底深岩，且時有山石阻道，他給了我們很大威脅，據說既在這裏因開公路曾喪失很多工人生命。

渡過漢水；即沿着石泉的石頭城郭開上公路，這一段公路的易行，可由司機高速度的開車得到證明。不過雨中行車，却不斷帶給我們打擊，更大的急雨，和車輪陷在泥濘中的足印，使我們被迫在漢陰縣屬的潤池鎮停止前進。每個人濕透了的身軀，並且還帶着冷和飢餓，好容易才在一家中心小學內找到宿處，一天來的疲勞使我們忘記了淋雨的苦痛，很快地甜睡於教室內的課桌上了。

二、拋錨在第二次

一夜雨聲未停，早上却還在討厭地滴答着，無形中「走山」又成了問題。

潤池的村鎮雖小，但也有數家雜貨舖撐着市容，物價除米價外都極其昂貴，尤以糖價駭人聽聞。若干門內黏上貼着一紙紅色報條，上面寫着：

「捷報

貴府××先生今由××中心小學修業期滿已蒙本校

×校長呈請

×縣長允准得為畢業生一名並經陳報

×教育司長轉陳

×省府主席電請

中央教育部備案特此捷報

…………………………」

五二—一〇六

從那鮮豔色澤上看來，這顯然不是歷史上的陳跡，以一個中心小學的學業生，標榜如此浮誇字句，自屬可笑，不過由此也可看到窮村僻壤中的教育情形吧！

傍午雨聲稍停，我們去河邊看雨後山景。羣峯中間飄蕩着縷縷雲烟，它們在掩映着的山頂上裊裊地流散着，使人油然暗起「山在虛無縹渺間」的「山霧迷漫，群峯掩映……」來。在河水中流見有少數淘金者，沙灘上則到處都是發着異亮的小石子，於是我們踏着金黃色的河岸撿起滿載歸來。

午飯後，車在纖細落雨中開出去，車輪於沾滿濘泥的公路上「蹣跚」作態，像條犂牛着水沼很吃力地爬行着，好幾次開向山坡爲路滑所阻，那時我們就要下來步行，在上鐵嶺關時就這樣不斷走了兩三公里。

已經離開安康祗十五公里了，大家滿以爲半點鐘後就可安全到達；可是事實違背了我們的期望，在一個叫常家舖的地方，降臨了意外的波瀾。那就是在一塊新塡成公路的橋梁上，鬆動的黃泥土，使車輛失足陷了下去；被淹沒了的下半截，足足有兩尺來深。於是馬上大家幫忙營救，搬石頭哪，墊木板哪，用繩拖哪……，想盡所有人爲的方法，可是連半點用都沒有。而這時夜幕已逐漸展開，在黑暗籠罩中，上面却還是密密的急雨，所以祗好頹然停止工作，在這裏作拋錨的準備；就在這一剎那，我們每個人都忘記了片刻前的歡躍，而又陷于失望的情境了。

附近沒有村落，我們踏着陷及足踝的濘泥，才在兩間零落的草屋裏找到休息之地，一頓又粗又硬的酸辣土麵，解決了大家的晚餐問題，並且一塊陰溼不平的土地，權作我們的眠床，九個人橫臥在一條晒麥的大竹蓆上面。自然這在平常，我們會認爲享受到的是怎樣劣等的待遇，然而在當時那種環境裏，巳祗好自認相當滿足了。

三、到達安康

經過從天明起繼續五小時的「精神總動員」，車子是從深深的泥陷中掙扎起來了；大概是上午十點鐘，我們已開始走着到安康去未完的行程。雨不知在什麼時候停了，地上卻還繼存着昨日的濘泥，車行之慢有如「老牛破車」。爬過了一個山坡，又是一個山坡，雖然因爲昨晚的教訓，司機一路提心吊胆的，讓車子開得很穩當；可是前面一段鬆浮的路，却又不得不停頓了下來。這時附近沒有修路工人，加上沿途另有其他橋梁損壞，所以等從八里路外交涉到七八十名路工後，修而復停，停而復修，一直弄到黃昏以後才到了安康。

從東津渡口航過漢水，順着西堤進城，這是條很長的街道；因爲從西堤外到城中心的康阜門足足有四五里。進城以後，看到市容點綴的陳舊入俗，首先一個印象：除教人有比漢中更黃老之感外，還加上一重特有的單調。

安康舊名金州，並且不久前尚稱興安府，即至現在這個名字仍爲人們所習用。城有新舊兩座，除舊城爲住宅區和學校外，市面大都在新城。現在安康是陝省×區行政公署所在地，機關部隊不少，所以別處所常見的草條色制服，在這裏也是一樣，亦可見從前那樣偏僻的內地，現在也爲抗戰的火餘所豁化。警報過去是時常有，來時可在四門城頭看到一面紅紅的警報旗。城內缺少防空洞，居民大類疏散于鄉間，昔

九年九月間這裏曾遭敵機轟炸，死傷甚衆，因而以後即引爲警惕。

四、一路「災星高照」

連休息帶等天氣，在安康住下了兩天，放晴以後車子在第三日早晨開出。公路上的爛泥地，雖然經過一整天太陽的暴露，可是看到[illegible]過去稀鬆的輪跡，顯然地還沒有十分乾透。

因黃洋河橋身折斷，車子不能照常通行，祇好下了載重，先讓空車駛過去，然後才慢慢把卸裝的行李和汽油桶扛過對河。再過去狗脊關前，則又因山下飛石下崩，堵塞了公路再行被阻，十多人攙運半小時滿滑石片的結果，始將路面填平勉強讓車通過。就這樣一路上「災星高照」，使經過牛利後，又遇到幾次其他的阻礙，才在萬難排除中到達竹谿；然而一百廿四公里路，整整費了六個鐘點。

竹谿是隸屬湖北的一個三等小縣，從公路進城須先渡過竹谿河，縣城荒落尤甚于西鄉，因道又盤走邊緣高山。老百姓大都專務農和紡織爲生，所以眼前可以看到很多紡織木機和搖紗車。

在他處商舖所能購到的日用品，這裏是不大習見的。城裏雖三幾機關，連縣府開會尚須向小麵館借茶碗，其貧困可以想見。街道上無飯店和茶館也爲此地所僅有，不過物價較低，尤以就地生產者爲最，常顯適宜于本地人的需要。見有教堂一座，頗令人感到歐美宗教在我國之深入，自離開重慶後，幾無處沒有福音堂或天主堂之類，可想見他們的宣傳是[illegible]無微不至。

晚上睡在竹谿車站——其實是一座破廟的桌上，給臭蟲跳蚤飽餵了一夜。

五、翻山越嶺過白河

竹谿車站的里程表上寫着：「竹谿至白河一三六公里，至老河口三六六公里，至廣元六〇八公里……」我們在對它作最後一瞥後，車即離開竹谿繼續向東北開行了。

這天重新走着不斷的山路。從竹谿至白河一共要經過四座大山：第一個是女媧山，從上坡到下山共需行十七公里路，迂迴，曲折，川陝公路上牢固關前的翻騰盤旋，這時又展開在眼前。其次是水坪，山勢雖不甚高，而陡峻險彎卻也纍纍不可勝計。從此而下便是得勝鋪，我們在路旁休息中所見到的本地人，大多頸項粗壯，那青筋畢露有如瘰癧。初以爲像昆明人一樣，因食鹽缺乏碘質的緣故，後來才知爲飲水不潔所致，鄉間流行着一句俗話：「山高水惡，肥頸胖腳。」即是指此。

穿過另外一座不知名的太山，便到陝鄂邊境的界嶺，山崇高而險峻，彎急頗類滇黔道中的「廿四」之「[illegible]拐」，車輪拖着它沉重的腳步，竟在山腹中不斷轉了兩個鐘點，從此再進入陝境，沿途便祇見隸屬于竹山，竹谿和白河間的鄉村小鎮，在山谷之下，或三五茅棚，或多戶結居，充分顯示着村落中的荒涼之味。

界嶺過後，山岳高峯般的旅途[illegible]從此結束了，可是車子仍在山谷之間，和一面傍山一面臨水的地帶行進。將近白河，車子被道左一輛石灰車絆了雙輪，右面又是路的缺陷處，

五二一一〇八

幾乎釀成翻車的悲劇。不過在驚恐之餘，最後仍安全到達了白河。

這是座比重慶更道地的山城，除了四面皆是岸然的高峯，連縣城也建築在山腹之中，他如高斜的石坡，街路和房屋的形式，也和重慶的南岸有些相像，不過它還顯得環境狹窄和山野化。縣城之小僅及竹谿，河街是城裏最熱鬧的地帶，同時也是一切商業的中心，而另外一條城街則是純粹住宅區。銀行有陝西省和中央兩家，因為桐油為此地大宗出產，所以也設有貿易委會的富華公司，旅館飯店祗有一兩處，且都簡陋不堪。天氣悶熱和臭蟲之多，可說是和重慶不異而同，加上白河居民又不大知道衞生，夏秋之交常是臭氣四溢。

早就聽說白河有八景之稱；它們是：「天池夜月，南台夜火，虎口清風，白石風帆，紗帽原嶺，石洞停雲，柴莊秋桂，長春古寺」。可是週覽之下，除右有白水河，面臨漢江，和山野之境所襯托出來的景色而外，並無特別引人注目的勝景，這些大概是遊學者們的筆下過譽吧？

本地人大多貧窮，加上附近山地荒蕪，不宜種植穀和小麥，一般平民都經常嚼着包穀粉和小米。其實這樣的苦況，從川北到陝南，到鄂北，所經的鄉鎮中，無處不是如此。生活在他們，有時連喝稀飯吃點鹹，已經是上好的食料了。

一六・行程底結束

因為公路損壞，又在白河就擱下來，修復後繼續由老白公路前進，已經第三日中午。漢水西岸就是鄖西縣屬的湖北省境，於是車子沿兩岸走，便忽兒湖北忽兒陝西，直到將軍河過後，才一直走着鄂建廳所築的省公路，路是比離開成都後任何一天平坦，車行速度之高，使我們下午二點就到了九十里外的黃龍灘，在那裏可看到陡河的流水清綠可愛。環境是帶着大量的湖北風味了，和一月多不斷所見陝西的一切，又有點迥然不同。停車未幾，又在開車後到達草店，這裏過均縣大鎮，頗似一路過來的偏僻小縣，沒有多在街市間逗留，又因恐懼城內旅館的臭蟲跳蚤，在城外武當小學內再度嘗試一次課桌風味，傷腦筋的是晚餐，夜間十一點方才到口，並且還是一頓不適味的土麵。

那些時草店幾乎每天都鬧警報，日中時間盡在其中度過，所以學校上課時每在清晨和夜晚，學生們的教科書，因無法購得，許多都由自己用筆抄錄，並且設備的貧乏，甚至連一部分桌椅也為泥磚所砌。

老河口離草店祗八十公里，第二天清晨開車，兩小時後便安全到達。當我們最後一次拉着車梯從車上跳下時。這長途行程從此便告結束。這時是五月廿號上午十點半鐘，自離開出發地的重慶，已經有整整一個月另十七天在旅途中度過丁。

南天之行

劉平格

五二一一〇

一、行路難

幾天來都爲着車子焦心，依照省公路處的規則是要先行登記，以後再出張榜文，榜上有名，然後可以買票，在吉安時靜八兄就叫我帶封機關簽函來，說是票不易買，有這可以通融點，我因爲聽說行李超過二十五公斤，還是另外要掛牌子，而且很貴，春白替我打算，說坐船要便易些，我又有零碎東西，書籍最重，丟了可惜，擺在這裏又怕給孩子拖掉，所以安心坐船去，因之沒有帶簽函，同時自恃許多年來出門的經驗，泰和有這們多熟人，買張票當然不成問題，而况乎生有點不大同啃那小窗子眼裏的人，他那潑剌的架子，總是給我以難堪，我近來幾乎是害怕這顧忌，也許我老邁了。

找春白，他說船當然不用說，我們要的是這一行，只是近來沒有下雨，河裏水淺，贛州不能直達，只能到儲潭，另要坐三十里的民划才能到達目的。叫我把行李等件交給他站上，掛牌子運去，人空身走，比較舒服。

結果，麟姪給我找了建廳一個技正寫了張卡片，另一朋友又同我找了一張機關簽函，買車票當然是比較容易。

但當我從街上回來康允又在等我，說他的同學已經替我介紹了一部車子，那是交通部東南游擊區泰和調節站的車子，最近有二十幾部開到雩都去，都是空的，東西既好帶，坐位也比較舒服，當時便同我去找了那裏的吳君。他約我明天早起一早七點鐘來。

二、踏上征途

一早起來，澈冰又發了老毛病。我看我的閒蕩幾乎要丟得她瘋狂了，床上一床的臭蟲咬得她翻騰了半夜，晨間又爲我要走，收拾東西，吵擾了她的磕睡，又因爲我留給她家用的錢太少了，吵翻了天地。我是習慣了這種叫罵，康允便跑進跑出，不知所措了。

打了個電話給老趙，告訴他我要走，康允便同我去找吳君，那辦事處，巧的很，就在我住處的對面，只隔一條馬路，吳君正在吃稀飯，交涉好了，麗都車子拖行李，花了十元，康允因爲要到杏岑學校裏去，便先告辭了，老趙同麟姪，一直送我到車站。

天氣特別好，到不光是晴朗，而是幾天來的酷熱，在秋風裏消失了，天上佈滿了棉花樣的雲，有黑有白，太陽從漏頭，晨光照過這新興都市，都市的人們在壓窄着睡眼而開始他又一天的工作。

從圖書館那裏到汽車站，大概有五里路，道旁的半大樹木，在秋風裏一個個紛紛招手，好像惜別的樣子，老趙遞給我「前矛」上昨天披露的我告別的短文：「再會吧，泰和！」

車子號碼是八六一一，就停在公路處車站上，同行的辦

君也來了，司機姓劉，是我本家，又是九江大同鄉，很客氣，中國人的偉大處就在情感，但這情感，需要理智來駕馭，不然會放肆的。旅途中，許多親切的與誠，是辛苦旅途中的一個極大的安慰。

三、秋的季節

我們八點十分開車，車上人有事又在市區兜了個圈子，許多嶄新的房子，都排山倒海似的在窗外衝過去，到達南門洲汽車渡頭時，吉安來的輪船已經到了，許多旅客提着皮箱籐籃等匆忙的在碎鵝卵石的河灘向市區奔去。

河水碧綠，遠山青蒼得像佈滿了白雲的天的花邊，近的山巒都換上淺黃的秋裝，田野間堆着一堆堆的金黃稻草，豆棚瓜架還整齊的立在田邊，高粱穗子抬不起頭似的在秋風裏得意的搖擺，今年又是大豐年了。

泰和至沙村三十一公里，到達後他們忙着買木炭，百八十元一担，是淨炭，頭子都敲碎來不要，作爲木炭爐的燃料，這種賤價的熱力燃料的發明，不能不說是我抗戰以來偉大成就之一。

從泰和來沙村一路是平疇，四面遠遠的有高低綿亘的山巒包圍住，裏邊是無際的望不到邊沿的富[illegible]的田地，公路像條寬闊板帶般橫斷在這中間，把它們緊緊的縛住，就像生怕地球的轉動會把牠們摔掉。

沙村一過到興國的路上便不同了，一路迴環曲折，汽車只在許多大小山道中奔馳，不容易看見來程和去路，山有時猛可的向汽車窗前忽跑奔來逼住我，駭人一大跳，像一個耳朵不便的近視眼，在聽我們講故事講到緊要的關節時，忽然站到我面前來一樣。

四、過觀音岩

在興國車站吃過豐盛的午餐，時間已經十二點半了。客飯每份三十元，着實較之吉安泰和要貴許多。我們一共五個人，菜擺到桌上來，有一條紅燒魚，一碗扣肉襯着雞干菜，一盆炒肉絲，一盆炒鷄蛋，一碗青菜，一大湯盆青菜豆付肉片湯，能夠吃得這樣好，在吉泰恐要四百元，而這裏結賬，黃白郎不過一百七十。

本來我們只有四個人，司機請了一個客所以五個。他躭心近日來甚囂塵土的疏散問題，躭心車子開往雩都以後是不是可以回轉泰和？自己的家眷怎樣安排？司機在吃飯時都請問了他的客人。

車子繼續前進。今早便爲起來的吵擾與奔波，以及半日來的在車上的震盪使我十分的疲勞。灰從車窗中一陣陣的跨進來，像不通人情無禮的暴客樣，惹我得心煩，一面不斷的抹拭我的眼鏡，想從窗外的風景中去尋找安慰，不管身上已箱籠上蓋滿了那層厚得討厭的黃色的浮土。

果然優美的風景把我送入了睡鄉，我就那樣坐着靠着蓋包沉沉的睡去，很香很甜，風物在車窗前疾馳過去，也許訕笑着我的庸俗與癡頑吧。

待我睜開眼睛時，朦朧中車已上了觀音岩了，從前狹的公路現在卻加寬了不少，而且在轉灣或很危險的地方都設有臂膊粗的木欄杆，我很想找一找我那年第一次走過時所看

到的危險境界，但車子已在岩上停下，很快的就又走着下坡路，只見那廟門從新粉過了，安上帶一點洋式的西裝，門額上改做了「明心見性」四個字。

本來這裏下坡是很平坦的，但我想到從前有一次在這平地下看到過翻車的慘劇，車子四輪側面朝着天，乘客一死兩傷，就像適才見過一樣。然而幾年了，這裏現在建設了坦途，路已加寬，基地也已修得特別平，從前車子走到江西來的那種顛播現在沒有了，從這一點來看抗建的成就，我們已是逐漸的把險境改變成了坦途。

前面便是銀坑，是被作爲江西公路的一個出發中心點的，這裏東達寧都，南通雩都贛縣，西走太和，路標都是從這裏算起，比方，泰和到銀坑，他不叫泰銀而叫銀泰。

公路處的總處便在這裏的，聽說某次交通會議的會場也在這裏，汽車站有個指導牌，寫着各站的距離里程的數字。

五、夜宿銀坑

本來我們可以不灣到銀坑去的，距離銀坑半公里的地方便可以直闖過去，但司機的錶快了一個鐘頭，已經四點半了，他不徵求我們的同意，便開到車站去。

車站上有兩部車子先停在那裏，幾個商人模樣的站在路邊閒談。館子裏的鉄鎚敲着鐵鍋的聲音，清脆的響着。

天，陰沉沉的好像要哭泣他自己快要跌下來的樣子，有一兩聲向晚的鷄啼，夜幕漸漸的展開來，他們都各忙自己的事去了，我爬到後面堤埂上去。

堤埂上可以爲瞰全銀坑，由南到北的公路，造成一道街，並着這公路，幾十步遠還有一條正式的小街，我們選擇這公路旁邊的建華飯店開了房間，老板姓張，北方人，告訴我他們房間只賣十五元，被褥手巾，人工伙食樣樣貴，賺錢不到所以不大賣房間，不是同司機是熟人，眞不願意開。於是我想到吉安青年會那樣舒適，也只賣十五元，但我看到另一房間有人在打麻將，聽口腔輸贏都論千，又耳邊清脆的響着隔別了多年的銀元聲，我於是又恍然。

東面是很近的山，在兩山中又有個半月形，圓得像地球樣的巒，靠右半山凹裏十幾株林木，保衛住幾間房屋，隱隱露出燈光來，令我想到近人的詩「絕頂何人作家住，一聲鷄在半天鳴」這兩句的貼切。

西面背後遠遠的有些山，高矮不一，很平服的貼在天邊，逐漸被夜色所吞噬了。

早晨我到那邊街去走走，那裏有「同仁公寓」的指路牌，誰的同仁呢？從昨晚我就問自己起，直到早上上街去望見那公寓門上繪的那長着翅膀的汽車輪胎的圖案才有了領悟。

街，小得可憐，早晨又許多家沒有開門，只留心的看到這十多家店鋪中共有三家中藥鋪，我很奇怪，這裏的人特別喜歡吃藥嗎？山邊病人多麼？開藥舖比較利息更大嗎？

在車子沒有開行以前，我躺在那家竹椅上，得了幾句，作爲這一紀念的舊詩：「千岩萬壑動秋聲，徹夜犇號直到明。結宅遙巔山半好，摧輪時感長途平。長年行歷夢爲碎，欲曙荒村鷄亂鳴。倦眼病軀人意苦，忽驚一路晚寒輕。」

五二一一一二

六、雩都一瞥

車子幾乎歇擺人，就像要拋錨的樣子，馬力儘搖不來，那司機副手枉自出了一頭大汗，好不容易我們幾人推動，好在是空車，私自好笑，說這叫做「人力汽車」，搖爐，滚炭，弄了半天，才於六時駛行，走起來却非常之快。

天道陰，沒有一些太陽，又不肯下雨，灰土彈去了復來，山巒田野如飛的在車牕外馳過，人懶得不願留住什麼印象。

拚命找路牌，想要曉得走了多少路，但找不出，瞥見一座橋頭牌上有16兩個字，以爲近了，但汽車却在前面停住，走出車來，却見一個洋式門面的招牌上有「雩都汽車站」五個大字。

瞧瞧錶才八點半，慌忙搭訕着一個路旁女人，又經香烟攤子老板的撮合，議定了十五塊錢把我的一肩行李，挑送下河。

穿街越巷，那女人挑着担子却走的特別快，經過一個林木清幽的公園，那地方眞太好了，使我吐出了昨日以來在車裏所吸收的那些塵土，長長的噓了口氣。

「一出大門下坡便是大街，再進一小巷便是河邊。

把東西擺在驛運站，起初問站員，他說今天沒有船，要住一天，到贛州的班船老早就開了。結果找了他們站長，介紹給我搭一條裝紙客船，不，他說水淺不一定什麼時候到，或許要走兩三天，雖然只有八十公里，但一路都是沙灘，如果擱淺便要挖沙那才眞是不容易。他的意思要我坐汽車去比較快捷。但我有另外一種感覺，昨天起，汽車的顛播實在把我夠受了，病後的我只有一個單純的希望「休息」，我不能再受到那旅途的辛苦了。因此決意坐船去。

在雩都街上作了一次巡禮，街道特別的干淨，或許秋後的天氣給人印像不同吧，不過我仔細觀察是「整齊淸潔」。

爲着解決我的「民生」問題，跑進一家麵館，小小的一碗麵，他說要十塊錢，我看不夠，於是又添了一小碗飯，五塊，這算得了個半飽。

那紙商，姓陳，廣東人，他碰到我說船還不能開，因爲還要去驗稅票，我利用這時間去理了一次髮，花去六元。

河邊的風景特別好，遠山蒼翠，但不像春天的那樣帶着朝氣，如果拿女人來比，也可算得是顧影自憐的半老徐娘了。久不下雨，河水干涸得到處望見沙底，沙洲從水裏伸出頭來，像我們在地圖上所看到太平洋裏的日本，水汜濫起來，可以把這些沙灘都淹沒了，也許改變他的原形與素質。

因想發封信，匆忙跑到郵局去，走中山公園拐了兩個灣，門口懸着君家宗祠的匾額。我拿十元給他，要十張三角的，十四張五角的。他很悠閑的慢吞吞尋找了半天，說要我等一等，他去現領。我狠狠的望了他一眼，「就是一元的算了」，時間在他們是那樣的不値錢，但下公起來他們的時間又那樣的値錢，——這是說有一次碰過他的同仁的釘子「到鐘了，就要下公，明天來吧！」

七、石岩故壘

河的下流有座塔，大船不能上來，只停泊在塔下，我們

坐了小船駛過大船，老板又上岸去買了些菜蔬和零碎，開椗時已經十二點了。

一路擱淺了兩次。這大船可以裝載三百担，吃水比較深，所以容易擱淺，擱淺了時全船的人都使勁。他們一起有兩個老人兩個十幾歲的孩子，一個中年人同着五十三歲的老板。撐，扳都沒有辦法時，他們便全體脫掉褲子，跳下水去工作，把一塊長五尺濶兩尺的木板，橫中間裝上竹柄，兩頭各安鐵環，鐵環上繫上細篾索，三四個人老遠拖篾索，一個人掌着竹柄一下一下的從船底把細沙挖開來，船便推得動了，便又走一程。

那天第二次擱淺的所在是土人叫做「棺材塔」的地方。不是閉船的那座塔，離雩都有八華里，岸邊綿亘着山，山骨裸露出來的石壁，立在水當中，陡倒得像一座銅牆，在半腰的石縫裏，靠外築着許多牆，我真不知那些砌這牆的磚是怎樣運上去的，問船老板，他說是從前長毛時代，按即指洪楊革命——土人躲避亂難的所在，的確真像寨柵，有許多洞眼，有門，有窗戶，但我想糧食與飲料又怎樣的能運上去呢？這樣的牆一起有四處，塔下兩處，離塔兩里地方又連續的看到兩處，沒有找尋出進出的路道，只從一二個缺處望見裏面，好像很大，一間一間的房子，很可以住人。我想像這樣的地方雩都縣志裏一定有記載，不過我孤陋寡聞，沒有曉得罷了。

這左近沒有碉堡，有些很可利用做瞭望哨，姓陳的商人說這是天生的防禦洞，一點沒有錯。

夜色從山頭邊踏到小河中，逼着我們在河當中住夜。

八、蓮滄山色

我同姓陳的三人佔據一個前艙，另一人姓馬，是陳的伙伴，晚上睡得特別的舒適，老板睡在中艙的紙堆上。姓陳的告訴我，說他有兩個老婆，家裏很好。我問：「老板今年年成好，你收了好多稻子？」

「呵喲喲，不要談，有是有四十畝田，只戶口谷，慰勞谷，征購谷，田糧谷：……還有什麼我也搞不清楚，落下來不過十多畝吧：……」他還說下去，我們都笑了，他却傻笑，真的！地主們已感到他的沒落的悲哀了。

早起五點半便開行，山巒圍繞着特別的曲折有趣。尖長的峯，像瘦俏的女郎，團團的巒，像矮胖的紳士，陡削的岩，像堅決的壯士，曼長的嶺，像橫臥的模特兒。一層的遠山，是由許多的小山所累積成的，不是適當所看到的一個平面，而是團團的圍着圍繞迴接我們，近山就像打開了芥子園畫譜一樣，什麼大斧劈，小斧劈，荷葉，披麻各種皴法都有，遠遠的雲裏澄徹的小米，雲樣的山水，河水特別的迂迴，就如外交家的說話，在儘繞着圈子，憑你怎樣的本領大，也找不出他的中心究竟在那兒。天，老是不肯出太陽，映在水裏特別光亮，或者王勃的「秋水共長天一色」的那句話，就是說此時此境。

本來世事有許多不足爲奇的，但你留意便可以得到許多不勝記載的快感，適才所說的風景的美妙是不可以比擬形容的新奇了，但造物在這船走近小尖山那個小地方時，又故意像商把戲的一樣，變換一個名堂給我看。

峽山一點沒有叫錯，的確狹險得很，兩岸的山擠擁來像快要擁抱起來似的，上流江迴的水道到這裏變直了，右岸上又一條公路，汽車在匆忙的爬過，水道只剩一條線無邪的直躺着，儘讓你盡情的鑒賞，山，同新淦到峽江的贛江道中那樣，交互得更緊了，類上海大世界門口站立的兩個收門劵的巨人，但沒有那樣駭人，反而覺得有一種偉大人類之愛。

九、江口之晨

峽山行三十華里便達江口，水底不再有沙灘了，河面也漸漸大起來，從興國縣來的那條河在那裏匯合，以後便是坦途。

依着姓陳的預計，到江口還可以過去二三十里再休息，但船擺岸後，有三個人走上來，一個穿西裝上衣，下紮腳馬褲，把襯領反在外面，手中拿着五色棍棒，一個頭戴呢軍帽，上身穿冲黃馬褲呢軍裝，底下着條灰色線布西裝褲子，另一個較爲整齊，算勉強是一套一色的草綠軍服，但他們都雄赳赳的翻箱倒籠查了半天才下去。

這裏有一點廣東風味，一靠岸便有兩個提着籃子的女人上來，賣花生米，香煙，酒，餅，醬干等，有一個頭髮都花白了。

本來想上岸玩玩，但聽他們說墟場離岸還有一二里，天色墨黑，河邊碼頭又破爛得可以摔倒人。在後梢吹了陣晚風，涼颼颼的，我還穿着毛線衣呢。二三燈光從遠近的人家，船上閃爍，岸邊有擺設着鍋灶的正燒着熊熊的火，在弄晚餐，婦人小孩同男人的瑣碎說話聲嘈雜成一片，本來沉寂的河邊，還發起一陣熱鬧。

天還沒有大亮，只黑暗中透露着晨光的曦微，岸上還可以聽到一二聲懶洋洋的雞啼，水與斷岸，在朦朧的睡眠中還不很清楚的能看到牠們的界線，岸頭忽而喧鬧起來，有一船趕墟的，做小生意的人，由河那邊過來了，在被裏聽這聲音，好像一大船他和她們都帶着點歡欣，前途充滿希望與光明的音調。

鄰船也逐漸的起來或撑駛了，我們便也就開駛，爬出艙外望了望，晨風帶着清凉侵襲着我，遍身有一點涼爽清新的快感，不禁走回艙，重鑽入被窩。

岸邊是圓圓的一個半月形的沙灘，無數叢小竹子，在岸邊青翠的露出得意的顏色，對面兩個平山的交叉凹入處，可以看到遠遠的蒼茫迷濛的許多大山。

右岸忽有一山，很像一隻半下昂首的叭兒狗，那露出的一條山骨，一抹蒼赭的石片就算作爲它繫金鈴的皮圈吧，在赳的石背上有一座新建的廟宇。問船伕據說叫做「仙娘廟」，是真的，像這樣幽美的地方，就是廟也應該讓把木做的女人——娘娘來住。

天雖然還是佈滿灰淡的雲幕，但太陽使勁的很想衝出來漏漏臉，在稀疏的雲層裏，射出來一點光明，人的心地也蒙上一層欣慰。

這裏下去二十五里便是茅店，從茅店到贛州只有二十五里了，各人都高興，大概達到接近目的地的時候都有同樣的感覺。

岸頭有斷續的號聲，我們軍隊的力量，散滿了全國，像

德國的人力兵力補充的恐慌，當然是沒有，況我們又儘多是未入伍的呢？

兩岸山上長滿了矮矮的小樹，十年後這樹便可以成林了。電話線的鉛絲，被風吹動，嗡嗡的不斷奏着和諧的音樂，烏鴉破啋的喊着，令人想到魏武帝橫槊所賦的詩。

十、虎崗之嘯

昏昏的太陽照耀人在晨風中，反而更覺凜慄，不過早飯後逐漸的溫暖了，風從艙門闖進來，還帶不少的涼意。

我在這程中繼續讀完托爾斯泰後期傑作之一「波慈尼雪夫的愛」。寫得很細膩，筆調很自然，章法雖那樣簡單，但並不使人起着看我們的有些名作那樣粗製濫造的討厭。

船一路的又在不應當擱淺的地方擱淺，船夥照樣褪掉褲子，撲通跳下水去「挖沙」，從五時到九時，這二十五華里的途中，幹了三回這把戲，姓陳的笑着向老板提出抗議。他又是那樣說：

「呵！哎喲！先生你不曉得！……」

「你總有道理，不過依照你這道理，你簡直不能生活下去了。你有這麼大的船，而有關卡，盤查，征調，打差，這許多困難，你有四十多畝田而有征購，田賦，戶口，慰勞等等來麻煩……」姓陳的是個學生派，不等老板說完，便笑嘻嘻的揶揄的說。

茅店在望了，靠山腳下許多房子，使我想到照片裏的香港。

公路又從街背後伸出來，向重山裏開展鑽過去，把十九世紀的鄉村帶到了二十世紀的新都市。

船，可以大胆的流下了，岸邊是一抹的森林，牆壁上「不怕艱難，努力工作」的大標語，在指示着一個新的人類進化的革命觀。

梅林是很著名的地方，是從前省幹訓團的所在地，河邊山巔，有一座矗立的塔，撑着東南半壁的天空，就好像指點着人類的前途，告訴我們光明的所在。

塔對面有座煙囪，也聳立在半空，好像與對岸的寶塔，爭彼此的雄長，黑煙悠悠的散發在半空，馬達的軋軋聲不斷的一陣一陣的嘯嚎，像前面的虎崗在怒嘯，兩岸間的河水到這裏揚起了波濤，風呼呼的可以吹倒人，這是時代的浪潮，是虎崗發出的狂嘯吧？

三天來不肯飄散的陰霾，那烏黑的雲朵，從我頭頂上隨着我的來路而隱匿，陽光從雲層裏透出來照耀着撲地閭闔的贛州，修長的中正橋在面前展開，顯示它工程的偉大，我恍如重到了南昌。

走完這座偉大的橋梁，便是那寬闊的馬路中的中正門，兩邊各有鮮紅的耀眼的六個字：「歡迎來賓駕臨。」使人引起一種親切的喜悅，新贛南是這樣坦白的愛它的同胞哩！

新的風景引起新的思想，憧憬着新的希望，使人興奮。

我謹用托爾斯泰的話來結束我的行程：

「我應該像這樣生活着，思想着，不應該像從前那樣的生活着思想着！」

五二一一一六

川陝豫鄂遊誌（四）

喻血輪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一，晴。方公此行任務，尚有皖北一區，因交通不便，前曾電中樞請辭，今日得渝電激准，同人聞此消息，以歸期已近，皆大歡悅。下午偕惜分，濟時往東車站茶社聽河南墜子，茶社設備殊簡陋：內設一台，台上左右各坐歌女一排，輪流演唱，狀似山東大鼓，歌女皆濃塗脂粉，兩手與面部，黑白各異，使人見之失笑。其藝術亦皆平平，惟台主長髯翁自演一齣「鬧江州」較佳，茶役於每一曲終時，即持戲目至各茶棹，請客點戲，每點一齣，定價伍元，其實無一人能照此定價，若爲熟客，則致十元乃至百元不等，故歌女皆冀客點戲，蓋點戲愈多，其收益愈大也。吾人初聆此 殊不感興趣，但因其爲本地風光，不能不有一番領略也。

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三，晴。歲暮矣！民國三十年歲月，於焉告除。晚間方公特約同人至中州飯店圍年，席間菜餚，以魚味最佳，蓋食黃河鯉魚，太大，則肉已老，太小，則肉未豐：以重二斤至三斤者稱上選，菜館必預購若干尾，豢養池中，臨食，由廚司提一二尾至席前，任客挑選，選定後，告以烹食若干味，廚司即於客前舉魚擲斃，然後再付鼎釜。是夕魚一尾，約價五十元，烹得蒸、燒、炸、湯、四品，佐以河南寶豐醇酒，同人因大酣醉，惟余飯後，忽感不適，歸寓後，寒熱並作，乃擁衾獨臥，枕上聽爆竹聲聲，頓覺有「爲誰留滯在天涯」之感！

三十一年元旦，星期四，晴。今日天氣晴麗，來寓賀年者甚多，余竟不能起床，聞城北之公共體育場有盛大集會，與祝元旦，同人均往參觀，余獨偃臥逆旅，午間勉起，至門前小立，見各學校團體，整隊赴會，國旗飄揚，狀極忻悅，此種蓬勃氣象，蓋不獨表示歲首之慶賀，且足顯示中華民族之復興焉。乃冒此寒風，寒熱又作，始知此爲瘧症，下午方公以醫至，服藥後，夜間得汗，略愈。

一月四日，星期日，晴。方公已決定明日由洛赴鄂，余病經兩日療治，亦已痊癒，晨起，往市上購途中需用物品，洛陽物價，不獨較重慶爲廉，視西安亦較賤，蓋彼時上海貨物，多由安徽界首輸入，分兩路內運，一經漯河至洛陽，轉西安成都；一經南陽至老河口，轉巴東運渝，因運費節省，故渝市物價獨昂於他處也。午間××府秘書長設宴爲同人祖餞，余已能照常飲啖，下午忽由××府轉來重慶電報一通，但所用密碼，各處均不能譯出，置之而已。（按此電爲余友吳君所發，告余渝寓於二日夜被盜竊一空，余歸渝始知之）。晚間得家書，驚悉余堂弟仲餘，於十二月十三日在渝病逝，爲之愴然甚久，仲餘體素弱，十餘年來，隨范少陪先生由軍而政，未嘗一日離案牘，今茲遠逝，殆爲積勞所致，余同堂兄弟七人，又弱一個矣。

一月五日，星期一，晴，風。黎明，同人齊集農工銀行，由該行假汽車一部，車身甚寬敞，行李座位，佈置井然。十時首途，當局派該行稽核者甚衆。余至洛陽，時已亭午，因天氣酷冷，偉俠又病居城外，故遊興頓衰，以著名之白馬寺，亦未往觀，今別矣，對此雄都，誠不勝其眷戀。下午二時抵臨汝，臨汝有城門，而無城牆，街市並不繁盛，但每肆門首，皆有窗廊，此又一格調也。吾儕下榻五洲旅社，此行車中又增一客，即皖北某區遊擊司令高某，藉此車至南陽轉皖，葛，若將軍也，雖年逾五旬，而雄心勃勃，健談豪飲，亦好劇談，因是吾人在此短短行程中，得識一爲國宣勤之老將。

一月六日，星期二，晴，大風。晨在縣府早餐後，開車，北方公路，不似南方，雨則泥深，晴則灰厚，沿途風極大，灰塵飛揚，不獨堆積衣袂間，名人面部，亦似塗一層黃土。道過寶豐時，余以該地產名酒，因向酒肆購得名釀三十罐，以備途中解渴，罐爲當地土製，三耳一嘴，口巨頸狹，以繩貫耳，提攜甚便，一罐可盛三數斤，較玻瓶爲佳也。下午二時抵葉縣，軍隊學生咸至城外歡迎，乃方下車，忽聞警報，方公隨縣長赴縣府，吾人則就城外一茅屋中暫避，少選，敵機已過，乃同遊城內新生活俱樂部假寓，葉縣亦無城，街市甚狹小，僅一較大商店，所售鹽毛巾，襪子，香煙而已，然亦六安瓜片可購，亦足珍也。夜間×××軍召宴，宴畢，至其俱樂部劇團觀劇，演員多爲兒童，唱做均佳，觀畢返城，夜已深矣。

一月七日，星期三，晴，大風。早九時半起程，風仍大，灰塵一如昨日，補天戴一飛機師帽，灰屑由頂透身，積半寸許，竟似一泥塑羅漢像，望之使人發噱。十二時過方城，止未停。下午二時抵南陽，×××軍代表及專員鮑縣長均至車站迎迓，車經東門外入城，東門外爲南陽最繁盛之區，去歲曾失陷兩日，街市盡被敵寇焚燬，今正從事興修，但新屋不過十之三四，餘則斷壁頹垣而已，人燬後，假寓新生活社。下午四時，同往鄉間訪×××軍總司令孫公，孫年約四十許，軀幹碩偉，態度肫摯，在抗戰中造建奇勛，所居房屋，多就地取材，由士兵建造，土牆茅蓋，樸素整潔，晚間設宴爲余儕洗塵，其幕僚均至，皆沉毅有勇氣，宴畢，同至俱樂部觀劇，其劇團組織較完備，藝術亦佳，觀畢，方公宿司令部，同人皆乘車返寓。

一月八日，星期四，晴。早餐後，偕偉俠往城內遊覽，城內街市，因經一度兵燹，今已無繁榮市容，南陽商店，往往前後兩重，各營一業，至前面購物者，常不知其後重另有一肆，此殆商場中一特點也。市上售白石器皿者甚多，蓋南陽出產白礬石，匠人以之車製杯盤盞等類，其有色類翡翠，狀如粗玉者，則製爲茶壺，戒指，鎮紙等什物，極精緻可觀，余與偉俠各購數事，以備應用。南陽又有一種特產，即木製圖箸，每副用鋼竿燒紅，刻臥龍岡全景，雖雙箸寫刻成，但一經排列，宛然如畫，狀甚精美，木質亦堅韌，同人因各購若干副，用贈親友。

一月九日，星期五，陰。南陽尚有一種大宗出產，係南陽綢，行銷極廣，在昔係用野蠶絲製成，故質料粗硬，今已將蠶種改良，出品柔軟而精細，惜因織機未能改製，尚不能

五二一一一八

緞上花紋耳。余與偉時各購衣料一二件，白色每尺七元餘，灰藍色每尺八元餘，其質地雖不及荊綢之精美，然價廉多矣。晚間，約際唐專員召余與偉俠至專署晚餐，蓋際唐與偉俠係同鄉，與余則皖中舊識也。席間菜餚，為鮑夫人督製，故極精腴，際唐年雖六十，壯健如中年，長於書法，精研各種碑帖，能以自寫之字，鈎製成碑形，苟非見其署款，幾疑拓自魏碑者。席終，贈余與偉俠各一幀，彌足珍也。歸寓後，知悉明日決啓行，私念抵宛倏忽三日，方獲小憩，又須遠行，且明日至老河口後，汽車已無用處，再赴巴東，尚須步行矣。徘徊燈下，不勝惆悵，適案上筆硯未收，因題詩一首於壁云：「人生何事太怱怱！策馬天涯類轉蓬，伏櫪早辜千里志，讀書已負十年功，中原則淪陷身垂老，萬里河山戰未終，畫角聲從殘月起，臥龍岡上拜英雄。」

一月十日，星期六，陰。當地主人知余儕今日離宛，晨間咸來歡送，十時首途，出城行五里，至臥龍岡，即諸葛武侯躬耕南陽處也。駐車往游，崗不甚高，平地中突起一阜，狀如覆盂，崗上有武侯祠，院落甚廣，古柏參天，人言俱漢柏，確否不可知。祠內搨碑帖者頗多，但俱贗鼎，無一可觀。關於武侯隱居處，自來有二說：一即此地之臥龍岡，觀武侯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語，則應在此處；一說在湖北襄陽，即襄陽縣西二十里，有隆中山，山畔有武侯草廬古蹟，傳即劉先主三顧茅廬處，究未知孰是也。但無論其草廬何在，武侯之勳業彪炳，自足千秋，當其入蜀也，收新國，撫羣居，御豪民，當強敵，誠天下最艱難之會也，然武侯推心置腹而厚撫之，明刑勸法而急持之，虛己布公而總攬之，慎密小心而重圖之，以蓋瘁自明，以誠懷自處，忠心耿耿，無一日自私，其得享千秋廟食，固其宜矣！余遊罷登車，不禁感慨繫之，爰成律句一章云：「何論襄陽與宛城，臥龍祠廟自崢嶸，三分早定偏安局，兩表如聞痛哭聲，當日君臣歎洒落，至今朝野頌忠貞，英雄自古多遺恨，八陣圖前夕照明。」下午一時過鄧縣，未停，四時半抵老河口，始知近日常有警報，旅館多歇業下鄉，倉猝中，即在寶隆飯店留宿。

一月十一日，星期日，陰。老河口，在鄂省西北，隔光化縣，緊傍漢水，為漢水與其支流丹江航行之衝途，自此以上之水，俗稱上河，僅通小舟，自此以下之水，俗稱下河，可航巨舶，故貨物轉輸，均以此為大小船舶之交替點，因之商賈絡繹，市面繁盛，為漢水上流一大市鎮。早餐後，入市游覽，見有南北二長街，東西二橫街，南街多列巨肆，街道亦寬闊，北街路狹而長，直抵東關為止。市外原有土城，今已傾圮，北街後有公園，有劇場，住戶多散居此方。自漢口失陷後，商業遂漸蕭條，現由此轉運巴東入川者，以棉花香烟為大宗，棉花為當地銀行所收購，香烟則來自河南許昌，其他上海所出雜貨，亦多由界首經南陽運此，分轉各方，故各旅館所住，盡是此類商賈，因此地物價低，成本輕，獲利輒倍徙焉。吾儕所寓寶隆飯店，原為臨時下榻處，今日下午，特與偉俠遷至東關羣英旅社假寓，屋雖偪仄，但得與偉俠聯床共話，亦殊愉快。

一月十二日，星期一，晴。昧且忽發警報，老河口無防空洞，余與偉俠步行出東關，即在郊外麥地土窪中暫避，旋

見敵機一架，盤旋兩週後逸去，亦未投彈，十一時半解除。歸寓後，得晤舊友徐君會之，韓君新之，蓋會之方在此任×××長官部政治部主任，新之則爲其秘監也。一時，隨方公赴某部王參謀長之宴，席間得飲河南鄧縣所釀之白蘭地酒，其味雖不及戰前煙台張裕記白蘭地，然較白乾醇多矣。夜至湖北省銀行晚膳。

一月十四日，星期三，晴。今晨又有警報，同人皆避至盧家營會之寓廬，是處距城約五里，面臨漢水，茅屋數家，自成小村落，得友人李君儀英，亦寓是處盧家營，聞余至，特來暢談，十二時警報解除，乃邀往午膳，夜宿其家。

一月十五日，星期四，晴。早晨由盧家營至會之家，則方公與同人均至，始知又在警報中，同鄉諸友，爭持紙筆請方公書寫楹聯，維時敵機在天，高射砲隆隆作吼，方公猶手揮不輟，此實重慶空襲時所不經見者也。午間，會之特備盛饌，招待同人。一時席[illegible]綵帶，環坐滿引，賦詩談道，間以謔劇，洵備極讌宴之樂事焉。下午入市，偕濟時往澡堂沐浴，其污濁齷齪，爲沿途所罕見，浴後不敢久坐，匆匆即歸。

一月十六日，星期五，晴。吾儕在老河口，原定留一星期，因連日警報頻繁，所幸時有停頓，今日方公召集同人會商，決定本月十九日起程回渝，但由老河口至巴東，所經全係山嶺地帶，沿途小路，只有滑杆可行，約需九日始能到達，且滑杆須在此間雇定。今日特召轎行至，與議定伕額及力資，歷時甚久始定。下午天陰，氣候酒寒，余與偉俠皆不敢出門，適門首有貨牛肉者，甚肥美，乃選購一方，命茶役熾炭於盆，即就盆火以凍豆腐合烹牛肉，佐以菜館中之魚元。夜間、與偉俠、濟時、圍爐共飲，藉以袪寒。魚元，本吾鄉之家常菜，但自入川後，未嘗此味者四年矣，今日食此，彌覺有鱸魚蓴菜之思焉。寢後，枕上成詩一絕云：「荆襄險要自天成，漢水滔滔刁斗鳴，醉罷頓忘身是客，雞聲喔喔送殘更。」

一月十七日，星期六，陰。今日偉俠，濟時，將有事於穀城，以穀城縣長畢君成俊，爲余同鄉舊友，囑余同行，諾之。晨七時，由老河口雇定人力車，出東關，至渡口渡河，其時河水淺涸，河面不過十餘丈耳。抵岸，經一沙灘，又須渡河，過河，有大沙洲，名「望夫洲」，遍地芭茅，雜以小樹，三五人家，絕[illegible]鳥[illegible]，[illegible]，復兩渡小河，河身寬窄，但從未架橋，洵爲異事，此次渡河，始抵對岸，路面平坦，車行極佳，穀城距老河口，爲程四十里，午前十一時即至，縣城爲石砌建成，狀甚堅固，經南門外大街，似一閙市，而賣肉者獨多，余顧偉俠曰：「渝人肉食，常歐羨之，倘使見此，能不垂涎三尺耶？」相與一笑。入南門，直趨縣府，畢君聞訊出迎，多年闊別，異地乍逢，其樂彌甚，是日天氣極寒，下車後，手足都僵，畢君乃爲熾炭，圍爐取煖。偉俠，濟時，事畢後，即同至南門外長河旅館寄宿，此旅館之陳設衾枕，皆整潔完備，竟爲老河口各旅館所不及。

一月十八日，星期日，陰。早起，由縣黨部書記長袁君穀之，導入城內巡視。街道尚稱清潔，惜不及城外繁盛，城東北尤荒涼，縣府後，有東漢大將軍延岑冢，殘碑字跡，猶依稀可辨。巡視畢，至袁君家早餐，畢君亦至，飯後，仍乘昨雇原車，逕返河口，因思明日即須起程，閒途中購買食物

五二一一二〇

，極感艱難，特與偉俠略購獵肉醬菜若干，以備途中不時之需，並沽酒兩罐，用解饞吻焉。

一月十九日，星期一，陰，微雪。黎明，滑竿脚伕均至，送行者亦麕集旅館，同人均乘滑竿，行李公文箱，則付脚伕肩運。方公與偉俠體素溢，轎夫皆謝不肯抬，因此支配力作，煞費周章，結果，此兩乘滑竿，各配三人，始無異議。九時首途，出東關，渡河，友人皆送至望夫洲始別。此行有兩事使人不愉：一、徐君會之，原擬同行赴渝開會，因此途爲彼常經之路，滿意有此嚮導，可獲暢遊，乃瀕行時，其夫人病甚，致不果行；二、爲周君補天至老河口後，忽患感冒甚劇，服藥不效，今日帶病登程，同人咸爲廑念，不幸今日又酷寒，途中時雨微雪，同人屈曲滑竿中，殆類凍雀，行七十里，至石花街，此爲老河口南下第一站，雖屬鄉鎮，但街市住戶，甚爲稠密，吾人尋至聚樂飯店寄宿，設備簡陋，僅堪容膝而已。

一月二十日，星期二，陰。由石花街至興山，全是小路，沿途運輸，均賴人力。抗戰後，因軍運關係，由某部於沿途設聯運站，每三十里一站，皆有電話可通，每至一站，伕役即替換一次，故一伕每日往返只行六十里，服務半月，遣使歸家，另以他人瓜代，既可節其勞力，又不至於疲憊，誠良法也。吾儕離老河口時，某部已電知石花街聯運站，派定伕役，故吾人在老河口所雇脚伕，均於今晨開發歸去，滑竿因係長雇，仍繼續使用。早餐後，啓行，所經多爲小山，行三十里，至乾柴埡，此處聯運站伕役，已持具以待交替，午飯後，再行三十里，三時半抵埡子口，是處僅有居民十餘家，街後有瓦房頗大，詢知爲同興棧，同人即至該棧寄宿，其實此棧亦僅存其名耳，因昔此間多匪，棧主已挈家遠去，此間只一老蒼頭，看管房屋，客至，自爨自膳，彼略取房租，以資生活而已。

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三，晴。今日天已放晴，早八時，由埡子口登程，行十二里，至紫金洞，小憩，再行二十里，至財神廟，乃一小市鎮，位於山巔，鎮公所在焉，凡有鎮公所處，聯運站即由鎮公所兼辦，吾儕在此替換伕役後，續行，登一山，名姜家坡，頗爲高峻，下山，沿小河行十八里，至瑪瑙觀，此爲兩河夾流之地，風景頗佳。鎮長陳某，迎至伊家寄宿，陳年五十許，似是小康之家，屋宇頗寬敞，前面街市，後臨小河，吾儕寓臨河一室，殆爲離鄉來第一舒適居所。晚餐時，余與偉俠盡情酣飲，飯後，相與步出街市，至小河橋上，席地而坐，此河兩岸，俱是高山，維時新月一鈎，懸挂山頂，下映河水，閃閃發光，山上松林，被此月光，青葱如塗靛花，偉俠曰：「此間大有詩意，盍聯句以誌此景！」余曰：「善！」偉俠乃先吟云：「萬斛征塵憩此間，（偉）小橋流水聽潺潺，（輪）幾家茅屋霜如雪，（輪）喚起西峯月一彎（偉）。」其二云：「百二關河一槩收，（偉）揮戈躍馬誓殲仇（偉）夜涼如水豪情在（輪）斗酒能消萬里愁（輪）。」兩人坐至月沒山背，始歸。屋主人謂山有虎患，夜行滋險，然我兩人竟安然而歸，寢後，余於枕上復得絕句贈偉俠，云：「半壁雲山青似黛，一彎新月細如眉，與君踏月循溪去，不爲偷閒爲覓詩。」

一月二十二日，星期四，晴。朝發瑪瑙觀，出街口，兩

山巒矗立，中夾小河，河水縈迴，大有畫意。吾儕初循右岸山麓行，旋渡橋，轉至左岸，行二十里，至開峯谷，為一市鎮，位於河流轉曲處。居民頗多，詢之，多由保康縣城避空襲遷居於此者，此河即穀城之南河，水漲時，可通舟楫，若水滿，由開峯谷至穀城，四小時可達。此時水淺，帆檣殊稀。午飯後續行，約四十里，抵保康縣，保康無城，縣治建於河濱山嶺上，狀甚荒僻，吾儕到時，縣長劉君沛然，縣黨部書記長黃君一鵬，均至城外迎候，導至迎賓旅館寄宿，城內街市蕭條，居民不多，聞一二年前，肉肆每屠一豬，必先鳴鑼通知市民，入肆登記，俟供求相抵時，始行奏刀，蓋不如是，則肉肆賣肉，常歷數日不能罄，其戶口之稀少，可以想見。今年米穀尤缺乏，居民多以包穀充飢，貧瘠之狀，殆為鄂北各縣冠。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陰。早八時，由保康啓行，出城，即在河中行走，蓋河水已涸，僅餘沙磧，行之良便。約二十里，至朱家廠，為一大村落，位於河邊道旁，其以廠名者，以造土紙廠甚多也。吾儕就一保長家造膳，膳後換伕。自此處起，伕役不以肩擔，而以背負，每人能負箱籠三四件，高出頭頂二三尺，不以為累，若令使用擔挑，任重反不及背負致遠，蓋習慣使然也。此去道路，不及來途平坦，多沿河舖有階，時而升至山腰，時而降至山麓，石級極窄，行之殊險。有一次，吾人行至山半，一伕所負公文箱，因束縛未牢，觸一崖石，忽墜於山下，幸為一叢樹枝挂住，否則落水矣。經營半日，始復成行。兩岸山勢嵯峨，翠竹尤茂，此時雖在隆冬，猶蒼翠欲滴。下午三時，抵後坪，假寓驛運站。此處多虎，居民飼養牲畜，常為所噬，夜間果聞虎嘯，其聲隆隆然。自埡子口至此，三日來均係傍河而行，時左時右，河水皆不深，河中滿佈鵝石。聞前行此途，常須涉水，近年××××部於河流中建便橋甚多，其法用竹簍盛鵝石為橋礅，編樹為橋面，建造甚易，而行之極便。此誠可謂適成橋也。河之兩岸，村民常利用水力，安置水碓，舂竹成糊，製造土紙，行銷外邑，大抵川東所用草紙錢紙，即此間出品也。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晴。早旦發後坪，行三里，登山。此即鄂北最高之荊山，仰觀山脊，白雪皓然，吾儕蜿蜒而上，穿林越澗，至感艱難，有一山隘，下臨千仞深澗，路為山石砌成，狹仄僅可容二人並行，據云：修造此路時，工人皆以繩上工作，稍一不慎，即成齏粉。過此險隘，再登山巔，巔名大石腦，由山趺至此，蓋十五里矣。山中婦女，咸集此處售稀粥豆腐，供行人療飢。自此循山脊行，天無纖翳，萬里在目，俯瞰羣峯，皆拱揖焉。行二里，復下山，山民恆伐樹幹，就地交支成棚，使生木耳，又埋樹土中，使長香菰，聞出品甚佳，惜無購處。行十五里，至山麓，有小鎮，名羊五壩，即在此午膳。鄂北因多山，產稻甚少，沿途所見，居民皆以包穀為唯一食糧，或煮成羹，或烤為餅，隨伕每人必懷餅一三枚，休憩時，出而食之。惟歷來即缺食鹽，人多淡食，嘗親見一老嫗，為吾人煮麵，其盛鹽之盌，已經水滌入麪，猶貪其鹹味，不忍濾洗，其苦可知；於途中所見婦女，凡逾二十歲者，項下多生氣疱，往往頸粗於頭，詢其故，皆謂為淡食所致，可見食鹽關係人類健康甚鉅。余因向友

五二一一一二

公建議：請其籲請鄂省府，於此一帶多置食鹽供應站，俾居民得減其淡食之苦，則造福不淺矣。由羊五埡行廿五里，至歇馬河，市鎮頗大，黃君一鳴，即家於是，開設大有慶布肆，其尊翁已得黃君電知，故迎吾人至其家，款以盛饌，夜宿關帝廟中心小學，此雖鄉鎮小學，但設備及課程，均甚完善。是處山中產一種異草，名金釵草，謂能起死回生，方公曾覓購數莖，視之，但較尋常稻草為細，略具光澤而已。

一月二十五日，星期日，陰，昧爽由歇馬河首途，行半里，登山，自此又循山脊而行，但不若大石腦之巍峻，行十餘里，即入公路，此公路為鄂省府所修，直達房縣，雖不能行駛汽車，然馳馬行轎，綽然有餘。自石花街至此，沿途俱係小路，聞昔行此道，甚感困難，自×××××部駐老河口後，即命兵士重新修築，遇水建橋，逢險加寬，行人至感利便，今已成為交通要道矣。途中商人絡繹不絕，擔貨者尤多，昨經景山時，見有運伕百餘人，挑運棉花登山，遠處望之，連綴如百足蟲，甚有意致。吾儕循公路，行三十里，至官斗坪，午膳，再行三十里，下午四時抵板廟，宿兩廣飯店，店主為廣東人，由軍隊退伍，營此旅業，夥友皆廣西人，能製廣東風味，甚可口，惟床榻僅鋪稻稭，蓋簡陋極矣。

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晴。晨七時發板廟，行十五里，至榛子嶺，再行二十五里，至大水坑，換伕，用膳，膳畢，續行三十五里，至教場壩，已曛暮矣。今日所行，仍是山脊公路，因晴天無風，甚覺和暖。教場壩乃小市場，僅有住戶十餘家，吾人假一雜貨店寄宿，店主為一中年婦人，伺應甚為周至。由保康至此，因省府禁釀，輒無酒飲，余所攜酒，為腳伕偷飲已罄，乃向女主人覓沽，主人以事關禁令，不敢承，嗣見吾儕需之急，始慎重發其新醅，曰：「此為頭麴包穀酒，乃余家備以自飲者，今請讓少許！」余與偉俠共盡一觔，其味殊不惡。夜間，同人就其樓板，藉草而眠。自老河口迄此，凡穀城保康境內，婦女多半裹腳，至興山境，則天足漸多，惟有一最慘景象，即途中小買婦女，多患惡性梅毒，甚有鼻陷目盲，瘡痂滿面者，據聞此皆軍隊及腳伕所賜予，因山中無醫藥治療，遂致毒發潰爛，莫可救止，見之輒為憮然。

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二，晴。凌晨，未食，即自教場壩首途，行十五里，至界牌埡，早膳。是處為一市鎮，區公所在焉。區長童君掬一，迎至區公所小憩，出小冊，乞余等題字，其人年事尚輕，敏而好學，將來成就，必有可觀。此行途中，凡有區鎮公所者，其區鎮長，皆常駐所辦公，其負責精神，似較川省為佳。由界牌埡前行二十里，至涼風埡，自此即係下山之路，約二十五里，抵興山縣城，縣長王君亮蔚，軍警稽查處長周君上瑤，皆迎至城外，入城後，假縣黨部。吾儕自十九日發老河口，至此已行九日，陸行程途，於茲結束，蓋明日即須換舟出香溪口也。晚間，各團體就縣黨部公宴，駐××溪××××軍總司令周公，復以電話約方公明日至該處一談，方公力辭不獲，然該處為舟行必經之地，勢不能不小有周旋也。寢後，回思九日來途中經歷情境，頗有感觸，因成絕句二章云：「荒村野店無常處，雪滿山頭月滿鞍，但有濁醪堪慰我，微官類作一錢看。」其二云：「紛紛落葉擁紅塵，久役平添白髮新；一路深山行不盡，幾時

纔作太平人。」

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三，晴。早起，往城內遊覽，與山城不甚大；因其前臨河，後傍山，故街市建築，頗多曲折，市面不甚繁榮，無一巨肆，據聞往昔更爲荒涼，抗戰後，由他處遷來者日衆，居民始漸繁，今則屋宇皆有人滿之患矣。晨餐後，正擬啓行，忽發警報，未幾、解除，乃出城登舟，周君上璠，因兼任×××××軍總司令部參謀，故同舟出發。此河名香溪，上屬興山，下屬秭歸，漢明妃卽生於河之下游，因其被選入宮時，曾就河水盥手，自是水生異香，故名香溪。今水不香，然清澈可以見底。行二十里，至××溪，總司令周公，親至河干歡迎，登岸後，至其招待所休息，招待所乃士兵所建，築土爲牆，鋪茅作頂，甚整潔可觀，周公在此，力倡士兵生產，故墾荒地甚廣，自種菜蔬，並飼養豬羊鷄鴨，凡士兵所食菜蔬，無須外購，且常有豬羊肉以供牙祭，此眞可謂自食其力者矣。晚間，周公設宴以款同人，菜餚大半爲總部生產品，餐後，觀其俱樂部演劇，技術尙佳，劇終，回招待所宿。

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四，陰。黎旦，由××溪登舟，順流而下，途中遇一船，在溪中獲鯉魚二尾，各重三四觔，吾人出資購得，就舟中烹食，味甚鮮美。余與偉俠，且飲且瀏覽兩岸風景，不覺心曠神怡，絕世間慮。下午三時，抵香溪口，此卽香溪入江處。某分監部包君振楣，迎方公及同人至其寓廬下榻，晚間復餽以盛饌，席間，得識某軍副軍長柳君際明，知其於作戰時破壞交通，最有研究，飯後，復聆其作戰經驗，至夜深始寢，此處適在山上，夜間寒風陡起，呼呼作聲，枕上聞之，頗有鶴唳猿啼之致，乃口占絕句云：「明妃故里香溪口，一葉扁舟繫晚村；莫笑此身羈旅慣，猿啼月落也消魂。」

一月三十日，星期五，陰。早餐後下山，行一里許，至香溪口街市，是處兩岸居民輻湊，惟街市極偪仄，且依山建築，高低不平，今日有差輪「民康」，停泊對岸，吾人乘分監部小輪，渡至船上，於下午一時啓椗，四時抵巴東。川江船隻，例不夜行，遂停宿巴東，吾人登岸入市，見街道甚長，房屋櫛比，較戰前繁榮多矣。旋入酒樓就食，薄暮歸船。

一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晴。天明，由巴東西駛，過楠木園，卽入巫峽，兩岸山峯削岦，江流迂迴，每行一程，輒見迎面高峯壁立，幾疑路盡，然一灣轉，前峯已在舟後，又是一景矣。經巫山十二峯時，見猿猴穿越石崖中，有一處，一老猿端坐洞口，大似老僧入定，因思太白「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句，眞是寫實之作，余廿七年入川經此，今已四年，江山無恙，而余已老矣。下午一時抵夔府，夔府江邊有鹽井，此時水涸，土人就沙灘築竈煮鹽，茅棚纍纍，望之如市。停泊後，船主通告今日宿此，吾人乃登岸入城。城內街道，成丁字形，因過去迭遭轟炸，已不若昔日繁盛，市上所見，尙有不少黑籍中人，吾人入一茶肆品茗，輒有十餘齡童子，來爲娼家兜客，可見此間娼妓之多也。尋入一江蘇菜館用餐，菜尙不惡，且有瀘州大麯可飲，餐後，返船，遙望赤甲山頭白帝城，時立於斜陽夕照中，使人緬懷劉先主彌留託孤時情景，爲之慨嘆繫之，因口占絕句一章云：「赤甲山頭白帝城，江流虢虢送濤聲，可憐割據三分地，

五二一—一二四

只賸楓林夕照明。」

二月一日，星期日，晴。晨曦微動，船即開駛，經雲陽時，見桓侯廟峙立江干，碧瓦雕甍，甚為壯觀。下午二時抵萬縣，警察分局長鄒君海濤登輪迎迓，民康輪至此止航，吾人須由萬換輪上駛；當將行李取至殷船，起岸至二馬路鄂西招待所休息，旋由鄒君邀至粵館晚餐。萬縣雖頻遭轟炸，而市面繁盛如故，三四層高樓，與隣垣殘址並列，乃一奇觀。夜間與船舶管理處接洽，知明日有協慶輪上駛，遂決定明晨登輪，市內旅館，皆告客滿，方公赴市外友人家宿，余與偉俠則寓鄂西招待所。余廿七年過此時，尚見烟館林立，公開售吸，今已無此雅室，亦一佳象也。

二月二日，星期一，陰。晨登協慶輪，亦一差船也。九時半啓椗，沿途細雨濛濛，已入霧境。年來因輪船缺乏，運輸多賴木船，江上帆檣往來，密如織梭，水鴨成羣，浮泛水面，若在吾鄉，則早已獵作食品矣，抵忠州時，天已垂暮，遂停泊忠州，同人皆未登岸。

二月三日，星期二，陰。黎明，船發忠州，船上經理高君人俊，為青島海軍學校畢業學生，青年沉毅，雅善談論，嫻駕駛，擅泅水，與吾人談及海上生活，甚有興趣，十二時過酆都，俗謂酆都北門外為鬼世界，十殿閻羅，皆設署於是，其實酆城面江背水，屋瓦鱗比，北門外不過山地荒僻耳，若謂人死皆集於此，眞無稽之談，下午四時抵涪陵，寄椗。

二月四日，星期三，陰。早由涪陵起椗，涪陵面臨江濱，遙望人煙稠密，似甚熱鬧，蓋此地不獨可通長江，且有小河經彭水以達湖南，故貨物皆由此轉運，十一時，過長壽，此為重慶下游第一門戶，亦甚繁榮，下午三時，抵重慶，吾儕旅程，至是終結。計自去年十月十四日由滬首途，水陸綿一百環，歷時四月，為程萬里，沿途軍政長官，殷勤協助，使旅程獲得不少便利，於此應深致感謝之忱。

（全文完）

旅行雜誌叢刊之二

皖南旅行記

洪素野著

實售一二〇、〇〇元

作者是一新聞記者，在抗戰前一年，旅行皖南各縣，采風問俗，以深刻雋永的文筆，寫成通訊三十五篇，今詳加修訂，集印是書，為國內介紹皖南第一部有系統的著作，是理解皖南這一角社會的眞實紀錄，一卷在手，不僅可供我人研究參攷，且可導我神遊。

中國旅行社出版科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東南西北（滬渝紀程之九）

慶修

十一月二日。　六時半起，七時到車站。在街上閒散一番，選購茅台酒數瓶。此酒產在茅台村，屬仁懷縣；釀造較著名的燒房有成義，榮和，衡昌幾家，但是近來供不應求，都將新酒應市，以致老酒絕跡，這種不顧品質的行為，使外界對於茅台酒的信念日薄，把幾百年來的盛譽推翻，殊為可惜！在貴陽時，友人曾對我說：要得真茅台，須到某酒行老闆家中才有；聽了這句話，有些納悶，難道假的茅台酒也能用這個名字嗎？我走了許多店，挨家和他們研究酒質好壞的區別及價錢參差的原因，據告：（一）裝潢及招牌紙可以鑒識，其印刷惡劣，字體走樣者為膺品；（二）價錢之所以不同，因漏稅及各店看利厚薄而異；這種情形，都不應當存在，如果酒業同行不能公議一種辦法出來，確能妨礙共同營業的發展，以後還應當整齊劃一，禁止利用術語和討價還價的行為欺瞞過路旅客，相信經過一番調整後，茅台酒的聲譽必可更加硬紮，旅客不致於因為怕上當而不買，凡是同業公會的會員都發給一塊執照牌，合法的分售店賣出的酒質，價格和分量，決不吃虧；這樣，營業的數量便可增加；茅台酒的製法：先製麴發酵，然後用首等糟料烤釀的酒，倒進次等糟料中，使之一同發酵，再拿來複釀，這就謂之「迴沙」，目下遵義的「集義酒」和貴陽的「仿茅酒」都是按照這個方法造的，但終不及迴沙茅酒的味道香，且吃過之後，叫人口喝。我買了幾瓶比較好的，每瓶一百五十元。叫人提上車去時，司機告訴我這種酒的瓶塞稍鬆，封口不牢，經過一番搖動，那麼沁人鼻管的醇味，很容易蒸發消散，這又是茅台酒的一種缺點，也應當改良的。九時始開車，路上揚塵，疾馳而去。登婁山關的山嶺，單程為八公哩，這段路很陡，非很大的馬力不能上去，我們的車運轉如意，毫不費勁，可見狀況良好。九時四十五分上涼風埡，是一個懸崖側的山坳，總得非常吃力，可是依然表現車的力量不小，十時抵泗渡鎮，這裏的米很便宜，從下面的比較可以看出：

泗渡鎮	每斗（合三十四斤）	售一百六十元
遵　義	每斗（合四十斤）	售二百四十元
貴　陽	每斗（合二十二斤）	售一百八十元

第七六四二及第一二八三三號兩車和我坐的那輛車在此一同停下，買了許多担米，十時四十五分重新出發，十一時一刻抵婁山關鎮，再半小時就開進桐梓的中正門，十二時至車站的食堂吃飯，玉振因沿途受了寒，感覺不適，我讓她飲滾熱的新鮮牛乳兩大杯，吃些點心，我則叫了兩樣菜吃飯。十二時三刻上路，途中曾停車，有一「黃魚」買了許多毛栗，帶到重慶去賣；一小時後，抵新場鄉的涼風埡，上嶺時極費勁，有幾輛車幾乎上不去，我們抵達山頂，等其餘兩車，同時因為以後即花秋坪的七十二灣，所以在這裏停下檢

查車身及機件，我們下車走到瞭望台下眺，七十二灣宛如一堆魚腸，看了有些令人眼眩頭暈，且不說駕車是如何的艱難了！幸而司機技術靈敏，坐在車中，就好像在美國游戲場坐滑車似的，東搖西歪，倒很有趣；此時，玉振平靜氣息，非常鎮定的看着前路；二時廿分，又「捉」了兩條「黃魚」；四十五分卽經綦礀險峻的釣絲岩，我到此處並不覺得怎樣可怕，但玉振言她前次經過時，因岩石崩塌，致阻斷去路，停了幾天始修復；三時二十分，過新站時，見廟宇房屋的建築，都很古雅。過河橋時，有一岔路南通百越，此處坡陡很險，翻車很多，亟宜加以修改；三時廿分過蒙渡，有濟衆橋，旁立「子孫三代塔」及放生塘，以後卽沿溪邊前進，風景殊秀麗。上九龍山，亦非常吃力，須盤過九個山頭，四時始達山頂，下車休息十分鐘，繼續前進；五時二十分抵松坎，決計停下過夜，我找到松坎旅館開了一間三張床的房間，將三套舖蓋都作褥墊，然後鋪上油布，酒滿了臭蟲藥粉，上面才是自己的舖蓋；一路來都用這個法子，雖未必保險，都比坐用客店的被褥好些。六時到大同公寓吃夜飯，玉振喜歡吃魚，就點了一尾炙鱸魚，我常要笑她像隻小貓；飯後路過一拆字攤，玉振上前拈了兩捲，繼之我亦拈了兩捲，拆字先生都解釋得很有意味；就送他三十元以爲香敬。

十一月三日。六時起身，收拾停當，二十分後出發，開頭就得爬山，七時廿五分到巔，計程二十五公哩，一口氣趕過店埡，頗不容易，此處屬夾坪鄉；七時卅五分重新出發，十分鐘後到崇溪河，是黔川兩省的交界處；八時零五分過觀音橋，九時過綦江所屬的趕水橋，九時十分停車休息並等其他兩車，約十分鐘又行，九時半抵東溪。在此飯後動身，上九道拐時，山路灣曲，險峻之至，一時四十分抵橋口河，我此時頭痛胸塞，殊感不適，將頭橫在車門上假寐至二時，已到綦江，其他兩車尙未到，祇得開進城內，在一家萬陞茶園坐着喝茶；距離重慶僅八十四公哩，時間又是這樣早，若不爲等另外兩車，今日必可到目的地，坐着乾等心裏好不焦灼？三時二十分到一車，其中有一尾「黃魚」帶兩大麻袋的葵花籽，預定在綦江下車，搭船到重慶去，上車時和司機說好連人帶貨的代價是三千元，及抵，他忽然反悔祇給兩千元，當然司機不答應，那人以服役軍界的資格恫嚇司機，誰知司機不讓步，因此爭執起來，那人無論如何不給錢，司機不給他下貨，鬧了許久，毫無結果，在相持不得開交的時候，第三輛車也趕到，於是乎三個車夫羣起而攻，那人毫不示弱，經過四十分鐘的口角，結果由另一「黃魚」調停，以二千五百元的折中辦法，了這公案；這時已是四點多鐘，司機不願再向前進，推說有一車前燈已壞，不能走夜路。我心裏很不痛快，可是也沒奈何，祇得到中國旅行社開了房間，洗臉後玉振提議去遊古山公園，我們買了些橘柑，邊走邊吃着，不消幾分鐘便到了公園，除了兩個亭子，一層假山石，幾棵樹外，也沒有什麼可賞玩的景物；六時到中央飯店吃飯，我因不舒服，什麼也沒吃，玉振自然還是吃魚，兩條鯽魚，一條紅燒，一條寬湯，似乎吃得很開心；七時餘返招待所，洗盥畢卽睡。

十一月四日。昨夜沒好睡，今晨很早起身，肚子且不好過；六時半過綦江橋，在一小鄉村放下販毛栗的那尾「黃魚

」，七時廿五分抵杜市，屬江津縣，以產橘柑著名，據說甜橙（俗稱廣柑）的利益比紅橘高四五倍，所以栽種者較多；採果的時期，大約是在立冬到冬至之間，紅橘則可延長到小寒前後。我們車子開到時，許多小孩子圍上搶着兜賣，這正是最便宜的當兒，每百枚僅需四五十元，先索價很高，愈到將近開車跌價愈快。八時零五分抵一品場的檢查站，有玉振招呼，並未檢查行李；辦完手續，五十分開車，九點零五分過青衍橋，司機停車買肉，每斤祇需四十元；聽說重慶的肉價很貴，還不易購到，此地的肉皮很厚，也不很上算；十分鐘後出發，四十五分過土橋後，停下為另車加油，十時十分過廣陽壩及二塘，二十分即抵花紗布管制局的運輸站，見路旁停一輛私人汽車，徐國懋兄坐車中，喜出望外，原來啟文兄昨日抵此，已將我到綦江的情形，告知國懋兄，承他親自來接，一同過江，在此已等一小時有餘，心中說不出的感激！到局內訪王主任叔龍，請他將大件行李飭人搬送至我的住處，然後以小件帶上車，和國懋，玉振一同擺渡；過江後，先到機房街，與穀總經理見面，然後到陝西路洗澡，午飯後，談至二時餘，吳經初先生來，繼行返送回；今晚鎮江同鄉多人在機房街聚餐，我即至原東大酒店吃飯，飯後在街中閒逛九時返寓。

（全文完）

晨登桃花山

[illegible]衍椿

[illegible]藥及[illegible]壯，登高趁曉晴。
雨過苔蘚滑，風定白雲橫。
名園久無樹，芳譽空有名。
仰天一狂嘯，聊作不平鳴。

長沙道上

前人

[illegible]聖若何？年來[illegible]水[illegible]蹤跡。
浴風歸詠晉與點，慷慨悲歌誰識軻！
千年有神驅魍魎，青萍無價斬鼉龍。
流離悽惻長沙道，倘憶賈生涕淚沱。

重遊桃花源

前人

自昔避秦縣上葉，洞門一記留空容。
幾人神往仙源境，惟我重遊睹節宮。
修竹依依縈舊夢，小亭寂寂啟幽衷。
問津無路獨搔首，幸有桃花夾道紅。

癸未重陽登白雲山恭步逸齋兄原韻

前人

丹楓嬌艷重陽節，氣爽天晴寒不侵。
放膽登高寰宇小，滌心探谷白雲深。
棲息山徑留僧跡，謳歌村醪醉客心。
吐氣揚眉應有日，不須惆悵怯秋砧。

浴鹿角洞溫泉

前人

驅馬登朝野色荒，出城十里是溫塘。
深溪築舍成新宇，山館臨池[illegible]湯。
寒氣凝陰天地澀，暖波噴湧戲魚藏。
幾人革面洗心後，鹿洞猶存作鈍狂。

觀光了新贛南

陳悅韶

前言

新贛南建設，傳播遐邇，國內人士赴贛南參觀者，頗為踴躍。三十二年冬，杜局長建勳先生因奉派部次長赴贛南視察，因循後任其新政，尤以對教育理想之設施，頗為新穎。興約同本路各扶輪中小校長前往參觀，藉資觀摩。因於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與本課丁主任之驄，扶輪中學曾校長秩厚，扶輪小學劉校長英華等一行十人聯袂離粵赴贛，雖為時甚暫，然沿途所見，咸與維新，大有山陰道上目不暇接之概！用將遊蹤所及，略述如次：

粵北道上

一、粵北運動大會：余等於二十五晚抵曲江。已預請余段長秉仁代購廣東公路處韶庾段汽車票。惟該段汽車為二、四、七、等日北開，二、五、八、等日南下，三、六、九、等日停駛。故二十六日早赴曲江扶小參觀，并招集代校長組??及各教職員等談話，商討整理事宜。午後即以適逢粵北運動大會開幕後之第二日，因與同行諸君趨往參觀。該會運動場在曲江河西黃岡山下，為新開闢之大廣場；兩旁配以立體建築之宏偉門樓。其修建費及開會經費約二十萬以千餘元。會長由粵省李主席漢魂兼任，下設總幹事，高級裁判員，各場總指揮，及總務、競賽、宣傳、剝??、救護等部。組織佈置，均有可觀。是日運動節目，有田徑球類各項競賽。到會健兒，大都精神活潑，各顯身手。不獨可以健全身心，觀摩技藝，且可以養成社會尚體育風氣，及展開國民體育之途徑。

二、韶庾段汽車：二十七日晨六時半，即到韶庾段汽車站候車。以汽車尚待修理，延未出廠。而七時半敵機來襲，發出緊急警報，因與同仁隨同廣東省銀行汽車赴郊外疏散。敵機十二架盤旋投彈而去。於九時後始開車北發。計韶關大庾一段，全長一百四十二公里，客票每公里二元五角，據該站主辦人稱：每月客運收入僅十萬元，而支出則在二十萬元左右，因韶關至南雄一段，可利用湞水運輸貨物，該段車輛無多，除客運以外，並無貨運收入，每月營業虧空，須由廣東公路處設法撥補，藉以維持。其韶關至南雄一段另有商辦汽車，全程僅一百公里，而收費五百元。兩相比較營業之不易辦理！

三、南雄珠璣巷：南雄珠璣巷，實為廣屬十餘縣之民眾策源地。其歷史自南宋理宗咸淳年間，胡妃南奔，匿於民間，丞居珠璣巷附近，因朝廷迭派密使南下偵查，該處居民亂離傳說，恐遭株連，於是聯結一百零幾姓人民，以木排沿水順流南下，分佈於廣府各縣。至今各姓家譜紀錄甚詳，雖綱互有出入，而大致則均屬相同，足見當時移民情況。由韶經縣城北約十公里，有珠璣巷舊址，現已零落，不復當時

盛況；僅餘廬居一座，牌坊兩門，墟場一所，人家三五，而珠璣巷牌坊猶巍然在望，凡廣府籍民北經此地，無不低迴久之，緬仰其先民遺蹟。

四、庾嶺梅影：大庾嶺爲南嶺山脈中五嶺之一，當贛粵之要衝，嶺路峻險，唐張九齡開鑿新徑，上多植梅，亦名梅嶺。宋時立關嶺上，名曰梅關。迄今公路蜿蜒嶺巔，有大梅關小梅關之分。中有近人新築之補梅亭，有梅數十樹，疏影橫斜，早霜初放，於回程中憶昔人「折梅逢驛使，聊寄一枝春」，及近人譚組庵先生所詠「南枝已落北枝開」等句，仍用譚公原韻，口占兩絕：遊蹤贛南越嶺來，補梅亭外北枝開，飈輪猶遲春消息，冉冉香風拂面迴。關頭一樹獨占春，風骨料奇倍出神。仿若羅浮香雪裏，南枝遐附嶺南人。

贛南途中

一、大庾建設：大庾原爲南安府治，有新舊二城，其新城爲縣治，舊城即爲以前府治。城區馬路橋樑運動場等多爲余幄奇將軍鎮贛南時所建。該縣人口田賦均在贛縣南康以下，惟位置衝要，控制贛南門戶，已列入一等縣份。現在縣署正在進行新建築，縣銀行行將開幕，其餘供應社等亦辦理甚佳。縣長龔濤，青年幹練，對徵實及其他新政，推行頗力。余等踏入贛南第一重門戶時，即覺其新氣蓬勃。

大庾出產品以南安臘鴨最爲著名，以前分銷廣州、香港等埠，每年輸出頗鉅，粵中人士無有不知南安臘鴨者。目前過往行人，如非說及南安鴨子，幾已不復憶及今日之大庾，即爲昔時之南安府治矣。

二、西華山鎢鑛：資源委員會管理鎢鑛，在贛南有鑛場數處，而西華山鑛場則爲最著。該山位於大庾縣城西北角，離城十五公里，沿途築有汽車路，蜿蜒直達，約一千公尺，山巔之兩旁有鎢業管理處所蓋之辦公房屋、禮堂、宿舍、學校、醫院、茶室、休息所等，以供一般礦工之使用。山頂最大之礦床，由東大巷至西大巷，長約二百公尺，內分三層及十字通路。余等於導人礦洞參觀之前，須以綠雨衣及膠鞋，每人攜一油燈以便省視，惟以久未下雨，巖面滴水不多，巖下亦少積水，不若煤礦之有煤氣四佈，令人沉悶。余等一行乘火車進入隧道，頗覺安全，倘遇空襲，則此等隧道，當可稱爲絕對保險之防空洞。計該礦有雇用之長期礦工二百餘人，每人每日約鑿石眼四公寸至六公寸，用炸藥爆炸後，將石英及所含鎢質用斗車由小軌道運出，向木甬道推下鎚碎，經長流水冲洗，即可收集鎢砂。如遇鎢質過多，則改用磁鐵吸取，以省工力。此外另有自採礦工約千人，工房數百座，均由管理處按座津貼建築經費，由工人自行搭蓋房屋居住，即於區內綠道取鑛，轉送管理處計價收受。此項礦工日入約七八十元至百元左右，惟以日在隧道內工作，缺之陽光，如遇雨季，則道中積水較多，腳部易受濕病。管理處爲獎勵此項工人起見，對工餘正當娛樂，頗爲注意，如休息場所，娛樂設備，及平劇等，均有組織，使其樂意服務。員工子弟教育，有小學及幼年班，設備大致尚佳，至員工子弟小學畢業以後，則由管理處撥款補助升學。聞本期升入中學者六十餘人，贛省境內就學學生每人每期補助三千餘元，粵省境內就學之學生每人每期補助五千餘元，本期支出約達貳拾萬元左

右，亦足見該處重視員工子弟教育之一端。目前鎢砂運輸困難，國際航線需費尤鉅，成本頗高，頗難獲利，但屬我國重要產品，為爭取外匯不可少之物資，故資源委員會對是礦，尤特予注意。

五、南康一瞥：由大庾北上五十六公里，即為南康縣治。（贛北鄱陽湖邊之南康縣已更名星子縣與本文所述之南康無涉）贛省第四區行政區域所屬縣份，除贛縣外，其人口田賦以南康為首位。並有大量蔗糖出產，售價頗廉。所產土布，印有藍白花樣，銷行贛省境內。其經濟能力，亦為贛南富裕之區。余等車經該縣時，適遇該縣區婦女大檢閱，青年婦女數千人，集合聽訓，頗形活躍，即知贛南民衆組織與婦女組訓，收到相當效果，惜以時間所限，汽車忽遽駛過，未獲詳為觀察，[illegible]其[illegible]。

贛縣新猷

一、朝氣蓬勃：由南康北發三十一公里，即抵贛縣。沿途建有新式牌坊，上題「發揚朝氣」四大字，用以喚醒民衆，拯救頹疲；抵東門外，見有「歡迎來賓蒞臨」六大字。國營鐵路為民衆服務之各大站進口處所，似可仿用。藉表歡迎旅客之誠意！余等抵步後，寄寓處所，與四區專員公署相距不遠。行裝甫卸，即赴專署相訪，以蔣專員在渝公幹未返，謁晤主任秘書霍鈞，承代訂參觀程序。並介紹縣府張秘書及專署各科長舉行座談，領教至多。復承教育科長阮恩公同志，陪同參觀，沿途講述，對贛南新政，更為明瞭。據云：蔣專員每晨率同僚屬至市中心區新建精神堡壘前面舉行升旗典禮，或舉行早操。於冬夏兩季，則舉辦冬令營與夏令營。凡隸屬專署之僚屬，均須分別參加。祁寒酷暑，仍不中輟，以期增進工作情緒，提高市政效能。且各級行政幹部，多屬青年有志之士，大都刻苦耐勞，埋頭苦幹，故各種機構，均有蓬勃朝氣。

二、市容整潔：所有馬路均分區灑掃，汽車行駛速率，亦加以限制，避免塵土飛揚。余等所乘之參觀汽車，因恐時間過晚，行駛稍快，即受警士干涉。內地街巷，由居民分別清除，大都清潔。倘居民不大經意，即貼上不清潔之通告，俾自慚污穢，加以改善。較諸廁所糞池隨地皆是之城市，相去甚遠。加以各機關學校鄉鎮保甲公所等，粉刷牆壁，潔無纖塵，確有氣象一新之感。

三、地方安謐：贛縣最足稱道者，即為治安良好，使一般商旅，往來，路無戒心。大抵以保甲組織嚴密，外來奸宄之徒，頗難容足。而一般勞動民衆，有廉價食米可購，每担僅取價三百六十元，生活不感嚴重，不致挺而走險。余等巡禮贛城三日，復端赴西門外之水西鄉及離城二十里之國立十九中學附近鄉村，從未見有流氓叫化出現，地方秩序，甚稱安謐。又參觀虎崗時，途經一茶亭，南北均闢圓形月亮門戶，但未裝板門，扉而不閉，內置桌椅等項序秩井然。據云此屋於多年前曾因劫案死傷二十餘人，專員公署特將其闢為茶亭，佈置傢具，備民衆往來休息，並以此試驗地方秩序如何？仍否有盜竊之風發生，古之「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饒有斯意。至距城過遠之荒僻鄉村，能否亦復如此？則以此行匆匆，未獲深入農村作詳細之視察，頗以為憾！

四、民衆組訓：新贛南各縣加緊民衆組訓，其最大目標，即爲培養現代國民。其實施要點，關於精神訓練者，爲樹立三民主義的思想，養成堅強奮鬥的精神，培養有禮貌的風度，鍛鍊說話的能力。關於生活訓練者，爲改善衣食住行方式，養成讀書閱報風氣，倡導正當娛樂，實行整潔廉樸生活。關於政治訓練者，爲充實公民常識，培養人民參政能力，養成奉公守法精神，確立公而後私的信念。關於軍事訓練者，鍛鍊強健活潑體魄，養成守紀律聽命令的習慣，培養領導與組織力量，學習對敵作戰的技術。

五、公僕學校，和各種訓練班，講習會：贛南讀書研究風氣，異常濃厚。其最高機關之專員公署，設有公僕學校。凡專署，縣署，及保安司令部員司，須分別參加。其第一期學員經已結業。專署頭門即懸公僕學校木牌。余曾與周主任秘書敘談，曾聲言此並不爲觀光，且願在公僕學校上一次夜課。周君謙冲自牧，僅謝不遑！對於各級幹部人員，則有各種訓練班，及講習會，俾其屬人員充分準備，以發揮其最高效能。如國民教育師資訓練班，掃除文盲基層幹部訓練班，家畜防疫人員訓練班，電訊訓練班，商業訓練班，婦女訓練班等。至講習會，則有行政幹部人員講習會，各縣舉辦保甲人員講習會，農業技術人員講習會，商人講習會等。此種講習會，收效甚宏！如實施某項政策或舉辦何種建設，幹部人員或民衆尚未明瞭該項辦法時，即指派專人擔任講習，使一般人員及民衆均能瞭解。其效力實較諸一紙令文和幾張標語更爲有效！

六、保甲讀書會及掃除文盲辦法：甲讀書會負責教導初級文盲之責。在甲讀書會畢業後，應赴鄉鎮保各級學校民教部繼續讀書。民教部按高初兩級，分設成人或婦女班，有專任教員一人，兼任教員一人或二人，協助教育之。如附近未設民教部，則設保甲讀書會收教之。保甲讀書會均設會長一人，由保甲長兼任，其副會長則由保甲內具有高小畢業以上資格人員充任，得領公米津貼。施教時間，儘量利用農閒季節，以不超過三個月爲標準。其掃除文盲，則用強制方法，按照保甲編制，徵召入學。凡年滿十二歲至四十歲之男女，不能熟讀部頒乙種民衆課本者，須全部強徵入學，如不能一次徵齊者，則以十二歲至十八歲之男女兒童爲少年級，十九歲至四十歲之男女成人爲成人班，分期召集之。但心神喪失，身體殘廢，現服兵役，及受刑事處分正在執行者，得准免入學。患病及產婦，得聲請緩學。流動性之工人，如車夫、轎夫、肩販，及負担養活五歲以下之子女在二人以上之婦女，得聲請自學。其教學科目爲識字、算術、歌唱、講話、四種。其課外活動，則爲舉行紀念週，參加國民月會，舉行聯歡會，（分婦女聯歡會少年聯歡會成人聯歡會）召開演講會，舉行選舉演習，參加升降旗典禮等。並擬定測驗獎懲督導考核辦法，收效甚宏。本路職工教育，現正積極推行，亦可仿照辦理，嚴定期限，強行徵召入學，如超過規定期間猶不入學，則施以懲處或開革！當必能依限畢功！

七、各級學校教育：關於各級學校教育規劃，甚爲完善。其主要方針，以提高教師待遇加以保障，使學校與家庭密切聯系，與社會打成一片，使學校成爲社會建設中心機關，以促進地方自治，教育與政治聯謀密切配合，使之藉教育

以實現政治理想，以政治促進教育發達。

八、中華兒童新村：中華兒童新村爲贛南教育之結晶品，亦即新教育理想之實驗場。其所以摒除學校名目而採用村制，係把家庭學校社會教育貫通一氣，并使政治與教育密切聯繫。其開辦費約四百餘萬元，每月經常費二十七萬餘元。村民（卽學生）約一千零數十人，連教職員工友約一千三百餘人。新村之最高機關爲村務自治指導委員會。設委員七人至十一人，由專署聘任，並以專員爲主任委員。村內設兒童鄉公所，承指導委員會之命，執行新縣制鄉公所之任務。并設有中正室、圖書館、科學館、大禮堂、體育場、農林場、工廠、合作社、銀行、郵局、醫院、公共食堂、公園、劇場、浴室、理髮室、出版社、印刷所、警察所、防護團、兒童賓館等，均由兒童管理之。其直接施教機關，則分設託兒所，幼稚園，正氣小學（原擬附設天才學校和感化學校迄今仍未設置）三部（1）託兒所：容一歲至三足歲嬰兒，完全住所。每嬰兒四名由一保姆管理保育，每日五餐，豆汁牛乳稀飯餅菜，由醫師配合營養。（2）幼稚園：幼兒完全住園。園內第一部爲家庭佈置，注意於衣食住行良好習慣之養成。第二部爲活動場所，利用各種遊戲養成創造互助合作奮鬥犧牲等美德。不重視識字，而重視幼童身心健康與優良之習慣養成。（3）正氣小學：其教學方案并不採用某種制度或一種方法，大致係採用彈性的分組教學，如國語科，閱讀方面，分高中低三級段，開始學習時每級段分成四組，以後就級段情形酌量增減組數。自由閱讀，則各個進行，并不分組，但將讀物分成若干階段，便於指導閱讀。作文亦不分組，任由各個發展。寫字每天約定時間二十分鐘，使練習機會多而時間少，目的要正確迅速，並以練習小字爲原則。如社會自然等科，除課本教學外，大半作有計劃有目的的活動，其方法亦無一定，如遊歷、演劇、考察、訪問、調查、通訊、研究、製作、繪圖、實驗等，分別着手。此等教法，頗感新穎！村民日常生活，上午生活緊張，下午生活活潑。凡推理學習及記憶學習在上午進行，技能訓練健康活動欣賞練習則在下午舉行。每飯後，強制散步二十分鐘。下午三時起全體參加國防運動，亦爲新村特色。凡在新村畢業之兒童，成績在乙等以上者，保送中學或師範肄業。成績不及乙等，介紹就業。其升入中學或大學肄業時，仍由本村供給費用，寒暑假仍回本村居住。最近該村開兒童鄉鎮會議，曾決定新村五年計劃，擬於五年內招募學童三千人籌設工廠十七所。計劃異常龐大！其最高教育理想，則爲信仰主義，崇拜領袖，爲國家盡忠，爲民族盡孝，吃苦奮鬥，冒險犧牲，發展建設新中國幹部之基礎訓練。村民將來希望，大都以航空員，工程師，機械化部隊軍官，爲主要目標。

九、縣託兒所：每所以收容三十人爲準，如人數超過二十人以上，得視實際情形分設乳兒（新生至一足歲）幼兒（一足歲零一日起至四足歲止）兩部。如與幼稚園合辦者，則增設幼稚部。每一託兒所設主任一人，以師範以上畢業之女性充任之，保姆若干人，以具有小學教師資格之和善女性充任之。每一保姆以護養十人爲準。其託兒時間，分長期日夜寄託，長期日間寄託，短期日間寄託三種。乳兒部以一年爲限。幼兒部以二年爲限。幼稚部以三年爲限。全部寄託期間，

最多不得超過六年。其有身體殘廢，五官障礙，及患有重病傳染病者，拒絕不收。其收容兒童，繳交膳雜等費，亦貧者免繳，每月收入在五十元以下者繳納半數，百元以下繳納十分之七，一百零一元以上者，全部繳納。余等所參觀之贛縣託兒所，設備甚佳。除兒童衣食住之各種設備以外，連母親來所探視（有母親自行來所哺乳者）之床帳鋪蓋等均設備齊全。

四、新人學校：所謂新人學校，即爲監獄變相。其所以改用學校名義，係注意感化主義，而不徒恃刑法執行。校內現有新人（囚犯）八十餘人，原判無期徒刑者二人，一律不加鐐銬。上午赴課堂上課，下午赴工廠或隨地作工。如遇歲時令節，蔣專員常親赴斯校向新人演講，其能改悔遷善者，可定期給假歸省，予以短期自由，尚無逾期避不返校情事。貞觀縱囚，彷彿如是。倘有確能悔過自新者，則酌予減刑。惟間有法學者意見，以隨時減刑，於司法程序，略有未當。然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不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刑期無刑之意，未可厚非。

此外贛縣新猷，以物品供應社爲調劑物價機構，以營養食堂爲廉價供給膳食厨庫，以大禮堂、博物館、圖書館、播音臺、民教館等，爲增進社會教育場所，蔣專員說新贛南是新中國的新細胞，我說贛縣更為新贛南的最新細胞！

建設概況

一、建設目標：1人人有工做2人人有飯吃3人人有衣穿4人人有屋住5人人有書讀。

二、建設要求：1人人要勞動2人人要讀書3人人要當兵4家家穿得暖5家家吃得飽6家家住得好。

三、過去三年計劃的成就：（甲）文化教育：掃除文盲五〇三、〇八八人，修建中心學校二二三所，國民學校四九三所。（乙）農業：完成農場六五七所，開墾荒地七九四〇三畝，種植樹木九九七九二七三株。（丙）水利：建築蓄水庫二八六座，建造水陂一八八四座，挖保塘七二六八口。（丁）交通：修築縣道及鄉道四四六八二里，修建橋樑五三八五座。（戊）商業：成立合作社一二三九所，社員一二一七四五六人，資金總額八九九四三一二元，發展交易公店營業現有資金八五〇〇〇〇〇元。（己）兵役：出征壯丁四二七六五名，國民兵訓練四〇六五四八人。（庚）幹部訓練：鄉鎮人員一四八二人，保甲人員一六一九四人，婦女七五三人，其他二〇七七人。（辛）衛生：成立衛生院一三所，衛生所八七所。（壬）經濟：清查公產共計八千萬元。

以上數目字，均屬專員公署的詳細報告。但握要的看法，不在於物質建設，而於三年來的人口增加，和司法案件的減少。從這兩方面確實可以看到新贛南建設的成積！如在三十年以前贛南十一縣人口統計是一五〇五〇〇〇人，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已增至一五九七五一三人，其出征壯丁四萬人還沒計算在內，平均每十人中增加一人。至司法案件，在三十年統計所判罪案七〇件，共一五四人，內中男性一四九人，女性五人，三十一年所判罪案八六件，共三〇五人，內男性三〇三人，女性二人，三十二年所判罪案三八件，共七十二人，內男性七〇人女性二人，可知生活日趨安定，一切部

軌道，故人口增殖而罪案減少。

四、現正開始的五年計劃綱領：（甲）新贛南建設之目的在於發動人民一致努力，用自己的力量來推進生產事業之發展，從而加強國家力量，改善人民生活，完成三民主義國家之建設。（乙）開發經濟的潛伏力，利用土地礦山森林以及天然之水力風力發展工業農業與交通建設。（丙）教育是一切事業之根本，用教育力量培養成有智識技能之良好國民。——成立大學，設立科學館藝術館及職業學校，普設託兒所幼稚園，普設國民學校民衆教育館，設立農民學校工人學校。五年之內要有體格壯強之青年五萬人參加國民兵訓練。高中畢業生一千人投考飛行空軍學校，三千人投考機械化學校，三百人投考商船學校。（丁）獎勵生育，增加人口。提倡體育，健全體格。推行衞生，延長人壽。每年應增加人口百分之三，五年內共增六十四萬人。（戊）經濟建設，應以發展公營及合作事業爲主要條件。同時在有計劃和統制之下獎勵私人投資。實行人民勞動服務，每個男女壯丁每年應爲社會義務勞動工作三百六十小時。（五年工作共値七十萬萬元）。（己）運用科學技術，改良生產方法。——工業機械化，農業工業化，樹立重工業基礎，實行平均地權，改良農業生產技術，增加農產數量，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及公營集體農場，使農業走上現代化。(庚)交通通訊是一切建設之動脈，要做到縣縣開大路，遇水架橋梁，鄉鄉通車輛，村村裝電話的地步。並須疏通河道，便利水運。建立造車工廠，製造車輛。五年之後，平均每家有一輛手運車，每十家要有一頭騾馬，每一百家有一輛馬車，每二百家有一輛自行車。（要共有三十萬輛手運車，三萬匹騾馬，三千輛馬車，一千五百輛自行車）。（辛）推行現代建設，城市現代化，鄉村城市化，建立新生活環境，將各縣城改建爲現代標準城市，各縣小市鎭改爲現代化市鎭。（贛城人口計劃擴充至五十萬人）。（壬）發展工農業生產，增加國民生活資料，改良國民經濟生活，五年之後，平均每人每年可消費棉織品二丈五尺，毛織品一尺，皮鞋一雙，糖十斤，肥皂三片，米四百五十斤，肉四十六斤，住屋面積每人平均四公尺平方。（癸）江西第四行政區，將大庾、崇義、上猶、安遠、劃爲第一重工業中心區（礦）。贛縣、南康、信豐、爲第二重工業中心區（機器）。龍南、定南、虔南、爲輕工業中心區。尋鄔爲手工業中心區。各縣普設電廠，天文台，廣播電台，並設風景區，建築療養村莊，旅行社。五年之後，要將贛南建設成爲一個人民的勞動生活園。此外五年計劃所必須完成之各項工作，和所需要之各級幹部人材，經費，出產品等，都有詳細數字規定。

參觀贅語

余等留贛期間，適値三十二年結束之除夕與三十三年開始之元旦。歲時令節，適逢其會！除夕晚上，贛縣政府以蔣兼縣長名義柬邀本團同人晚讌。在勵行新生活中，以是晚除夕，特備佳餚，座中除專署縣府及保安司令部各高級幹部人員以外，適遇中央考核委員會皖贛區政務考核員王惟英氏與夫人，及贛州婦女副總隊長（總隊長爲蔣縣長兼任）之陳女士等均在座。觥籌交錯，甚爲熱烈，並舉杯預祝新贛南

五年計劃之成功！元旦上午參加贛縣適齡軍訓學生大檢閱。凡中正大學各中學師範職業學校等之軍訓學生均一律參加，約三千餘人。同行之曾養厚同志並參加贛州鎮婦女大檢閱約二千餘人。下午二時復赴大禮堂參觀文修團結婚典禮。由縣府張總[illegible]爲證婚人，前教育部次長陳應中氏年逾八旬爲主婚人，而贛縣公安局長爲介紹人，余與王專員惟英則臨時被拉充來賓。是日有新夫婦七十對，中有新娘四十餘歲爲年事最高者，新郎中有一禿頂者（癩痢頭）兩旁觀衆數千人，均鼓掌不置！頒發婚書時，以人數過多，排列秩序偶有先後，錯三十九對夫婦同屬張賴兩姓，但婚書遍覓始得，主婚者一時頗爲焦急，而觀衆反大加嘻鬧，齊爲失笑。最後遲到之新夫婦一對，由附城鄉間趕到即行登台領受婚書，其新娘不及換著禮堂所準備之紫紅陰丹士林袍服，觀衆復大笑不已！介紹人致詞贈以「春」「美」字。王專員繼之贈以「好」字。蓋新夫婦分男女左右排列成一縱隊，儼形成七十個「好」字。余則因之贈以「新」字。以是日爲新年，而在新贛南，以七十對新郎新婦，舉行集婚典禮，必能實行新生活，建立新家庭，創造新社會，完成新中國，並祝其即日創造新贛民。是行所見所聞，花絮頗多，因略誌一二，以餉讀者。

餘言

新贛南新政，遍得稱道。稱道之者則云：有組織，有計劃，積極建設。譏之者則云：消耗人力、物力，從事門面。究竟過去之成就如何？以對事實，自當見其真相，以個人短時間之觀察，或未能鞭辟入裏，作正確之論斷。然據其三年建設之數字報告，則人口增加，治安進步，救濟事業的成就，人民職業的變化，掃除文盲，整理交通，以及水利農場，公營貿易，兵役，清查公產等項，均有相當進步。模範鎮這些成績，雖不能說新贛南已成爲一個新中國的理想區域，事實上確是打破了舊的環境，剷除了舊的勢力，使贛江上游，樹立了新的建設理想和新的創造風氣。正如蔣專員所說：我們新贛南正處在半新不舊的時候，好像一顆萌芽種子，今後更需要我們加倍的培植灌溉，使他成長得快速，成長得茂密，然後將來的收穫可以得到更豐滿的果實。否則這一顆萌芽經不起暴風雨的摧殘和害蟲的侵蝕，總不免憔悴枯萎，殘破萎縮，而難竟其全功。這是最適當的譬喻，亦即是新贛南目前真實的情況。在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新贛南無疑地已盡了示範作用。此後如能深入群衆，控制時間，掌握重心，確定工作計劃及實施步驟，則全面性的國民經濟建設，革命性的改造社會建設，藝術性的社會勞動建設，創造性的現代科學建設，必能得之於五年後之新贛南。請拭目以觀其後！

稿酬待領

師爾蓊　陳悅韶　路偉良　蕭承[illegible]　雷金[illegible]　徐[illegible]
楊子毅　陳炎詠　劉平治　易宜曲　夏緝[illegible]　陳　凡
戈衍様　喻智微　劉恩泰　諸先生大鑒：請速示知通訊處，以憑寄奉稿酬。

雲海飄浮

徐蔭祥

這一回從[illegible]飛到[illegible]，是乘「自己的」飛機。所謂「自己的」，這就是[illegible]的飛機，而且是大型的運輸機，但我可還是第一次得到這兒[illegible]，[illegible]九日以前[illegible]着朋友的傳說是不能多帶行李，因此[illegible]飛機帶行李[illegible]要被嚴格的限止，自己帶三四[illegible]的行李，整理了一個箱子和一個小舖蓋，豈知後來上了飛機一看，知道上了當，反悔已來不及了。

是九日早上，和[illegible]告別，心裏委實酸辛，一陣陣生離情緒，簡直[illegible]形容之於筆墨；為的是她們身體柔弱，妻又是六甲在身不便同行，我今後也得隨着飛機場工程處東奔西走，帶了家眷[illegible]是件不方便的事，所以把個家暫時寄[illegible]地，她們自己[illegible]自己去罷。

在約定的地方[illegible]着了[illegible]長，他對我的行李表示滿意，然後[illegible]一同，便坐上小汽車衝出了南區，[illegible]。[illegible]了半個鐘頭以後，方始到達了華山中的一大片平原，[illegible]，一望無際，這就是我們空軍的營房。

時間已近正午，[illegible]準備遠征的轟炸機在試驗發動和[illegible]轉身，[illegible]隆隆的聲音，[illegible]山岳都被震撼，[illegible]得[illegible]，[illegible]在旋轉着，真是滿水也撥不上去，倒是把地上的[illegible]起了，[illegible]漫着向上空飛騰，假使你站在機身的後面，那陣狂風會把你的帽子也搧了去，衣服也撕裂啦！

忽然辦公室[illegible]的電報嗒嗒地響了，在那兒得知軍用機就要來了，美人管理員[illegible]過了行李，用[illegible]車載着送到停機坪，其實也僅是一望之遙，我們二十多位同行者就步行了去。

嗡嗡的機聲從遠方傳了過來，隨着聲音在天空上遙遠的白雲間顯出一個黑點，這黑點向我們這兒飛來，逐漸地現出了原形，在我們頭上還要玩[illegible]地繞了兩個圈子，這向地面上撲飛下來。

運輸機的身體很大，裏面的容量幾乎是抵得上一輛火車的，外形恰像英文雜誌上刊載的流線型火車的樣兒，只多了兩隻龐大的翅膀，氣宇着[illegible]不凡。

牠的使命不辱沒牠的命名，牠載運起二十多個人和六千多公斤的行李，但這些還不夠滿足牠的肚子，實際上滿載了鋼鐵的貨物，牠還是毫不在乎的飛[illegible]飛去哩。

機頭上是駕駛員的地方，其次是辦事員工作間；連同人物坐載的像統艙一樣的中廂，相隔[illegible]三間，駕駛員和工作人員都是盟友，從他告訴我們，得知了機尾上還有一個小間，乘[illegible]可以方便[illegible]的。

在[illegible]機的外面把它看成一只大鵬鳥，煞是英雄氣概；但進入了飛機，坐定一瞧，倒想起小朋友們把它比做蜻蜓；委

管是很恰當，裏面除了地上是平平的之外，上面拱成圓形，週身的鐵皮上油漆得綠綠的，有許多成排的小釘子，和紅綠電線，彷彿是些玲瓏透剔的飾物，兩邊有一排小方玻璃窗，更顯得特別精緻，玻璃中央有小圓洞口，用橡皮鑲成個碗形，便於嵌住那個玻璃蓋子，假使嫌飛機裏氣悶可以把那蓋子拉去，透透空氣的。

馬達發動了，引擎旋轉了，發出一種怒吼的音響，我們都覺得這聲浪太大，震得耳鼓受不了，頭腦像是在大打鑼鼓，但在那個地方受不了也得受哩。

飛機在跑道上試着步子，跑了一個幾百米遠，轉了一個身，再跑過去，一直到滑行道上衝了一回，才使下面的三個膠皮輪子離了地面；飛機的前部向上昇起來了，我從那方塊窗玻璃中看出去，地面彷彿銀幕上的景物，很快的向後移去，大地像是在收縮，山丘房屋逐漸的小起來，一切都不顯得廣闊偉大了，一丘一壑已成了美麗的圖畫。

我們除了聲浪的震撼之外，彷彿是坐在轎子裏，由轎夫們抬着飛步登山，而且更加地四平八穩。

飛機却勇往直前地上衝，昇，昇，昇，接觸了白雲，穿上了雲層，等到機身略略平了些，霎那間雲海已落在我們的下面，濃濃地把河山完全遮沒了。

我們已飛身高昇到六千公尺以上，眼前一望無際的是白綿綿的雲海，上空却是蔚藍的天壁，陽光特別地閃亮，因爲機身裏不透風，所以反而很熱悶。

雲海是沒有邊際的，它像是春盡楊花落滿的園地；它又像北國皚白的雪野；它像剛彈過的棉花那麼鬆膩膩的；它又像大洋中起伏的白浪，有時忽兒現出一個點綴的漩渦；有時飄浮着輕輕的薄紗，美麗的雲朵是[illegible]的在邊足下面似乎凝靜而溫柔；但當你視線隨着機翼的邊緣瀏覽時，海就[illegible]般的雲樓又似乎和潮水一樣的騷動，適[illegible]把銀白染[illegible]雪景一，但銀白的光和色是比不上雲海的；那麼該說是白金鋪成的一毯子吧，它接受了太陽的光輝，借此却能反射出十分強烈的光芒。

驀然地和同事們對一個照面，大家會驚異對方的眼睛裏放出水瑩瑩的光彩，面腮上似乎憔悴了些，但這全是雲海反光照映所致的呀！

意識了腳下不是海洋，也不是河山，恍惚間覺得身子飄飄欲仙，我們在雲海中飄浮，雲海現着[illegible]；馬達却唱着粗暴的野曲，我們却感到了身體的輕鬆，[illegible]的溫和，視界的偉大；却也感到野曲的過份騷擾。

我們向西飛，雖然看不見雲海下面的錦繡山河，但我們估計着一小時以後該飛出了廣西省的領空，跨過貴州省界的南角，而飛進了雲南省份的經緯度了，氣候也更加熱悶，二小時以後便漸漸地感到雲海有些異樣，白朵兒[illegible]地稀薄了，或時地從淡雲隙縫裏，窺到了大地，偶兒瞥一下攏影起伏的羣山，不啻是當年哥倫布在海洋中第一次看到水落那樣快慰的情緒。

終於飛到了雲海的盡頭，一幅大好的山河飛進了我們的眼簾，忽兒我悟到立體地圖是怎樣繪起來的，現在我們用不着陰陽氣象的紅藍色玻璃紙，就可以瀏覽了滇東的地圖，滿嶺山脈有如壠起的土丘，南盤江可以說是銀絲帶，一晃就不

五二一一三八

見了。

飛機已經慢慢地降落下面，使我們越加清晰着下面濱東的高地；其次我們看到山頂覺到褐色的樹林子，和小堆有如假山石上精緻佈置的村房屋；最後還能看出那些有些蟻蠕的動物，直到能看到較大的牛馬，有一次看到一輛車子在公路上爬行，直待飛機降低了身子看到地上確是爬過的螞蟻。

也許是駕駛員在玩玄虛吧？把飛機弄得一會兒下降，一會兒又上昇，在飛機上昇的時候除了坐位頂住身子往上推之外，是不覺得什麼的，但飛機下降的當兒，週身的血流和肺臟的氣息，都像在往下沉，逼着胃腸有些不舒服，幸好我是會看山景而忘卻了這些刺激。

雲霧明晃晃就在目前了，山、水、屋宇、田野、樹木，人物都向眼簾前移過來又移了過去，景物逐漸像從虛幻裏實現出來的，而且在加速地擴大。

飛機向着山頂，像北國的滑雪似的最後起伏了兩次，目前一片平陽，衝着前面接近來，忽地機身震抖了一下，我們知道下面的兩個前輪先已着陸了；隨着那一個後輪也着了地，起初把尾部弄得一蹺一蹺的。馬達倏地停住了，飛機還在跑道上滑行了好些路才休止。

啊，三個多鐘頭完成了千里的空程，我們是到達了目的地，四季皆春的昆明了！

還珠洞

蒙正

當年在桂林住着，曾於中秋日一遊還珠洞，那時，風平浪靜，皓月當空，駕了一葉輕舟，從灕江劃向伏波山去，便聽見下面的水聲，襯着一圈圈蕩漾開去的漩渦，爍閃着白亮的銀光，立刻就會回憶到杭州西子湖月夜的神情，然而這伏波山下的水洞，更顯得那麼的深幻，神秘，再在洞裏向外賞觀，更襯着不盡月夜的美景。然而一時還不明白還珠洞何以得名的。

今年來到川西，無意中閱讀書本而得之，然而有兩說：一說是東漢馬文淵征交趾後回朝，載薏苡於後車，譖者以為所載皆明珠。經此又投入水中，以免薏苡之嫌，因而得名；一說是從前有漁父，入水得大珠，便獻給郡業守，郡守卻之，這個漁父終於把這大珠投還水中。

這個，元代人張湖山也有詩敘述的，詩云：

「桂林有山名伏波，蒼崖翠壁交嵯峨，山根陰洞達水府，神姦物怪守護呵。我來登山覓奇洞，直防風浪攀藤蘿，無碑可問得名始，頗有殘碣猶摩挲。為言新息昔事漢，老矣聲鐵猶橫戈；提師振旅獻鑾闕，下瀨上騎馳蠻鄉。仍聞薏苡能禦瘴，採之返載數駱駝；一朝明珠謗讒口，銅標投棄難可呵。又言昔有捕魚者，龍宮竊入張網羅，適逢老翁戰蠟瘼，捉取明月懷寶磨。自知至寶世稀有，惟守可還遜歸他，守稱賢侯不肯受，亟命返壑無蹉跎，洞名還珠此二說，無乃好事相傳訛？」

照這樣說來，這兩個傳說還未見得一定正確，不過是捕風捉影之談，姑為之記，以待他日之考證。

讀書巖

沈歐

或者是一種衰老的徵候，燈下老耆追憶起從前的舊事，如某友跌破一個綺麗的碗，某次釣得一尾魚而歡歎，二姑媽的慈容可愛，老祖母的嘮叨可怕等等，尤其是小時大家一起玩的那地方，讀書巖時時鑽入我的記憶。

依照縣志所載，淑貞不屈的顏希孔的墳墓就在鳳凰山麓，但我們不但找不到那墓，就連姓顏的，城裏也找不到一個，只有幾百年以前的當舖遺址，房子沒有了，只下一個麻石門檻，帶着一地的斷磚殘瓦在瓦礫中任人憑吊。

從這一片瓦礫場，緣山往東走三五十步便是讀書巖了。

一統志載：六角亭在彭澤縣治西，元王德淵讀書巖碑記，宋周山人石援作尉于此，構三十就岩讀書，黃太史魯直訪之，親書三字曰「讀書巖」。今尉和仲寬，按圖經復舊觀，又構六角亭於岩之前。

又：鳳凰山在彭澤縣城西隅，山下有讀書岩，岩右有滴玉洞，山後又有展伏蹟。

所謂鳳凰山，我們俗叫西山，你假如到那江城去問鳳凰山，一定碰釘子，滴玉洞也不著名，俗名叫「神仙洞」，名聲在那城裏比較讀書岩要響。

讀書岩的四週，完全是石壁，沒有一點人工，就那按圖恢復舊觀的六角亭也早已倒掉，片瓦無存，只岩左石壁下刻了一篇六角亭記，但亦被豬羊等日常摩擦而漫滅得不復可辨認矣。

岩，背西向東。前爲儒學舊址，現在已於二五年建立一座救濟院了，左上爲一抹松林，左下爲聖廟，紅牆黃瓦，襯着背山的蒼鬱蒼松，每當夕陽反映，岩小孤一片晚霞中的滔滔江流，的是奇景。岩面正對了翠山，係名書家了翠山樵歐陽偶俗先生的息園，每當息園的那兩株鐵絲海棠盛開，眞如錦繡一般。二雲樓（是縣教育局的所在），及縣立小學本縣翹齊暨岩，好像是不忘讀書的意思。

以上是遠景，岩的左右倒又值得一談的：

岩裏見方不過二三丈，正中是一塊高大尺餘的大石碑，上面斗大的「讀書巖」三字，般人不察以爲這就是黃庭堅的題刻，實在錯了，這是同治二年，四川李士棻在彭澤做縣官時刻立的。黃書在這碑的背後稍稍偏左，那是一個橫額，雖是擘窠大字，但較之李碑則小多了，況他是摩岩，要仔細才可辨認出來，風雨剝蝕，早就糢糊，現在多年不見，不知如何！

岩前是一塊菱形的頑石，但靠在端石旁上有兩個小字，題做「鳳嘴」，我們叫這做鳳嘴石。

岩右，即滴玉洞，不深，亦無甚可觀，洞前有一個天生的石屏風，上面刻有「翠屏」兩個小字，翠屏石背後是一個弄堂一樣的石夾道，裏面刻了許多題記，黃山谷先生在這裏有一篇序，寫得非常灑脫，只可惜刻時石壁沒有鑿平，年代又久遠，漫漫不易拓取。

岩左有突出三個尖形的大石，正中刻有「筆架」兩字，前有一石桌，上面刻有一篇序記，邊下刻有「棋枰」兩字，背後削壁上又有許多題詠，多署名「陶齋」。

岩外靠左有一道天生的像梯子樣的夾道，題做「雲梯」，下首便是六角亭記的石刻。

最好是岩上靠松林一面，猛看去好像無路可上，攀藤附葛上去以後，卻叫你大吃一驚，原來那裏有一塊平坦得很的空地。邊石崩壁上鑿了兩個筆飛墨舞的字「偃窩」。（下接第九二頁）

五二一一四〇

記蒼山洱海

袁道冲

生物所必需者，日光空氣而外，惟水與土。河川湖沼，挾帶蒼翠水分，灌溉土壤，助雲氣之蒸發，屆時雨之潤澤，供人畜之飲料，助草木之滋榮，尤常爲生靈所托命，文化之起原。古人卜居卜邑，先須相彼流泉，夏禹奠定山川，乃爲治平第一要務，良有以也。河川湖沼，不但具有雄偉之生殖力，又具有廣博而悠久之流動性，連貫性，恆能連絡其所經之流域，使之互相灌輸，互相配合，使其精神得以相爲感召，使其物質得以互通有無。由此流動性連貫性之作用，人類文明乃獲由閉而通，由散而聚，由微而鉅，由隱而著，由孤處而化爲羣居，由市鄉而遍於邦國。(以上言河川湖沼之作用)

雲南境壓橫斷山脈，山脈層層褶皺，大浪大波，陡起突落，兩崖之間，大都懸巖深谷，無迴旋之餘地。以此名川巨流，多被束于峽谷之中，自北而南，自高而下，既少曲折，更鮮支脈，飛瀑急湍，罕得通航，兩崖既多懸巖絕壁，亦無所用其灌溉。金沙，瀾滄，怒江，恩梅開江，龍川，元江諸大川，流線雖長，流域甚隘，以言運輸灌溉之利，猶不若江淮之一小川。雲南統一之艱，開化之晚，所受於地勢自然之影響者甚巨，然而雲南水利，比之貴州甘肅青海西康，猶爲優勝，則以雲南仍有多數湖沼，挾資利用之故。雲南湖沼，雖亦受有橫斷山脈之束縛限制，灌溉通航，範圍狹隘，而且各個獨立，自成一區，不似三江五湖之脈絡相通，無遠弗屆，然其所以裨益於雲南者，已自不淺。小之如澂江江川之於撫仙湖，通海之於杞麓湖，石屏之於異龍湖，祥雲之於青龍海，劍川之於劍湖，大都資其灌溉，兼通舟楫，凡屬湖之區，類稱沃壤，縱在僻小之平壩，（俗稱盆地爲壩子）亦必配合以塞下之小海，以資其生存蕃衍。因是湖沼所在，邑聚隨之，小之爲一鄉一縣之中心，大之遂以構成迤東迤西二大分野。（以上言滇省賴有湖沼承河川之乏）

雲南之有迤東迤西二大分野，自漢已然。史記載：「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爲嶲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住，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始楚威王時，使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等，使間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嶲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於此可證當時之雲南境內，業已形成二大重心，東推滇，而西推嶲昆明。東部靡莫之屬以十數，其文化已入耕稼時期，而嶲昆明猶在游牧時期：滇王雖臣服於漢，爲漢使者求道西通身毒，而嶲昆明則不從命，而

拒絕其假道。此皆表示東西二大分野，立場行動，迥然不同者也。史記記此二大分野之事，首舉滇及嶲昆明以概其餘。而此二者皆以澤沼得名。滇者，滇池也；昆明者，洱海也。是知迤東迤西之二大分野，殆以滇池洱海為其中心樞紐。非滇池洱海分迤東迤西為二大分野，乃迤東迤西之若干部落，由滇池洱海為之溝通連貫，以形成其二大分野也。且莊蹻沿江上略巴蜀黔中數千里，地廣於滇，何以蹻不留巴，不王於巴黔而獨留王於滇？此無他；巴黔無滇池之沃壤故耳。（蹻殆由黔江與沅江入黔中至牂柯乃泊舟陸行，所經皆瘠土，當時秦強楚弱尚未敢與秦爭有蜀也。）有方三百里之滇池，及其周圍數千里之平原沃土，莊蹻用能王滇；滇王用能於十數王中稱為雄長；此十數王國用能進化於耕稼之一時期，是皆滇池之力量使然。故曰迤東之形成一大分野，由於滇池溝通而連貫之也。然則莊蹻何以不兼王嶲昆明？嶲昆明當日何以不能有君長？有耕稼？吾人於此，殆有數端可以推測：其一，東西之民族不同。史記稱滇曰靡莫之屬，稱同師楪榆則曰嶲昆明；前者屬民族之名稱，而後者則以地名名其族也。以其經濟文化之差異考之，二者殆非同族也。其二，君長耕稼之制，多取法於中原，殆隨莊蹻之國，由楚之西鄙以俱來，故迤東之滇首先得同化，嶲昆明偏在迤西，相去較遠，莊蹻之力猶有鞭長莫及，且為時較促，未及遠略，以此嶲昆明之進化與統一，乃不得不較晚於滇池。其三，洱海之形勢與滇池頗有異同，滇池之生殖優於洱海，而洱海之險阻勝於滇池，是或者即為嶲昆明閉絕漢使嚮化較晚之一大原因。其後南詔獨立，遂強於兩爨，殆亦由此。其四，中國既為東方之文化中心，故環中國而處之四裔民族，接受中國文化之初，恆能稱強一時。匈奴，鮮卑，吐蕃，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滿洲，大都如此，雲南之爨蒙兩氏在西南諸族中實得風氣之先，故能後先繼起，然而必俟於晉唐以後者，固仍有其歷史之原因，亦由於夜郎冉邛之屬，隔阻其間，中原文化，恆由巴蜀而後及於滇黔也。（以上言迤東迤西之二大分野）

自莊蹻入滇，迄於明初，雲南之於中國，常處於獨立或半獨立之態度，南詔大理之與唐宋隔絕，不待言矣；漢武雖設郡縣，實亦出於羈縻，兩漢四百年間，屢服屢叛，迄少安寧；僅有蜀漢[illegible]少期間，諸族效順？輸賦徵兵，無殊於內地。以南中之人才物力，供北伐之軍事資源，是乃諸葛武侯攻心政策之一大成功，其善於感格豪族，俾其自治，而所選官吏頗良盡職，威而不擾，尤為晉唐之所不及。其後晉之寧州，常同虛設，中原多故，循吏難得，一暴十寒，若斷若續，寧州政權，遂為爨氏之所世有。蒙氏假借唐之威力，北并諸詔，東滅二爨，繼又依違於兩大之間，時而順唐以攻吐蕃，時而投吐蕃以寇唐。其君自皮邏閣以下，世有材武之令主，又值唐失其政，宦官藩鎮亂於內，回紇吐蕃擾其外，故南詔乘隙而起，獨霸一方，傳國六百餘載，迄於元滅大理，雖以其地設置雲南行省，仍以段氏為世襲總管，領有大理，鄯闡？威楚，會川，統矢，建昌，騰越諸城，與梁王東西對峙，雲南行省之政權，蓋鼎足而三分之矣。明滅梁段，雲南省始實行統一於中央；遜清改土歸流，而後土府土州之人民乃獲與漢族人民同等受治；洎於共和告成而後，護國首義，抗戰出師，雲南皆為他省之冠。往代視為羈縻藩服者，今已化

五二一一四二

為中國之心膂柱石，往代稱為荒僻不毛者，今乃化為資源要區，國際孔道。是又時代進化之所使然，大勢所趨，非復一隅之地利夷險所可左右。今後如何利用此險要之地勢，以鞏固我國防，如何泯滅小異，共趨大同，以構成更健全而優美之民族性，是又不得不懸往察來，因勢而利導也。（以上言雲南於中國之歷史關係）

洱海滇池雖屬湖沼，然與洞庭太湖之屬形勢有殊。洞庭太湖屬於平原窪下，湖身廣大，廣納衆流，四周諸水，羣來滙；深度平淺，罕逾尋丈；水流和緩，色相混濁。滇池洱海則為峽谷之所造成，形屬狹長；源流單簡；出入隘道，首尾分明；湖底岩層，深或百丈；流動雖異於河川，而澄淵又同於大海。洞庭太湖與所容納宣洩之河川，界限分明，決屬二事；而洱海滇池與其來源去路，儼同一物，不過中流隨峽谷而開展，擴大如胃，兩端則細流如腸耳。洱海於此，尤為顯明。滇池洱海，四周皆山，波瀾範圍，至為狹隘，舟楫通航，限于本區，此又高原湖沼之常，非平原可比也。洱海滇池，雖同屬於橫斷山脈，而程度又不同。洱海處於峽谷之中，點蒼山亘其西，九曲山環其東，首尾包圍，略無間隙，兩岸相距，腹廣處可三四十里，兩端較狹，只一二里耳。西岸略有沖積層之田疇，東岸則山麓與海濱緊接，殊少隙地，滇池則異於是。滇池西北，雖有太華山之屏蔽，其高度遠遜於點蒼，其他三面，距山遙遠，不似洱海之兩崖束縛，故局勢開闊，田疇平衍，史記所稱旁平地肥饒數千里者，惟滇池乃有之，洱海不足語於此也，滇池附近之昆明，呈貢，晉寧，昆陽，安寧諸縣概屬沃衍上邑，其農產之豐饒，農戶之富庶，雖在地大物博之賓川鄧川，對之猶有遜色，大理鳳儀，更難匹矣。滇池四周之城邑鄉鎮，如昆明觀音山，昆陽，海口，呈貢，安江村，烏龍浦，晉寧，新街，牛戀鄉等處，大部設有船步，航線綜錯，往來如織；洱海之舟，僅航行於上下關之間及才村挖色一二小埠而已。余以為洱海之險阻勝於滇池，而滇池之生殖優於洱海。欲知其所以然，須一察橫斷山脈之形勢。（以上言滇池洱海之形勢異同）

雲南處境於橫斷山脈之間，然而迤東迤西大有差別。所謂橫斷山脈者，來自崐崙唐古拉諸大幹、北受巴顏哈拉之壓迫，西有喜馬拉雅之擁擠，遂折而南下。其中有高黎貢山怒山大雪山三脈，經滇迤西，構成怒江瀾滄江二大峽谷。二大峽谷自北而南下，中流經過迤西境內之一段，最稱直捷而狹窄。兩流相去，不足百里，而高峯中隔，飛鳥難渡；兩岸全屬懸岩幽谷，中流則多急湍深潭，其崖岸束縛之急，坡度傾斜之峻，為任何峽谷所罕見。此入迤南，稍稍開闊，其下流乃分歧益遠。此二大峽谷，直可稱為橫斷山脈之中心矣。試過高黎貢而西，或逾大雪山以東，山峽逐漸開闊，坡度較為弛緩，河流因之縱橫四出，流域廣大，此東西翼勢之異，洱海滇池堪為代表。點蒼山遠承大雪山之大幹，近接老君山（徐霞客游記作羅均山）之餘脈，由劍川洱源迤邐南下，屢伏屢起，遂成點蒼山，而亘峙於洱海之西，長約百餘里。點蒼兩側，概屬懸崖下墜，所謂十九峯者，不過嶺脊一起一伏，如人之有脊椎，並非肋骨之別派分支也。所謂十八溪者，多由山阿緣壁而下，殊少環抱迂迴，即此差可窺見橫斷山脈之姿勢，亦可稱為最深刻而顯著之褶皺形式。以全省之走向言

之，迤邐起伏，或可喻爲龍蛇；以其側面之昇降言之，直同塹谷崖壁。點蒼屬塹谷之歸趾，洱海則屬塹谷之踏脚，此大異於迤東之山谷者也。雞足之與點蒼，僅隔一岡一水，其高度且遠遜於點蒼，然而一距三指，四向分歧，左右迴環，繞有曲折，絕不似點蒼之一幹直下，兩腋孤峙也。以此觀之，橫斷山脈之在金沙江南岸者，殆以點蒼山爲餘波，終止於此矣。此洱海所以異於滇池也。（以上言點蒼山乃橫斷山脈之東界）

點蒼山既屬橫斷山脈之東界，而洱海即爲其東界之峽谷。點蒼山比於洱海東之九曲，高逾數倍，以此氣象變幻，迥異他山。洱海沿岸，終年無雪，而點蒼山之巔，則冬初迄於春末，常見積雪；山頂山腰，時復施以橫雲，如冠如帶；氣流變動之頻，爲他處所罕見；又以山高谷永，音波被阻，常作回聽，縱在氣候晴和之際，猶聞習習谷風，如濤如雨，多令則鳴條震瓦，萬籟皆鳴，尤以下關爲最，故俗諺嘗以下關風與蒼山雪洱海月並舉，傳以爲奇。風亦嘗有定期，以歲計之，冬春爲甚，以日計之，午夜爲多；其方向則朝東而暮西，以此爲常，而西南風較多；有時自上而下，意者谷中冷氣傳熱較速，故山嶺冷氣輒來降補其闕歟？雲亦每每來自西方，多令則南風多雨，其時正當中南半島之雨季，瀾滄怒江二大峽谷，殆爲南海雲氣之往來孔道矣。洱海既多暴風，故行舟危險，春季失事尤多，更有過於滇池也。（滇繫藏民間房屋高不過丈許，必用厚瓦而固以灰土，官署亦然，風高故也，大理尤甚；自八九月至二三月，盡夜狂吼，掀瓦拔木，人馬辟易。）（以上言點蒼山之氣候）

點蒼山之形勢，徐霞客所寫最爲眞切，起伏曲折，歷歷如繪。其言曰：「由沙坪南一里餘，西山之支又橫突而東，是爲龍首關，蓋點蒼北界之第一峯也。鳳羽南行，度花甸哨南嶺，而東北轉行，爲龍王廟後諸山，迤邐從鄧川之東牛溪始，又北盡於天馬。南轉爲點蒼，而東垂北顧，實始於此。所以謂之龍首。」此記點蒼山附近之來脈也。又云：「乃依點蒼東麓南行，而龍首居其後，多墜坑而下，蓋後如列屏，前如迴缺，所謂十九峯者，皆如兄老比肩，而中墜爲坑者也。……十九峯雖比肩迴缺，而大勢又中分兩重。北重自龍首而南，至洪圭；其支東向而出；又從洪圭後，再起爲南重，自無爲而南至龍尾關，其支乃盡。洪圭之後，即有峽，西北通花甸；洪圭之前，其支東出者，爲某村，又東錯而直瞰海中，爲鼻嘴，即羅刹石也。不特山從此分兩重，而海亦界爲兩重焉。」（此言鼓陀洲浦之曲折也。按洪圭山在喜洲直西偏南，五台峯下。五台即龍首以南之第三峯也。）自洱海西望點蒼，形如八字，腹部四面西遜，兩翼張而東突。洱海從之，腹部廣闊而兩端收束，始由細流放爲大湖，繼復由大湖而約爲細流。洱河自鄧川南流，至上關，驟然開展，其東岸與上關相對處，更有小溪匯入。因之兩流之間，積爲二洲，北廣而南銳，遂隔海爲二重。自上關東眺，綠野平疇，與淺汀曲浦，參差相間，風物秀美，罕有倫匹。上關山勢緊湊，直逼水濱，由此而南，逐步開展，至喜洲而極。喜洲之東端，沙渚突出，將海之一部，圍爲小湖。渚如牛角，銳出而北向，與上關之東洲同南銳出者，遙遙相對。徐霞客所謂海亦界爲兩重者，殆指此也。蒼山雖距城咫尺，而高寒殊極，殊無

五二一一一四四

人居，只限游人，始得深入。雖具探險嚴審之者千攀躋，亦未經登涉造極，但於湖城村西，探奇勝洞，並經三峽；又曾遊游付碧溪，深入幽谷，是已可謂盡搜者矣。相傳山嶺西池，名爲河，亦稱高河，在距局能頂之南。岩壁峭削，奇木交加，河深且澗，有花聚，鳴禽啼鳴。西部對更以及邑志諸書，多載此語。邑志又稱：「關谷頂北，平地如掌，方里許，南端廣可十畝。四周有石，如牆形，皆人工所成。……登高西望永平諸峯，高者如拳，卑者如箭，遙視洱海一鈎新月而已。」昔人必有親歷其境者，否則不得如此描寫入微，歷歷如繪也。近年探幽訪勝之風日闢，樵采而外，稍有游者。其取徑大都由中和寺，登中和峯，取其距城市近，而中途有息宿之所也。然亦抵中和峯院馬場（亦即高河之鄰谿）而止，罕有與窮其深與遠者。據遊覽者言；峯外更有峯，乃由愈高愈陡，山脈沒於叢莽之中，僅從間徑，如登越此大脊，而下以探漾濞河流，其中當更有佳景。漾濞與洱海夾蒼山之東西並行南下，相去不過日程，後讀書所稱漾濞後有峽西北滿花甸者，乃由大理去漾濞之捷徑。昔沐英出奇兵由上下二關以繞越於點蒼山之後者，殆即取道於此。所惜山深無人居，遂使游人裹足不前耳。（以上言點蒼山之形勢）

青海歌

羅家倫

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將別青海之前夕，馬子香將軍，舉行青海歌舞歡送會以惜別。陶貴吳文藻先生，爲請子香將軍，余當好作歌，子香即以青海歌爲請；余不欲使其缺望也，爰凝思片刻，即索紙筆，寫成此歌，爲時凡十五分鐘。寫畢語子香曰：古人臨別贈言，余則臨別贈歌，遂宣之于衆；子香即晚召請樂者製譜，並通令全省歌唱。聞此歌已成省歌，歌聲遍白山碧海間矣。追憶前塵，爰筆誌此歌就章之始末。志希附識

青海青　　山蒼蒼
黃河黃　更有那滔滔的揚子江　祁連山下好牧場
雪白白　　野牧場　一片汪洋

這裏有成群戰馬
千萬牛羊
馬兒肥
牛兒壯
羊兒的毛好比雪花亮
中華兒女
來龍家龍
拳着皮鞭
騎着駿馬
背着刀劍槍
隨便馳騁在高原上
我們更不要忘
這偉大的崑崙山
我們的祖宗就在這裏發祥
我們要保到這山頂上
揚着三民主義的火把
放出世界的光芒

大理四景

喻智微

大理在清時，原爲府治，背負蒼山，面臨洱海，南有下關，當洱海之尾，一名龍尾關，北有上關，當洱海之首，一名龍首關。大理城本南詔故都，往昔市街繁華，戶口殷富，自遭回亂以後，漸呈衰落的景象，十餘年前又經過一次地震，房屋坍倒無數，故今日見之，益覺荒涼，與往昔相比，眞有令人不勝今昔之感。其地產大理石，白質靑章，紋理細潔，光滑奪目，爲很珍貴的裝飾品。

大理山川雄勝，最著名者爲蒼山洱海，峯巒叢叢，出沒雲煙，雪浪侵天，魚龍隱躍，巍然浩然，洵壯觀。且其氣候，四季溫和，長年如春，既無強烈天旱之景象，復無暴風急雨之驚怖，但其景物四季變幻不同，且各有其特色，如秋天下關之風，春天上關的花，冬天蒼山的雪，八月中秋時洱海的月，所謂風、花、雪、月，爲大理之四景，凡旅滇者，無不聞名，但鮮有親身前往遊觀者。記者因曾在該地國師校執教一期，得以賞玩，特將其描述如次：

下關風

談起下關，它的地勢是大理境內最低的地方，洱海的水就經過下關，而後向西急急地流去，逆風上溯，早晨起來的時候，寒風吹在人身上，冷氣逼人，風勁砭骨，但到中午較爲暖和。下關的風與本地人民利多害少，如洱海的交通，多靠風力吹送上駛，但因風刮得厲害時，每年總有一季吹得特別猛烈，俗稱「瀑布」，這時的風，相距十七八里的地方，都可聽得那嘯嘯的風聲，當這風吹得過於猛厲時，往來洱海的帆船多數被吹翻，以致淹沒許多人，這時交通受了很大的阻礙，各種帆船不敢在海內行駛，但俟大風止息後，仍照樣往來如梭。

每當大風刮起時，飛沙走石，捲上空中，滿天都是灰沙，有時刮起一陣漩渦風，將沙石泥土捲成圓柱形，有時又像一個大田螺的形狀，一個接連一個，慢慢地昇上天空，然後又漸漸地化爲幾股烏煙消散在空中，那時天空只是一片塵土，同灰白的顏色，遮沒了陽光。這時原野的樹林，亦呼呼地怒吼，好像萬馬奔騰，戰地嘶殺的聲音一樣，如果在寂靜的夜裏，聽了這樣的風聲，能使你恬靜的心情，突陷於孤寂，淒愴，悲涼，恐怖的狀態中。

當一陣狂風吹過後，市面立即恢復了常態，家家舖門打開，街上行人也漸漸活躍起來了；同時那汚濁的街面，被狂風吹過後，顯得異常光滑整潔，本地土語常說：「石頭纍牆，風吹掃地」，這就是下關風的特色。另外還有一個特色，就是下關的風吹得特別大，比北方的風還要大若干倍，但是鄰近各縣的風特別小，據本地年老的人說：「下關的風雖大，但不入室」。問其原因，他們就以迷信的話來解釋：「說

五二一—一四六

觀音若每[illegible]風鑪打破在下關，所以下關風才特別大，但觀音命令風不要入窯，所以風雖刮得大，是很少吹進房屋裏面的」。不知觀音怎麼會有命令風的權力，這眞是太神乎其說了。

上關花

一到春日，多數園圃，都栽植有花草樹木，所以每當初春，萬卉爭妍，百花齊放，芳香醉人，加以蜂蝶鳴鳥，歌舞其間，頗幾疑一世外桃源。花有各種不同，紅，白，藍，黃，綠，各種顏色都有，菊花，桃花，牡丹，灼藥，茶花，在私人家的花園裏最多。在上關的城牆上也開滿了各種各色的花，遠遠地看起來，眞是花團錦簇。

在春天幾個月裏，遼闊的原野，都綠油油地像舖着草氈一樣，在這綠氈上面，遍山滿地都是盛開着各種的花，紅綠相映，互爭鮮妍。幽鬱茂密的森林，穿雜着纓珞般的紫藤花，斜坡上的果園裏，含苞怒放的桃花，李花，杏花，梨花：：再加上農田裏黃金似的菜子花，眞成了一個花的世界。又看見一羣羣的蜜蜂，同一對對的蝴蝶，蹁躚飛舞，嚶嚶細語，時出時沒於其間，將一個原野點綴得多麼的美麗。進入夏季時，景物之美，更引人入勝，野生的仙人掌，吐出鮮艷的殷紅色，海邊池裏的荷花，亭亭地怒放着花朵，清香的氣味，隨風送到你的鼻裏，在這樣一個花的世界裏，夠使人沉醉迷戀。這些花一直到冬天，有時都不會凋謝，還保持着它的芳香與美麗，這也許就是上關花的一種特色吧。

蒼山雪

蒼山差不多終年積雪不消，蒼山十九峯，巍峨直立，峯峯有雪；旭日初升，雪光反射，眞是「高山積雪照人眼，六月吹霞隨罡風」。白雪在山腰裏堆成玉帶，反映出一線線的白光，青翠的山地，凸凹不平，凸的雪光遠射，凹的半明半暗；到深夜，月光洒遍大地，雪月交輝，不知何者是雪，何者是月，須要仔細觀察辨認，才認識得清楚。

到每年的冬季，就開始下雪，雪花紛紛地落在山頂上，或積在那深山遠洞裏，或白皚白堆地佈滿在石崖上面，深淺約丈餘，蒼山的雪因積着終年不化，於是一般人呼之為銀蒼，在這奇妙高聳的蒼山中間，因時時籠罩着一層層白雲，好像圍着一條白玉帶，因此有人又叫它做「玉帶瑣蒼山」。

洱海月

洱海是位於喜洲的東面，它的水源出於洱源縣北的罷谷山，在這海中，有金梭，赤文，玉几三個島，另外還有清沙鼻，大貫湖，鴛鴦，馬隴四個舟，風景的幽美，實不亞於玄武與洞庭兩湖，不過它比較缺少人工的培植。

洱海四周邊沿，都有茂密的楊柳，植於海邊的沙灘上，有時海水浸過楊樹的根莖一尺餘高，光滑的海螺同晶瑩的石子，在澄清透澈的水底顫動，海水微微波動，柳枝微風吹着搖曳不定，小鳥在樹枝上啁啾，海鷗不時出沒海面，這時坐於海邊，濯足海邊，別饒風味。

海的對面是東山，內有突兀圓形的橄欖山，山勢秀，當晨光曦微中，烟霧籠罩着山峯，漸次又瀰漫於海面，但山峯的隱遂，若隱獨特，猶顯然可見，不久一輪紅日，如像一

個大的紅球隱現於濟樓山頂上，那一輪紅日就像一把火傘樣的張開，放出輝煌的紅光，這時山頂籠罩的烟霧，已漸漸地消散了，海面被紅光籠着，這時平靜的海面，好像花標石一樣光滑爛目，那紅日就像電炬一樣的放出金色光芒，更反映在蒼山上，形成五彩斑斕，光耀奪目的各種景色。

若在月明之夜，撥一葉扁舟，蕩於湖心，那更足以賞心悅目，海中有幾個小島，可將船划在那兒停着，爬上小島去，看見一輪明月高掛於靜寂的碧空，那光倒映海中，隨着微波忽隱忽現，有時被層出不窮的微波搗碎，投射出耀眼的光芒，有時在風平浪靜的時候，倘一抬頭，仰望天空，看見那月亮不停地移動行駛，忽然地穿入一片薄雲，這時的海稍稍顯得昏暗，但一會兒穿過了薄雲，忽又現出光明，這時輝煌的月光洒遍了海面，遠遠的高山同樹林，也很清楚地可以看出它的輪廓。在這樣靜寂而又明亮的夜裏，東西兩面有青翠秀麗的山峯，中間有碧綠的海水，在這海中間的一個小島上，與自己心愛的人共賞月色，互訴衷曲，也是人生一快事。

入蜀詩草

吳岳

其一　自潮安赴廣市啟程

賓褔遊潭頭，時泛蟹艇舟，因風生別恨，
限雨動鄉愁。漁火三更夜，雲江十里秋；
行期又耽擱，悵望幾凝眸。

其二　韓江客航

久坐談烽燧，茶烟透短篷；水滿分嶺綠，
帆飽孕溪風。樹色甌甌外，櫓聲夕照中；
山歌聽未了，嶺月吐朦朧。

其三　過連平

驅車上九連，景色入眸鮮；萬壑埋幽徑，
千山列曉烟。拂簾雲在地，落幘風吹天；
未敢淩虛去，癡疑身是仙。

其四　曲江別

舊雨聯新雨，車前送我行；臨岐忘別語，
握手有餘情。心事隨輪轉，鄉愁到處縈；
悠悠天際去，回望曲江明。

其五　夜過桂林

靈氣拂窗口，飆輪輾月痕；江山開獨秀，
文化稱全存。燈火依車站，犬聲辨遠村；
桂林深夜過，遺恨待重論。

其六　經都勻

曉郊車過處，路樹遮輕塵，山色翠如滴，
溪光染愈新。稻雲通六寨，市宇表都勻；
如此廿三里，九秋疑暮春。

其七　貴陽待車

千峯森戈戟，瘴烟久不晴；飆輪來鎮市，
秋雨隔滄坊。烽火一方靜，市廛百物盈；
土人猶昧昧，未識亂離情。

其八　入重慶

車抵海棠岸，夕陽天際明；一江秋練白，
半島巴山青。樹色擁雞屋，波聲撼古城；
陪都今已到，難記此時情。

其九　家書

蜀紙霜毫染，欲將心事彈；鄉愁生自易，
客思寫偏難。下筆遲疑久，臨緘反復看；
郵差攜送汝，幾日到潮安。

五二一一四八

獻給遊北泉的人們

吳岳

西溫泉是山間的隱士；
南泉是艷麗的鄉下姑娘；
北泉是翩翩的濁世公子。

北泉縮影

假如你駕着一架旅行嘉陵三峽的飛機，在重慶珊瑚壩起飛，作低空一千公尺高的飛行，讓那風吹不起的平鋪着的白練——嘉陵江水——指示你的航路。

穿過觀音峽，一眨眼，就望見江邊擺着一方棋盤似的街市，鍍着閃爍的陽光；往來的木船，像忙碌的梭子，在織着這匹長練，這就是北碚。可惜這時不是黑夜，不然定有繁星似的電燈，向你眨着千萬隻歡迎的眼睛。

機翼剪過西北角的天空。

那條在巴縣西北一百三十里，在璧山縣東北百餘里的縉雲山脈，夾住了嘉陵江，在平地裏翻起了雪浪。九個尖峯，擠在一塊兒，是捲起來的浪花，裏面藏着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

在驚奇中駛過黛湖，溫湖；溫塘峽又繞住你的視線了。當引擎的歇聲落在澄江鎮的上空，你又飛到了溫塘峽。

沿嘉陵江和縉雲山的交點，隱着一片柳葉形似的公園，它遙遙的露進你的眼眶；這就是北溫泉。

你的興趣自然不限于鳥瞰式的旅行，爲了了解它的奧秘，你又去翻閱它的歷史和作實地的深入的觀察了。

在古老而渺茫的傳說裏，黃帝在這鄰近煉過藥，縉雲氏亦曾寓居過。

六朝以後，這裏又成爲弘揚佛教的據點。現在還可看到劉宋的[illegible]，唐宋的石刻，明清的佛像；在那些雄偉的建築物上和那佛像栩栩如生的神態裏，還繫着已逝的流光呢。

這裏亦曾佔有歷史舞台上重要的一角。

那以彈丸之地，抗元兵三十餘年，作爲南宋最後的堡壘的釣魚城，在一場最精彩的戰鬥裏，使職業侵略家元憲宗負傷退回溫塘，在凝勝寺裏結束了他的生涯，演出沈默的凱旋。

北泉，就這樣的在時間的塵土裏，放出永恆的光芒。

當你踏上了公園的碼頭，或者從北溫公路引進公園裏，你就會興奮的贊着：「啊，這是一個新天地！」

食宿呢，有設備完善招待週到的中國旅行社北泉招待所；運動呢，有體育場、游泳池；要滿精神食糧呢，有藏書五萬本、收羅古器、風物、藝術品萬餘件的私立北泉圖書館，白天隨處可玩，晚間有路燈照耀你的夜遊。

倚着溫泉游池的石欄，可以領略莊子的濠上之樂；秀蓮池的月夜會使你覺得這裏的月分外明，這裏的夜也更其幽遠，如果你還帶有知心的朋友，那就更有意思了！

一年的景象彷彿是春天和夏天的循環；要是你來作寫生旅行，千萬要多帶些紅呀綠呀的色料來。

要是你的旅行袋裏有一本中國地理研究所的地理集刊第一號的論文，你就可以知道這每年送住十幾萬人的溫泉，溫度和你的體溫——三十七度——一樣的溫泉，它的來歷，既不能以火山或內侵傳來的熱去解釋，更不能拿簡單的斷層來說明。

原來它是潛伏在揚水溪和張家沱兩個向斜層嘉陵江石灰岩裏，約在地面下一千七百公尺的深度的地方，受到地質構造的控制，四周向溫塘峽推壓，不禁在公園裏湧出來，來接受遊客們的讚嘆。

它——溫泉——是花木的營養液；水電廠的白煤，草樹間的音樂；公園的廣告；創造乳花洞的工程師；它是北泉的靈魂！

但公園內象徵熱和瀟灑的游泳池；只要你投入它的懷抱，它總可以驅散你肉體或精神上的疲倦，促進你的健康。

到處充滿了新鮮的令人愉快的空氣。

面對着這川東的名勝，你一定感到衷心地感謝那為你而開闢公園的人們。「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這句話也適用于北泉。

把時針撥向一九二五年以前，這裏還是野獸和匪徒的巢穴，森險是足跡罕到的地方。從來盧作孚先生出任峽防局局長，才開始注意到這人們記憶領域之外的土地。

最初發願和贊成把它闢為公園的是住持隆樹和尚和[illegible]南先生；但實現和扶助這個計劃的却是盧先生和何北衡先生；辦理其事的是鄧少琴先生。

這個計劃的實施，開始于民國十六年五月，經過約五分之一世紀的慘淡經營，才形成你今日心目中的北泉。

要是你先來了十多年，遇見鄧先生默默地在荒土上，在風雨裏，斬荊棘，栽花木，開馬路，劃園址……你也許會疑心遇到了魯濱遜呢。

認識了北泉之後，你心裏將萌生一個新觀念——北泉不是銷金窟，更不是單供消耗時光的場所，而是中國復興根據地的一個文化園苑。

例如：在北泉圖書館接觸到楊家駱先生的史籍閣和辭典館，你會發現一個浩瀚着人類心靈的新泉源；到了松林別墅，你可以去參觀那在替中國的新教育開闢坦途的教育部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和國立社教學院電化教育專修科；在北泉鄉局前面，你又看見一座北泉小學；要是你有閑工夫留在這里，便可以看到一些工廠，研究機構以及其他的一切……

腳步縮短了遊程，亦開拓出你更深廣的眼界；于是，你很自然地覺得：「北泉不獨使我迷戀，還使我燃起新的希望。」

今天的北泉，不是建設的終點，而是建設的開端；要是你一年來一次，它是會使你永遠的遊不倦，觀察不了的。

為了你，也為了它，你是值得年年來的！

五二一—一五〇

閩俗記趣

苔薛

前言

福建省在古代也算是「南蠻」之一，開化本較江浙各省爲遲，加以全境山嶺重疊，交通不便，每個縣份都有其不同的語言，不同的習俗；故一個外地人初跑入閩省鄉村，幾無異身入另一國度，有無窮隔膜之嘆！「入境問俗」，實亦爲旅行者所必需，爰特就所知之閩省特異風俗，列述於後，也許對採風擷俗者亦不無些少之幫助也。

甲、迎神賽會

一、菩薩政府·階級森嚴

福建省以文化比較落後，所受之封建遺毒亦特別厲害，看重階級就是一個例子，平民與士紳，其門第之差誠不可以道里計。因是想入非非，神道中階級之嚴，亦足爲各省之冠。

閩省凡高級的神道，出巡時可坐轎子，中級以下，即無坐轎之資格，於是只好用「十一號汽車」了。神道而會步行，可謂奇絕妙絕！而神道位分愈大者，其像愈小，位分愈小者，其像愈大，高級的可以坐驕的神像，其構造與各省大路相同。中級以下必須步行者，皆以輕木雕成，只有上身，沒有下身，軀輕中空；當賽會時，將半截神像套於人的身上，（此等人名爲「神脚」，非但代神走路，有時且亦代神發言。）衣以長袍，於其胸部開一圓洞，名爲「大窗」，代神走路的「神脚」的眼，恰好可從「大窗」外望，以免攧跌。當神像出巡時，最先爲十番鼓樂，繼之爲紙紮之台閣，陸地行舟，綵亭，花擔，茶擔等等玩藝，再繼以人們裝扮的衛隊，掌勅印令箭的書吏；並雜以晃晃蕩蕩高視闊步的神道，（有時爾騎掌勅印令箭的書吏反得坐二人肩輿）。最後則高級菩薩坐着八人抬暖轎緩緩而來。沒有見過封建時期官員威武的人，由此倒可窺見一斑。

有坐轎子資格的高級神像，有武聖五公，瘟部尚書，郭聖王，三仙姑，齊天大聖，東嶽帝，炳靈玉，包孝肅，省城隍等等；其位分至卑至賤者，無過於長爺矮爺，也就是所謂黑白無常鬼了。其位分與皂隸相等，且各廟都有，故每逢賽會時，橫衝直撞，都是這種「寶貝」。長爺高約九尺至一丈，矮爺則頭大如巨籮，身長不滿三尺，者面目猙獰。凡矮爺之「神脚」，多以七八歲的小孩擔任。此等小孩本極頑皮，一經套上神像，更加無所不爲。加以矮爺的眼睛、兩手、舌頭都有機捩，一經扯動，則眼能左右顧盼，舌會自由伸縮，手可伸屈上下，於是時常冷不防拍行人之背摸小孩之頭，膽小者即會被驚成病。而每遊行道上，或前後跳躍，或追逐行人，可以算是神道中的無賴漢了。此外，閩人生子，多拜長爺做乾爺，以保平安，於是長爺之後，常跟上無數小長爺，一樣的紙帽長袍，都是長爺的乾兒子，矮爺則沒有這種「福氣」。

閩省神道甚多，而其賽會也沒有規定的時間和順序，當七八月時，城鄉各廟都把神像抬出來「巡視」。於是神與神有時難免會相遇於途，聰明的福建人又規定了許多相見儀注和寒暄情語。神像當然不能說話，香頭就成為它的「發言人」。香頭戴羽纓涼帽，穿舊紗或夏布的開口袍，束以拉帶，追隨神輿之旁。神道相見時，雙方香頭就成為「全權代表」。譬如說：省城隍途遇瘟部衙者，則城隍停輿道旁，衙者停輿路中。城隍之香頭代表本神趨前行三叩禮，然後跪稟道：

「卑神不知聖駕到此，接駕來遲，罪該萬死！請求殿下恕罪，並賜教訓。」

此時瘟部衙者之香頭，挺胸凸肚而說道：

「免罪！今日本部出巡，因發現隘將轄之內，家家戶戶信奉神靈，一路上燭光燦照，鞭炮轟鳴，所有散疫小鬼，早已逃往外國，足見省城隍辦事認眞，可嘉可獎。本部明日面見玉皇，還要保舉一本。」城隍香頭就跪着道：

「謝殿下捧場。」

瘟部衙者香頭道：

「這是本部分內之事，不消酬謝。此後務須努力，不負玉皇所寄託之要，去吧！」

經此一幕相見禮節總算結束，各自鳴鑼開道，吃子民們的香火去了。

有時高級神道與步行之中級者相遇，中級者先在路旁站班，待至接近神輿，即屈一膝請安，這時貴神按刷之輿，自然稍加快履，而步行之小神只有唯唯答應而已。有時東嶽帝太子炳靈王，與武聖五公之太子出巡，遇見貴神則口口聲聲稱呼老伯，執子侄之禮極恭。而代替發言之香頭，常操不規則之官話，更可使人作三日嘔！

此外，香頭也能假借神權，發施威力。譬喻甲乙二人，甲為貴神香頭，乙作長爺神隨，二人素有仇隙；猝然遇於途中，甲就問道：

「一一你巡行街道，會否遇見疫鬼？」

乙答：

「殿下聖駕出來，他們豈能出現；早已遠逃到外國去了。」

甲就問其遊行道路，乙在某處某處，甲就道：

「你這小小鬼役！膽敢胡說八道。本爵適從某處經過，見有五個疫鬼，乃是有名的陰家五兄弟，我爵將本爵用乾坤如意袋，將五鬼裝入袋中，你既從某處來，何以不見五鬼？在本爵面前，胡敢撒謊，來！將他用鐵鍊鎖起，帶回殿中聽候審辦。」

結果是做「神明」的發發了長爺神亮打了四十大板。雖則他明知道香頭是「胡說八道」，但既假了神像的「全權代表」，也只好由他發落，自認晦氣了。

聽說以前有一個福州知府姓張的，打道出街，遇到長爺橫衝直撞而來，就命親勇將長爺拖翻，褪褲打了四百板屁股，然後說：

「你是陰府神差，我是陽間太守，陰陽雖隔，名份則一，不打何待？」

這也可算是一幕陰陽怪劇。

二、舞弊能騙．排道迷行

神像有牠們的「衙門」——廟宇。神像前竟沒有「衙門」的，恐怕只有福州的「九錢泰山」了。「九案」者，是西營、南洋、斗池、河上、教場坂、洋柄、太平山、湖東、湖西等九個鄉

村。「泰山」即所謂溫、康二都統了。每年的九月十三，十四兩日，溫、康、神像鑾其儀駕，或坐轎，或騎馬，或步行，巡遊城市及各村落，鑾輿所臨，演劇設饌，眞個是舉村若狂，名叫「做墟」。「墟」即古時的日中爲市，「趕墟」也就是「赶集」了。

神像既無固定的「衙門」，每年即移駐一鄉。其辦法則於巡視之前一日，以「筊」卜之。自近而遠，有一定之準則及步驟，戒備森嚴，不像專制時代的選舉，可用金錢運動的。其儀式先必召集九鄉人士，並各選精壯健步者十餘人，齊集神前。以「筊」一起遠擲「三聖」爲有效。「三聖」即三次「筊」皆一仰一覆也。萬目睽睽，十分嚴肅。各鄉皆製有「馬牌」一面。上寫神敵之官銜示諭。置於二鄉的出入口處，距離神龕很遠。「筊」開始卜那一鄉，那一鄉的選手神著，除在場監視之外，就全數繞集在「馬牌」左右，傾耳遠聽。一「筊」下得「聖」，則千百口同聲高叫道：

「一聖！」

選手就執「馬牌」狂奔於一二百步之外才止。再卜而不得「聖」，則將「馬牌」再肩回來，算做無效。如再卜又得「聖」，爲「二聖」，選手肩着「馬牌」跑得更快，又遠了一二百步而後止住。如第三卜又得「聖」，就是「三聖」了。這時旁觀的人，或爬到樹上，或跑到山崗上，引吭高呼，聲如雷動，執「馬牌」的則盡與大跑特跑，一直跑到本鄉目的地而後已。視爲莫大之榮，名爲「奪馬牌」。

於是奪得之鄉老幼婦孺，交相道賀，醵金演劇，樂不可支。其原駐村落即造具清册，辦理移交，而新駐村落也預備接收視事。從不抗交，也無派兵強行接收情事發生。故可知此「泰山」所以沒有「衙門」，並非造不起而是不造了。

閩中神像除九案泰山外，都有極多廟宇，如瘟神廟就有九庵十一澗之稱。九庵者即復初庵，崇聖庵，廣慧庵，明眞庵，龍津庵，茶亭庵，路過庵，蛤堀庵，九福庵，都在南台；十一澗即爲東澗，西澗，南澗，北澗，水澗，湯澗，井澗，芝澗，嵩山澗，鍾山澗，大西澗等，都在城內，許多上殿，下殿等變相的奉祀所在，尚不算在內。

其中所祀的神像，即俗稱的五帝，也就是武聖五公。關於它們的來歷，傳說頗多，自然都僅是傳說而已。相傳五帝就是五代時的舉人張元伯，鍾邱秀，劉仁傑，史文杰，趙公明五人，他們聯袂進京會試，在旅途中，看見許多鬼從，在一處鄉村的池井中佈毒，便告訴鄉人不要汲飲其水。鄉人不信，五個人便一起跳到水裏去了，說是「以收其毒」。溺斃後，鄉中人把他們的屍首撈了起來，見其面貌變成異樣的顏色，醜惡可怕，才知道他們是爲了全村人犧牲了生命，感激之下，就立了廟宇奉祀他們。

又有一傳說則謂是水鳥，蛤，蚌，鱸魚，水蛙等五個妖精。而道家的甚麼經上所載的五瘟神，則是：

東方青　虎頭張使者
南方黃　驢頭劉使者
西方白　雞頭鍾使者
北方黑　鴉頭史使者
中央黃　人頭趙使者

現在福州各澗殿中所塑的五帝，除了姓趙的是人頭外，餘均爲獸頭人身，並且有犬頭，猪頭，猴頭等等，而張、鍾、劉、史、趙與道家所列的次序也不

相同。

五帝雖則儒歐類，卻也有帝王位號，大官儀從，算是高級神道之一。俗又尊稱爲五靈公：張爲顯靈公，鍾爲應靈公，劉爲宣靈公，史爲揚靈公，趙爲振靈公，又統稱爲「五部堂」。

神道們也講究應酬的。有時北澗的武聖五公晉城拜訪雙門樓的武聖，而雙門樓的武聖五公於客神回鄉時，必親送至城外，名之爲「送行」。其他如對西澗，芝澗等互相拜送也是同樣的。

當拜客送行時，皆用全部儀仗，十番鼓樂，台閣雜劇，又羅了南台的白面（即妓女俗稱），扮出劇中角色，騎馬唱曲，舉城若狂。城集與鄉集，糜費金錢，不可計數，事實上就是人與人之間，在競奇鬥勝而已。至於兩神會話時，也各由香頭自由發言，或仿官場撝謙的口氣，或仿滑頭吹牛的聲調，延長至三四小時的都有。

三、普度亡魂・出海送鬼

閩省風俗，設醮爲鬼魂超薦拔罪，或驅除瘟疫，謂之「普度」，或稱做「溥度」，其俗係源於佛門，後爲道家所仿效。考宋史孔承恭傳內載：「□嘗聯上，於征戰地修寺及普度僧尼。」「普度」兩字大概即始於此。

「普度」多於每歲中元節之後行之，自三日，五日，七日以至四十九日不等。里社中如南台之復初庵，一真庵，白龍庵，城內之東嶽，康山等，或隔六年，或逢一紀，才舉行一次，屆期必踵事增華，鋪張揚厲。尤其是西門外之洪塘則六十年才舉行一次，自更爲熱鬧。

舉行「普度」的經費是沿門募集的，雖則窮無立錐的人，也心甘意願的醵備一筆錢來應募，經理其事的會首，常會從中取利。俗諺說得好：「普度不出錢，瘟病在眼前；普度不出力，矮爺要來接。」

當舉行「普度」時，於神廟之中，搭一座極大極高的綵台，台中層層疊着桌子，桌上則陳設玲瓏古董及珍奇之物，雖碗箸燈爐之類，也定要搜求古物之有價值者，其他可想而知了。於是本集神道，高坐於上，長爺矮爺，偶坐於下。僧道們念經禮懺，鐃鼓喧噹，振耳欲聾。又有浮浪子弟，吹彈絲竹，搏拊金鼓，說不盡其熱鬧，並有一種異樣樂器，像鼓但比鼓長，四週結以極細的草絲，以手拊之，其聲沉雄而悲涼，名叫「狼丈」。

又搭許多木壇，壇如戲台一般大小，壇上排設着以精緻細巧的五色紙糊成的山水人物，所有動物身上均有機捩線索，有人在壇後牽動，手足即會自由轉動，演出種種姿態。其所排設故事像十王殿、血汚池、奈河橋、臨水奶祈雨等等，裱糊精巧。一到晚上，色紙映輝於強烈燈光之下，極爲美觀。

此外又日夜表演傀儡戲。傀儡即一尺至三尺的木偶，飾着生、旦、丑、淨等角色，伶人舉之演唱，頗像街頭表演的獨脚戲，不過規模較大而已。木偶的身、首、手、足都有綫索，故可以表演各種姿態。其所演者多係西遊記等神怪劇。晚上也有機關佈景，極力模仿正戲。但據說正式的「看客」都還是看不見的鬼神哩！

「普度」因有這許多熱鬧的東西，遂使鄰近男女老幼，「闔鋪光臨」，熱鬧的情形，實無法用筆墨形容出來。「普度」至最後一日，才舉行「出海」之典。

「出海」是「普度」中最重要的「

典禮」，也可以說比「普渡」還要重要。出海之日，以杉板製成船殼，糊以綠紙。船中陳設極多東西，總言一句，凡人世的日常用品，應有儘有。不過各種東西皆係雛形的模型，像三寸的火腿，二寸的豬頭。酒罈係鼻煙壺，烟盤像火柴盒。寧式之床，大像翠鳥之籠；沐浴之盆，大如印泥之盒，種種器皿，無不精巧可愛，又有紙紮男女婢僕二十餘人，各司其事。中有一個婢女與一個僕人是專司鴉片煙的，一個以鐵條剌烟槍之管，一個以挖子爬烟斗之灰，其形狀栩栩欲活，令人絕倒。此船長二丈四尺，寬約四尺二寸，有帆，有舵，有蓬、有錨。主其事者，預將船泊於南台中州之大橋下。又取木桶二隻，置於神前，壇前頂禮膜拜，並燃提燈，金鼓雜奏，僧道各唸其經咒。然後取豬、狗、雞、牛等血，皆腐敗之腸，臭穢之布，種種惡物，雜投桶中，再以神道簽字（自然也是代筆的）的印條，封貼桶蓋，必嚴必密。據說神道用乾坤袋拘捕了疫鬼，皆收容於桶中，故必須特別慎重。至於「出海」一時，鼓樂前導，長幡，旗幟，各行以從，求炬數十，照耀如同白晝。挑桶者必用精壯的漢子，絕跡飛行，其快如馬，據說道中如有人觸及此桶者，必死於疫。故「出海」時人們多遠遠觀望，不敢逼近。挑桶係義務性質，沒有工錢，但據說挑了後可得神道保佑平安，百事順遂，故用不到拉夫，人們爭先恐後，以待選挑桶爲莫大榮幸。

既至大橋下，則置桶於船，時潮方漲足欲退，即解纜讓其隨潮出海而去，意謂疫鬼均已出海則一年可保安平了。

關於「出海」之俗，由來也可說是久矣的了。據謝在杭五雜俎內載：「令巫作法事，以紙糊船，送之水際，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閉戶避之。余在鄉間夜行，輒覺行不顧，友人醉者至，隨行歌舞之，然卒無恙也。」可知遠在明朝，就有這種迷信舉動。而且那時「船以夜出」，「居人皆閉戶避之」，看起來比現在更嚴重得多了。

又施鴻「保閩雜記」也有很詳盡的紀載：「福州風俗每年五六月中，各社醵紙紮竹爲船，糊以五色綾紙，內設神座及儀從供具等，皆綾紙爲之，工巧相尚，所費不貲。雇人舁之，鳴鑼鼓，肩各廟神像，前導至海邊焚化。」

還有王廷俊「榕陰雜記」載道：「閩俗六七月，喜延巫作法事，以紙糊船，又剪紙作百物，儼載船中，數健夫扶之，遍遊於市，鳴鑼擊鼓以送之，焚於水際，謂之出海，比戶歛錢演劇，以酬五瘟神。」

這三段前人記載與上述儀式大同小異，唯船均係由人抬往江邊焚化，而不是預泊江中，再以木桶送之者，這大概就是古今的不同吧。

抗戰起後，一方面以政府之嚴禁，一方面以經濟的關係，迎神賽會多已自動停止。唯去年旣遭荒旱，又遭鼠疫，「神棍」乃又大見活動，迎神，賽會，死灰又復燃了。

乙、求神問卜

一、打獵押會，笑話百出

押花會本是賭博的一種，以廣東爲最盛。清道咸中浙江黃岩也一度盛行，那時係書三十四個古人的名字，主持者任取一名納於筒中，掛在梁上。人們於三十四名中自認一名，謂欲注錢數，投入櫃中，如開彩時所認者與筒中之名相同，主持者即將注錢數加三十倍酬之。

廣東花會則係拈「千字文」中三十字射之；中者數十錢可得數百金。閩省花會共有三十六門，每門有一個名字，每一名字都有一鬼，像「明珠」爲女鬼，「必得」爲男鬼之類，押花會者個個如數家珍。又因其所押錢自一個銅板至數百元都可，所以不分男女老幼，貧富貴賤，大家都着了「發財狂」，取巧鬼卜，無奇不有。

押花會者爲想得一點押何門的鐵證兆，往往晚上跑到荒山野墓中去睡覺，到第二天早上醒來，想想晚上所得的夢兆，據那上面鬼相符合，就孤注一擲之，僥倖而給他押着了，就買了酒品祭祀野墓。押大錯的時候，只好自認不虔心，鈔票晦氣。尤其可怪的，即許多平日足不出戶但小如鼠的婦女，居然也會捨命前往，可見金錢的魔力是如何的大了。

「洪山嶺附近有一座宮山，叢墓如麻，有一具小孩屍體暴露，給野犬所嚙僅餘頭臂，被一個「發財狂」者看見，即以香燭祭禱，用錦被包裹至家中，默數由山上至家中的步數，用三十六之數除之。餘數多少，即押花會第幾門，居然給他押中了」。

[illegible]南校場死犯行刑時，就有「發財狂」者持秤以待。鋼刀一揮，人頭落地，此人選擇其首級用秤秤之，約多少斤，就壓花會的第幾門。此外也有將神主牌、觀音[illegible]其[illegible]總押三十六字中的那一字。更有將[illegible]馬桶[illegible]神[illegible]字[illegible]人秋佳[illegible]或馬桶，當兒[illegible]「[illegible]神或馮[illegible]或馬[illegible]其實[illegible]都是[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做小孩的時候[illegible]過一回次[illegible]。那時我才[illegible]五歲，普通[illegible]花會最盛之時，我的四週[illegible]的空氣，有一天，伯[illegible]問我：

「小弟弟！[illegible]」

我那時簡單的頭腦中，對於三十六個名字以「人生」的印象最好，好像唸起來比較得[illegible]，就[illegible]……

「人生！」

她們也[illegible]笑罷了。那裏曉得[illegible]巧得很，那天[illegible]開的恰好是「人生」[illegible]，[illegible]斷斷把我當[illegible]來問我，[illegible]都笑了。

「小孩子真胡說！」她們都說，那裏知道老天好像安排着定要我做一[illegible]木偶的代表，第二天所開的果然又是「人生」，也是太湊巧了，使她們興奮之餘，信[illegible]我[illegible]，她們買了許多糖餅來與我，[illegible]百出

「小弟弟！好好地說一個字吧！」

「人生！」我還唱着「意外的享受[illegible]不[illegible]白而出。

於是她們[illegible]五元[illegible]「人生」[illegible]字上押，[illegible]就是無數花花綠綠的鈔票，立刻[illegible]了。但到下午，來了[illegible]，事實證明她們各自[illegible]出艱苦的[illegible]一筆[illegible]滿意的[illegible]抱恨，怨聲四起了。

「我說，小孩子的話是靠不住的哩！」

「那裏有連開三天同樣的[illegible]」

「……」

而我仍是滿[illegible]地嚼着尚未吃完的糖餅。

她（他）們就[illegible]樣[illegible]把

成把的金錢丟出去的，甚至有許多婦女（　）因十幾年積蓄一旦烏有而發瘋者而上弔的，花會真是一個無底的「害人坑」！

「打猹」就是「降神術」，玩者為催眠術的一種，假的不過是隨便說說，藉以騙得錢財而已。神所降其身者，名為「猹子」。「[illegible]」可知本來要小孩為之，因其精神純一容易集中之故，現在則都是一般大人們利用之為騙錢的工具而已。

「打猹」時，化符、念咒、焚香，無非欲精神使其統一，精神統一後，則人性自易入於催眠狀態，並非真的有甚麼神道附其身上。此術別者都沒有，唯東北之「跳滿」，與打猹相類似。「降神」亦以跳躍而降神，但其儀式較簡省，打猹更複雜，也更隆重。除東北土人外，蒙族中的巴爾虎人，與族中的雅古德人，與西伯利亞東北的朱克幾人等，皆盛行「跳滿」。古時國人與東北土人同屬東夷，大概跳躍降神是東夷共有的風俗吧。

打猹時，猹子亦身紅布，同來一個像道人的，謂之「猹頭」。猹頭以手捻訣，向猹子做出種種怪狀，口中念念有詞；稍停猹子自搖其頭，一念搖愈快，繼而髮皆散，披亂如雞窩，每過一刻即大聲疾呼，口中說着無人聽得懂的話語，頭髮在地上翻筋斗，或跳躍如猿猴，在街地靜伏如狗。猹頭即以法制止，使不發狂。然後在其面前擺起香案，猹頭膜拜，跪求施救救人。這時猹子就大擺威風，先自表其附身神像的名號，像二郎神楊戩，濟公大聖孫悟空之類，然後以不規則的官話向病家詰訊，像夢中囈語，不大容易聽得懂，猹頭於此時求病者之意識模糊，也就隨他去亂說八道。問就結，猹頭遞刀一把，猹子以刀自割其舌，以血沾紙數十張，又取香爐內的香灰放在[illegible]。[illegible]了，猹頭[illegible]，猹子即醒，自說一切不知，舌上被割之處，也不見痕跡，此等人如走江湖變戲法的一樣，也有他的「袖裏乾坤」也！

打猹的應用頗廣，押花會者也常利用打猹以代乩卜。又秋間鄉會時，神與前也有一般亦定步行的，以鋼鎖貫其兩頤，血液模糊，口中流涎，垂至三尺，都是猹子。猹子因假的為多，故常常鬧出笑話，摘兩則有趣的，寫在下面。

話說有一班押花會的會友，聚請一個猹子來打猹問字，僥倖地第一天所問的字竟被他說中了。各會友贏了許多錢，第二天就買了酒菜之類來慶祝一，自然猹子是被敬為上賓的，大概他有大塊肉，吃得既醉且飽了。那天晚上繼續打猹，猹子裝模作樣，說是單身伯降身。正在大跳大叫的時候，突因油膩吃得太多，肚子一陣陣痛了起來，當時既不能中途退猹去大便，繼續下去又無法忍住，只得打着人家聽不懂的官腔對猹頭說：

「餘屎共急！」

猹頭會意，也打着官腔說：

「我拿草紙，你可去來。」

一面對會友們說是單身伯要到溷廁王處就求字去了，遂拿紙來，會友們不知所云，忙把一疊紙送過，此時猹子已急不可耐，接過紙如飛而出，奔向廁，適有一個會友大便初完，因心念不知所取何字，急急奔出，[illegible]實一碰，一同跌到糞坑裏去，鬧了滿田共的豐味。到得兩人爬了出來，會友認得是正在打猹的猹子，不覺大驚，猹子只好據實相告，並央求他不可聲張出

去，該會友乃回家換衣服去了。壇子則跑到河裏洗了一個大澡，然後奔回。會友們等了好久，見他滿身淋淋地跑來，以爲真的從海龍王處求字回來，忙即羅拜請字。壇子正在胡言亂語，大作威福，而換衣服的會友也已來了，他一進門也大跳大叫，上起壇來，會友們大驚，忙問是何神聖駕到，那會友答是某元帥。某元帥。會友們也就轉向元帥請字。元帥說：

「本帥偶爾高興，前來參與，你們先備油鍋給本帥洗臉！」

大家聽說元帥會用油鍋洗臉，更加尊敬，忙即照樣備來，等到面巾在油鍋裏煎得滾熱，元帥就喊道：

「單身伯！」

「有！」壇子答。

「撈一把手巾給我洗臉！」

乖乖！壇子幾乎驚得屁滾尿流，一想三十六着的最上策，忙即跳了門跳，躲在地下管自退了壇了。裝元帥的會友見勢頭不好，也就喊道：

「你逃了呀！太可惡，待我追來！」

跺跺脚也退壇了，一幕喜劇，算是結束。

又有一班會友，在一個神廟中打壇求字，有個窮朋友雖也想發點財，但出不起錢，人們不准他參加。他恨恨之餘，忽想到不如在天將黑暗時，預先伏在廟中，乘機偷看，豈不也可以得到所求的字。想想以爲得計，遂於黃昏時欣然入廟，但卻苦無處存身，最後乃存在矮爺腹中，眼由「大銜」外望，倒也一覽無餘。

不久，會友們與壇子到來，照樣上起壇來，到將求字時，四圍密擠着人，窮朋友站在角落裏，自然甚麽都看不見。但卻總驚心，漸漸忘了身在矮爺腹中，兩脚不知不覺一步步向人們移近。時有一個會友，覺得背部給很硬的東西壓住，回頭一看，見是矮爺，只驚得魂魄飛散，提起腿來就跑，壇子與會友們給他一鬧，自然也都嚇到了，一時只恨爸媽給甚麽不替他們生出兩個翅膀，鬼呀！爸呀！娘呀！向外沒命狂奔。那窮朋友莫名其妙，以爲廟中真的有鬼，也就跟着跑出。大家跑到外面，才喘了一口氣，見矮爺也跑出來，只得拚命又跑，這樣一程又一程的角逐許久，直到一個會友不小心跌了一交，窮朋友也被拌倒，把矮爺的頭摔了個粉碎，才現出了廬山真面目，一切都明白了，乘着大家聚打窮朋友時，壇子也逃之夭夭。

遊覽事業叢書第一種：

遊覽事業之理論與實際

余貴棠編著

實售一二〇・〇〇元

關於遊覽事業，國內前此尚無專書，本書作者，廣求東西洋之遊覽書籍，悉心研討；又博覽本國史地圖籍，訪詢於中外友朋，積年累月，始著此書，抗戰前後，曾於旅行雜誌，刊載一部分，大受讀者歡迎，認爲斯科之創作，而仍以未覩全豹爲遺憾。近乃增訂內容，編成下篇，專論中國之遊覽事項，始成全璧。全書上下兩篇，共十四章，附錄三種，不僅爲旅行家及旅行事業者之所必讀，即一般社會人士亦宜手置一編，以供參考。

中國旅行社出版科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記黑水旅行

于式玉

三十二年一月二十日（陰曆十二月十五日）。同社會學系蔣旨昂教授，隨着理番縣請的小學教師凡十餘人，由茂縣青年團主任曾仲牧先生率領，於早九點在西門外車站，踏上了成都去灌縣的汽車。午後兩點到達，當日宿樓外樓旅社。時間還早，到街上閑逛，看着街道上有各種服裝不同，語言不同的人在趕買年貨，如供香，棉絮，爆竹，兒童玩具之類，每人都裝滿了一背篼。問之商家，知道他們都是由山裏來的羌戎。他們到了灌縣，雖然拿着錢買東西，但是處處受人歧視，買任何一樣東西，都要多出不少錢。譬如我們買一雙草鞋索價六元，賣與他們則索價九元。看到這種情形，使我頗有所感，想到中華民族現在應該是一家了，可是所謂一家，仍然是口頭上的，至於事實的表證，還嫌所見不多。即有人想從行為上來表證，也往往是捨近務遠，少有切實的效果。像灌縣這樣民族雜處的地方，為何不來一個為邊民謀福利的服務機關呢？他們到內地來處處需要公平的接觸，但還沒有社會服務機關給他們幫忙。跑到邊地去幫忙他們的，他們一時感覺不到有何需要我們幫忙的事，我們提出來的，他們又不肯接受，因此弄得兩不接氣。住在西北的時候，見着藏民區的西洋傳教士，為了傳教的方便，在自己家裏預備了房子招待遊牧區來的藏民，一切人吃馬餵，由他供給，需要幫忙的，盡量為他們幫忙，並且領了他們參觀自己的居室；務使遠來的客人，對他們既感激又羨慕。這樣，等他們去草地傳教的時候，不管所傳的宗教是否接受，對於他們傳教士則無不竭誠歡迎了。還有甘肅臨潭縣的西道堂，那個回教組織為了與邊民經商，也在自己家裏，具有招待邊民的設施，所以他們打發人出去收買皮毛麝香的時候，也同樣得到各地邊民盡量幫忙的便利。私人的事業尚且如此，站在國家的立場，更宜為了建設邊疆，提高邊民的文化水準的緣故，就四川而言，在灌縣這樣的地方，設立一個邊民招待所。以招待所為據點，可以推動一切教育工作，如教育電影，文物展覽之類；一切政府的施政方針，也都可在那裏宣傳。所來邊民既已得到實惠，又有各種文物展覽，啓發其比較向上的心理，則回到本地後，再由他們親口向同族的人傳播，自可收效更宏。如此，彼此引起邊民到灌縣來觀光的興趣，來往賡續，內地文化不住地向他們灌注，他們的困難不住地使我們了解，其影響所及，一定比一年一次的服務團更有價值。有了這樣的初步接觸，再去深入邊地進行第二步的正規工作，自可迎刃而解。

「未曾走路，先學包脚」。灌縣是往十六區的門戶，由此到十六區的各處，都是山路崎嶇。在平原上穿的鞋襪，不適於用，因為石頭的磨擦太容易使它損壞了。走這樣路，當地另有一種穿的東西，就是毽子與草鞋。草鞋在四川隨處可

買，毯子則除山裏人不用。毯子這種毛織品，在西北叫作褐子，在灌縣叫作毯子。褐子是漢人的名稱，毯子大概是氐戎或羌人的語言。毯子分兩種：一種是灌縣出品，織得緊而密；一種是松潘出品，織得稀而鬆。後者適於走雪，因為雖濕了腳也不冷。要去十六區的人，一定要在灌縣準備這種東西；因為此地是聚處，價錢較在山裏便宜數倍。買來要學得如何包裹，走起路來才會舒適。內地住慣了的人，若因學着包腳，發生難看的心理，或以為裹毯子穿草鞋會降低了自己的身份，那便只有自己吃虧。

一月二十一日（陰曆十二月十六日）。小學教師們，在灌縣受各方面的招待，出發較晚，當天只走十里宿白沙。

一月廿二日（陰曆十二月十七日）。早晨吃過早點上路，沿途經過紫坪舖，竹羅笆，馬嘴石，樯木堰，抵達龍溪午飯。「龍溪」當地讀音為「尤溪」，為汶川第二區公署所在地。飯後請區長王昆先生向全體講話。據謂：「由此至汶川，沿途居民多漢人，山內為羌民與土民。土民是土伯特之簡稱，土伯特卽藏人云。

沙壩村索橋

一月廿三日（陰曆十二月十八日）。「娘子嶺不算高，馬王坡才是鬼門關」——昨晚宿映子嶺。離灌縣後，這算是最高的一座山了。上邊有一個道士廟，×××的電台在此。道士們正式開設旅店，以便行人。山高風寒，兩位女教師，因到十六區教書，不為家庭允許，自己偷着出來，未帶鋪蓋，乃數人合睡。夜來雨雪紛飛，得賞「銀台積雪」之美，卽所謂汶川八景之一。

一月廿四日（陰曆十二月十九日）。——灌縣用的木炭原來出在映秀灣——因為人多在山上吃飯不方便，起床卽陸續下山，約定走過乾鷄鋪，西瓜腦，至映秀灣早點。映秀灣是順河發展的一個較大的鎮店，居民約數十戶，山裏燒出來的木炭，聚於此處，由背子運往灌縣，由灌縣運到各處。當地的價錢，每斤一元左右，背子們由這樣艱險的山路上，不知流多少汗才背到灌縣，賺到每斤幾角錢的利潤；坐享其成的人們，可用三元多卽買一斤取暖。各宿店裏，住的多是背子。背出的東西為藥材，羊毛，黃豆，篠麵，筆桿，鹼，玉，野牲，野禽之類。如鹿筋，麻鷄，錦鷄，柏木鷄等。背進的東西為大茶——在西北稱松潘茶。離開映秀灣，經荳兒坪，清水崖，中介腦，太平驛，馬王坡而宿興文坪。馬王坡是沿路最險之處，但近來新修的道路，改至山下；昔日之險也不見了。

經過的地方有一灣水，蘇婆店，至銀杏坪打尖。物價愈來愈貴，相去三十里之遙，已相差一倍。飯後過連山村時，見煮鹼的與切筆桿的，始知道是出鹼的地方。鹼每百斤價值千元之譜。前進，過沙坪關，澈底關，佛堂壩，臨江灣，林家岩，桃園，夜宿沙壩。

打不破的成規——沙壩村口有一架索橋，清兵攻金川時，被土民焚毀，地方上的人逃避一空；大兵急待渡河，乃往八十里外，覓了人來修橋，相沿至今，已成為定例。年年索繩更換，由該八十里以外之居民負責。邊民社會組織，極重成規，牢不可破。對於統制他們的人，不管好壞，只要根基深

權威，勿論如何，都是絕對服從的。不然，便要施機謀遠路，才能抓住他們的心。他們如何遵守舊規，修索橋是一個例子。以後還聽了幾個鐵橋的故事，不妨一併寫在這裏。

馬塘五里橋——從前這座橋，是嘉戎人管着修。一次正在他們工作的時候，有位漢人富商經過，看出當地人民皆甚寒苦，乃慨然捐了一筆巨款，幫忙他們的工作。孰知他這一次的修繕，竟給本地人留下一個定評——這座橋便永遠叫漢人來修了。不知這些漢人何時再能碰見一位有錢的富商，捐出一筆錢來，修成一座一勞永逸的橋樑，解脫了他們年年的擔負？

科賽溝的故事——科賽溝共有九溝，分上四下五，各有各的頭人，不相繫屬。在兩部落交界的地方，有一橋相聯，該橋是上四溝修的，在橋頭上有一座磨，下五橋的人也常來借用。有一次，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來推磨，推完了，天已很晚；回家的時候，打着火把從橋上經過，不知如何，拿的火把把橋燃着燒毀了，上四溝要求該女賠償。但該女家中只有母親一人，而且家境十分貧寒，無力修復，同溝的人憐惘她，乃大家合力把橋修起來了。可是上四溝的人藉此為例，以後此橋便永遠叫下五溝的人修了。

出美人的地方

一月二十五日（陰曆十二月廿日）。離開沙壩，經大野坪，謂窩店，磨子溝，而至羊店。羊店在十六區是出美人的地方。有幾句諺語說：「威州包子，板橋麵，要看姑娘走羊店。」羊店是個名，當不到灌縣城，好耍不過苴兒坪」。這是抗戰以前，世道昇平時候的話。這幾年已經改變了的說法是；「威州包子小啦，板橋麵少啦，羊店的姑娘老啦，苴兒坪的姑娘跟人跑啦！」原來威州在本區是盛產小麥的地方，所以賣的饅頭非常大。現在百物價貴，吃的東西，價錢一面高漲，分量一面減少。這幾句話，便是社會經濟變動的一般寫照。

從羊店往裏走，隔河觀望，兒山上的房舍已為碉堡式的建築，本地稱為土伯特式，然純粹藏民區並無此類建築。距羊店不遠之刎兒坪，相傳為大禹降生之處。數年前于右任院長，曾至此地。我們同行的人，有想去尋訪古賢遺蹟的，乃組成一隊向刎兒坪出發——不去者則先到汶川。在羊店僱一個小孩帶路上山，山為土質，路陡而滑，惟灌木叢竹，青翠可人；在嚴冬之際，側身其中，頗覺暢懷。走了兩個多鐘頭，到達山頂。但山上只有一座東嶽廟，由一位八十歲的老道看守。山高風急，老道多病，景象十分淒涼。向他打聽有關大禹的遺跡，他一概不知。廟後更上一個山頭，有□姓農戶，帶着一妻二子住在那裏，算是老道的唯一伴侶。聽說見我們上山，跑來與我們攀談，為我們述說于院長來此情形頗詳；述及于院長如何向他問詢的情形，尤覺滿面生輝。他種着拾幾桶地（一桶約二升，一桶地即撒一桶種子的地方）。草房的週圍，種着許多桃樹梨樹。院落佈置得非常清雅。他把我們引到他的住處，十分誠懇的招待我們。午飯請他為我們煮一鍋玉米粥，十餘人飽餐一頓，送他五十元，他歡喜異常。乃更為我們述說他山居的情形，並取出他獵取野獸用的弩藥——即「見血封喉」，令我們賞識。下山到汶川縣城時已日

暮多時了。

禹王爲何降生在剎兒坪——据說，當初世界洪水氾濫，爲了使人民生活安定，君王唯一焦慮的，即是治水工作。治水的辦法，不外流通河道，建築堤堰。而從事這些工作的，即是調集來的民工。那時禹王的母親被派在龍溪。當她在那裏工作時，已懷着身孕，大腹便便，工作甚爲吃累，工作效率自然比別人減少，因此有些心地不好的人便說：「你這樣大的一個肚子，工作甚不方便，不如我們替你劃開肚皮把孩子拿出來吧！」——她被他們這樣恐嚇，不敢在那裏停留，乃於夜間偷着逃出了工作地點，一跑跑到剎兒坪。剛到這裏，就生產了。這個小孩就是我們歷史上治水有名的大禹王。在剎兒坪山下至今有洗兒池，「夏后聖母祠」，算是她在此生產的唯一紀念了。

一月廿七日（陰曆十二月廿一日）。小學教師與縣府人員約定早晨有籃球賽，我乃與蔣先生先行上路，沿途經過小鷄溝，白魚莊，板橋，磨刀溪，七盤溝，沙窩子，於午后兩點至威州城。走得既餓且累，乃隨便在舖子裏吃了些鍋盔麵條，正在茶館裏喝茶的時候，中華基督教會邊疆服務部主任崔德潤先生找來。蓋已知道我們今天到此，特爲我們預備了一桌豐盛的宴席，並有威州師範的肖校長夫婦作陪。於是重新大吃一頓，補償了數日的口腹，而且飯後得有入浴的機會，也恢復了數月的疲乏。夜宿威師女生宿舍。

一月廿七日（陰曆十二月廿二日）。晨間曾仲牧先生提議在車鎮長茶館與地方開聯歡會，因此上路的時間較晚，預計當日到理番縣城，結果走了四十五里到通化時已天黑多時了。臨行崔主任送我們數里尙不忍分別。蓋在山裏從事工作的人，永遠過着單調的生活，見到一個內地來的舊相識，開懷暢談，自然特別高興，當初我們在西北的時候，也曾領略到同樣的滋味。他一面走着，一面爲我們講述理番境內民族的分佈，約有三番，四土，五屯，六里，九枯，十寨的分別。三番爲新番，舊番，三旗番；居民多爲藏族。四土，爲四個土司所轄的地方，即黨壩，松岡（十舜容岡），卓克基，梭磨；居民爲嘉戎族。五屯爲上孟屯，下孟屯，九子屯，乾堡屯，雜谷屯；居民爲羌人，惟其官則皆嘉戎人。清初羌民作亂，嘉戎人代朝廷平定有功，朝庭乃把這些人民賜與他們管理，即所謂「羌民戎管」的部份。六里爲桑坪，鐵邑，下莊，古城，通化，甘溪；皆沿大路之村鎮，居民爲漢人。通化號爲理番文化中心，乃本縣人材最多之地。九枯，通分上三枯，中三枯，下三枯，威州屬下三枯範圍。十寨，即所謂蒲溪十寨，此二者也是羌民爲多，但已漢化了。因爲他們雖屬羌民，可是彼此之間，語言不通，乃以國語爲傳遞思想的工具。本地有「十里不通言」之諺，即以促成他們利用國語的趨勢了。

馬伏波之後裔

一月二十八日（陰曆十二月廿三日）。參觀佳山寨——早起趁小學教師們預備早飯的時候，我與蔣先生乃離開他們去參觀一個羌民的寨子——佳山寨。

佳山寨距理番不過二十餘里，實際是三個並列的寨子，即西山，老搭，與佳山。他們自己說話的時候，三寨各有各

別；但到對外的時候，就統稱爲佳山寨了。三寨相合共有五十戶左右的人口。據佳山寨的龍甲長說，若塔寨十戶，佳山寨二十四戶，西山寨十一戶。這三寨每寨自成一族，各寨都有他們的祖墓，而墓各有碑，詳紀他們遷來此處的經過。若塔的人都姓馬，看他祖塋的碑記，說是由陝西遷來，乃馬伏波將軍之後云。佳山寨多龍姓，也有祖墳墓碑。不過路程較遠，爲時間所限，未能去看就下山了。

佳山寨村前有魁星閣，村後有川主廟。邊疆服務部與縣政府合辦的小學在此。可惜我們來時，適逢寒假，學校已放學，教師回了成都，未能參觀上課的情形。

一月廿九日（陰曆十二月廿四日）。又回到威州——昨晚到了縣政府，縣長談了些我們去黑水需要注意的題目。並介紹我們到茂縣找黑水人王啓新作我們的嚮導。爲了學校假期的限制，由灌縣來的路上耽誤的時間已過長，所以在理番不能多有休息的機會。本想從縣城，過雜谷腦，經馬塘去黑水；但因冬季，馬塘上邊大雪封山，難於飛越，只好轉回威州，由茂縣過去。縣府替我們僱來兩乘滑桿，當日抵威州，住邊疆服務部。

一月卅日（陰曆十二月廿五日）。夜宿石鼓——由灌縣到松潘，沿途經過有「三腦，九坪，十八關，一鎮一鼓到松潘」之諺。由威州到茂縣九十里的路程，本可一天趕到，滑竿夫因烟癮未足，走得非常遲慢，而且時要求我們步行；對付了一天，黃昏時候，好容易到石鼓就住下了。距茂縣還有三十里。今天經過的地方計有過街樓，雁門，青坡，文鎮，威毛坪（通稱羊毛坪），白石寨等處。

一月卅一日（陰曆十二月廿六日）。——茂縣城——茂縣唐時稱爲茂州，中間迭有更改，至民國光復改稱茂縣。爲一大平灘，十六區專員公署在此。有句諺語說：「威州走到看不到，茂州看到走不到」。因爲威州在一個山嘴背後，走到近前尙不見城，但轉過一個山角已是城門了。茂縣城從很遠處已望見，但行走半天，還到不了城根，可見此灘之大了。境內居民，除少數漢人外，皆爲羌民，多數已經漢化；惟有毗鄰黑水之大姓一鄉，與黑水關係較密，政府政令不能澈底推行。

茂縣在十六區算是最繁榮的城市，但與內地相較，實在不及一個村鎮。我們到後，把行李安排在一個旅店中，就到縣政府，尋專員公署去辦往黑水的護照，並請他們介紹引路的人。專員在成都未返，由王縣長（兼專員秘書）及兼副司令接見，言午後將護照送到店中，乃告辭退出。回到店裏，並託老板何副官代爲物色去黑水的嚮導。這老板不知是何時的副官，現在則爲中學的總務，但人沒有稱他何總務的，皆以副官稱之。住在他的店中，他似乎熱心幫忙，爲我們介紹了理番縣的職員，即中央軍校邊疆隊的畢業生黑水人王啓新。王啓新是理番縣的職員，但縣長令他到黑水籌辦小學，他由黑水出來，便逗留在茂縣了。我們向他說了縣長的意思，他也諸多推辭，不肯陪我們前行。本打算到茂縣，第二天就動身，但是找嚮導，僱背子，都成了問題，奔跑半日，毫無頭緒。午後到教育廳辦的邊民生活指導所去參觀，這裏的主任藍先生，在成都動身之前已會見過數面。他現在尙未回來，見到他的老兄宗嶽先生，宗嶽先生已待成都來信，提到我

去黑水的事，於是見了我們監說我們搬至所中來住。盛情難却，乃與蔣先生一同移來。

黑水的實在情形既不知什麼樣，大家又說得那麽鬼怪，所以找不到引導人，實在不敢妄動。藍先生爲我們請了一次客，勸王啓新陪我們前去。經過長時間的談話，他才答應了。可是他提出條件，就是：（一）還有兩天即過年，走到那裏，難找住處，須過了正月初二動身；（二）他要去理番一次，向縣長有所報告，約定初二返茂，初三動身。當時我們打算，他去理番，我們即動身到沙壩。因爲這是黑水的邊境，一切風俗與黑水有相同的地方，能參觀他們過年的風俗，比在茂縣虛度好些。乃告訴王啓新，請他屆時到沙壩與我們相會，並交與他五百元，作爲去沙壩的路費。孰知我們因年關偪不到背子，王啓新從理番回來還是托詞不肯陪同前去！我們從來離開黑水回到理番縣政府，見到縣長的時候，他們起王啓新，相談之間，才知道他也向縣長要了一筆去黑水的路費；但這是後話了。

路上幾天的辛苦，蔣先生病了，發燒，兩天未吃東西。我是從成都帶來的咳嗽，到此越加厲害，旅行在外，又逢年節，低沉的天氣，紛飛的大雪，寒風一陣陣從牆隙縫裏吹進屋裏來，冷颼颼的，使孤客感到額外的淒涼。瞧，天氣還早，乃趁著搖搖顫動的燈光，寫了一封家信，報告在茂縣的情形。

后稷墓不能去

二月一日至五日（陰曆十二月廿七至正月初一）。各機關辦年忙，仍找不着帶路人與背子，只好在邊民生活指導所住着。除了看看書，或到附近的村落去閒逛。縣城周圍的村莊，已經完全是漢化了的羌人，找不出什麼原有的痕跡了。除非到山裏去，還保持着他們自己的語言，與舊日的習慣，只因他們時常進城趕場，賣柴，與漢人經常接觸的緣故，都已會說國語。所以對羌民，政府能找到合適的人才，去推行教育，辦理一切，實在不是難事。他們的情形，實不能與黑水問題相提並論。

看了一部「茂縣誌」。其中有一段記載，說后稷墓在黑水蘆花，周圍有荊棘圍繞，人不能近。以後到了黑水的時候，問及此事，則鮮有知者。另又看了一本「黑人成功記」，給了我不少鼓勵，並增加了我對邊疆工作的自信。因爲黑人華盛頓先生，創辦他那學校的情形，其成功步驟與我們服務邊疆四年的經驗，頗多暗合。不同處，即因兩個國家的社會情形各異，其結果也就不一樣了。

二月六日（陰曆正月初二日）。一羣拾幾個往灌縣背咂酒罐的黑水人回到了茂縣，承藍先生的介紹，我們得與他們一路進黑水，王啓新雖然已從理番回來，他說尚有一日的耽擱，叫我們先走一天他隨後趕來。何家店的老板，叫他的伴計作保，替我們找了兩個背子。背着一斗大米，十斤掛麵與我們很輕的行李，說明除了伙食，及穿的草鞋由我們負責外，每天另有十五元的工資，停留在黑水的日子也照樣算錢。講明之後，大家很高興的上了路。茂縣的許多新識，送我們過鎮西橋而別。當天走過甘沸墩，正英浦，紅岩子，硝鹽舖等地，晚宿猴鷄寨。所過的地方，人煙稀少，猴鷄寨是大

地若，有幾家客店，但是剛過了年，尚未正式經營生意，敲了好多聲門，我們拾幾人才得勉強住下，晚飯將就喝了兩碗玉米粥卽就寢。

二月七日（陰曆正月初三日）。晨六時醒，天氣晴朗，七點五十分跟着大家動身，山路雖然高高低低，但是幾個女同伴，興致勃勃的邊走邊唱，我也不肯示弱，總要與她們寸步後不離，我們彼此語言不通，常以表情傳遞意見。漸漸熟識之後，她們緊握住我的雙手，用兩隻明眸注視着我，使我感覺到她的滿腔熱情。我離開西北藏民已經半年，久別了的邊民，眞摯情感，又在黑水女孩們中間重新發現，使我興奮萬狀。人類眞的情感，唯有在邊民羣衆裏，才保存得完完整整的。

走十三里至高龍溝。高龍溝原名凋陵溝，因政府對邊民歷次的征伐，有幾位區長在此殉難。這些殉難者，有是姓陵的，便是名字裏有與陵同音的字，溝名「凋陵」，就遂借來說，是與姓陵的不利的。所以爲了克服這種煞數，將溝凋陵改爲高龍溝。從此過去是松溪堡，窩窩店和兩江口。兩江口是岷江黑水匯流的地方，去松潘卽由此分路。黑水自夾谷流出，須深而水作深綠色，岷江河床平淺，水作淡白色；二水相較，前者乃名黑水云。由此前進，行十餘里至沙壩，沙壩爲入黑水的門戶。黑水的大烟，多由此出口，收買大烟的人，亦多聚居於此。因爲這種關係，所以地方雖小，不過一二十家，但社會情形頗爲複雜。有邊民生活指導所舉辦的沙壩小學一所，教育本地兒童。但就學者多漢人子弟，黑水人則少有入學者。當時值學校因年假，只有一位校役看門。請他爲我們預備了一頓晚飯，用三斤玉米麵，共花一百餘元。又買酒一斤，犒賞背子及引路的黑水人王麻子。

王麻子，黑水伊陵斯人，六十餘歲。他的本名是「翁力吉」，爲藏文，是「力金剛」的意思。他常替黑水頭人出外採購貨物，與漢人接觸較多，漢人乃將他的名字叫成王木匠了。又因他長着一臉麻子，纔叫他爲王麻子。所以王麻子倒成了無人不知的名字了。他會說國語，遇到外人來到黑水者，頭人便找他通譯，所以他也有王通事之名，與另外一位擔任通事齊名。路上他對我們說：「現在老了，背下幾個酒錢爲養老使用，以後就再不出去了！」

二月八日（陰曆正月初四日）。早晨要走的時候，背子忽然發生問題。他們由茂縣動身，每人借支一部份錢，買了許多紙烟小菜之類，準備到沙壩賣了，可得一份厚利，昨晚到後未能脫手，意思想停在沙壩賣完了再說。我們因爲跟着人家趕路，不能允許，乃將他們帶的東西自己收買了，爲的是幫忙他們不至賠錢。他們無言可說，乃背起東西，繼續前進。中午在喀扎打尖。

喀扎只有一戶人家，更無隣舍，主人爲漢化的黑水人，能操國語。室內除去一個鍋與幾捆柴外，別無他物。問之主人爲何這樣簡單？她說：「此地是黑水人出入必經之路，她們到外邊去的，由此路過，在此打尖。把屋裏的東西看在眼裏，等回頭的時候，便把所有的東西搶走。我們已幾次被搶，幾次補充，但於去年又被搶了！她們拿東西的時候，把我捆起。他們走後，過了一天半，方有人從此經過，將我的繩索解開。在此實在不能住下去了！」言之不勝唏噓。我們於

丁些掛麵，王麻子也來陪着吃。飯後上路，當日住二木瓜孚。

十幾個人擠在一個屋裏，兩個背子睡在最近門處。睡至半夜，一個背子呼喊，另一個背子不應。他燃起火尋找，發現他背着我們的米麵逃走了！當時出價請黑水人幫忙追趕，但無人肯去。我們路徑不熟，在黑水區內又不能離開嚮導進行動，跑的只好由他跑了，莫可奈何！

背子棄物而逃

二月九日（陰曆正月初五日）。從發現背子逃跑之後，未能入寐。計被偷去大米五升，掛麵五斤，鹽三斤，橘子五斤，蔣先生由成都帶出來的小棗一瓶。賸下的東西，除去我們兩人的行李，有我一隻小皮箱，蔣先生兩個盛零碎的布口袋同他的皮襖大氅及少許的米麵了！早晨叫另一個背子背着我的行李，皮箱及米麵。蔣先生的東西則由我們二人分背着，隨着黑水人前進。女同伴見我失了若干東西，不住發出唏噓的聲音，向我們表示同情。賸下的一個背子也幫忙他們詬罵以安慰我們，我們只是無言的走着。背子只有一身不能蔽體的單衣，旭日未昇之前，他凍得不住亂抖。蔣先生乃將一頂黑羊皮羔的土耳其帽，一件大衣給背子穿戴上，使背子增加一些熱力，也為自己減輕一些担負。開始大家慢慢走着，我們尚不覺困累。後來路越走越險，心靈的緊張，加上背後的重壓，使我們沒有顧盼的餘地。黑水人越走越勇，我們緊追在後面，只有流汗的份兒了。背子跟在我們後面，比我們還顯得費勁。我們一面督促他，一面給他希望，說到窪地打尖的地方，即另請背子分担他的背負。

窪地已經在望了，黑水人已早走在頭裏，這時只賸下我倆同背子在後面。但念及同行的人都帶着冷饃可吃，我們則需要燒水煮麵，為了不因我們耽誤行程，是要動作在前頭的。我也鼓足了勇氣，跑到村中。見黑水人都坐在路邊，一面啃乾饃，一面休息。王通事領我們到了窪地保長的弟弟王保泉家中，（此地屬茂縣，保甲組織至此處為止）借他們的火燒飯，王麻子準備來吃我們的掛麵，所以很殷勤的照應着我們。王保是本地的首戶，住宅為三層碉樓，房舍下層為豬羊圈，中層為居室，裏邊十分寬敞。王保的女人，手上帶着極大的銀指環，鑲着紅珊瑚，綠寶石。腕上帶着兩付象牙鐲。身上穿着青布夾衣，外罩着無袖山羊皮背心。鴨蛋形的臉，直直的鼻子，走起路來步步安祥，說起話來溫柔典雅。她正在揉麵蒸饅頭，見我們進來，雖然奇異，並不驚慌，很和藹的向我打招呼。王麻子告訴她我們要做飯，她趕緊將揉好的麵下放進一個裝滿麥蕎蒸汽上騰的鍋裏，蒸好了便來給我們找鍋，並代將火塘裏的火燃起，以便燒水煮麵。我將背的東西放下，準備自去動手的時候，忽然意識到蔣先生交在我手裏的他那手套不見了。急忙下樓去找，在樓梯上找見一隻，另一隻不知那裏去了。他們說大概被羊銜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吧？當時失神的情景如此，頗可作為未經大事的寫照。

按時間背子應該到了，但是等到要煮麵時，尚不見影蹤。王麻子抱奮勇，下樓替我們去看，等了一刻鐘，不見回來。我又去看的時候，迎到一里之外，見王麻子背着我的行李，提着一個箱子，拿着蔣先生的大衣來了。他說：「背子丟

下你們的東西在路邊，人不見了！」原來他趁我們進村的時候回頭走，轉過一個山角，放下我的行李，拿着吃的，戴着蔣先生的帽子跑了！眞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昨夜跑一個，今朝跑一個，使我們感到了前進的許多困難。王麻子見我們所帶的吃食全丟了，又派人替我們背東西，勸我們仍回茂縣，另打主意。可是旣到了此處，那能回去呢！幸而小皮箱未被拐走，因爲我們的錢與送頭人的紙烟，都在裏邊，算給我們留下了一線的希望。就時間算，背子跑尙不遠，乃請王保派人去追，一面託他在本村幫忙找人送我們到麻窩。同時向他買一升麵，請他女人爲我們作幾個饃饃。正在這樣亂紛紛的時候，忽然來了廿多個背槍腰刀全副武裝的黑水人。他們的裝束舉止，看去與西北藏民完全相同，心裏不由對他們感到一種親切的滋味。但他們望着我，則不知作何感想。

饃饃燒熟了，拿出錢與王保時，他無論如何不肯收，蔣先生乃將一盒餅乾送了他。王麻子拿走一個饃，我們將就胡亂吃了些，等着這背子的久不回來，在村中僱人，因爲年初無人肯去，大家急欲上路，沒辦法的時候，我乃將自己的衣包由行李內取出，將行李捲寄放在王保家中，言明以後使人拿着我的片子來取。同行的女孩子更同情我們的不幸，爭把我們零碎的東西，如臉盆，衣包，草鞋之類，分開放在他們的背子上替我們帶着。蔣先生背了他的兩條被，一件皮襖，我背了他的兩個口袋與我的皮箱。於午後兩點又開始走路，當天僅走四十里，宿與隆坪陳大爺家。

興隆坪只有這一戶人家，他們本爲色爾古人。陳大爺夫婦嫌家中人多，乃在此蓋了一間平房居住，並與過往行人以便利，當晚黑水人住在另一個無門的草棚裏，自己起火，我與蔣先生同陳大爺夫婦，及另一個漢人同住，心想鋪蓋少了，幸在炕池，大概不會太冷。誰知用硬幣一元買了一升玉米麵，正要作飯的時候，又來了一位客人。他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夥子，摩蘇漢人，帶了四元硬幣到沙灣去購買紙烟。這時王麻子同另一位同行的老漢也進來了，他們是來尋着吃我們的飯的。王麻子見了摩蘇人忽然熱心，託他替我從窩地拿回行李送到麻窩。說明見了行李，與他硬幣三元作爲脚價。我問這人靠得住嗎？他說：「我們蠻家不像你們爛漢人，有什麼靠不住的」！當時很不好意思，以爲邊民倒是純樸可愛，但又問：「你認識他嗎」？他說：「認識不認識有什麼關係，各有頭人管理，誰敢作歹！」既是這樣，我便把片子交與摩蘇人了。當晚睡在一條被中，墊的只有一塊油布，稍覺侷促不安，但是疲乏了的身體，一會兒便到夢鄉中去了。

復仇的風氣

一月十日（陽曆正月初六日）。昨晚曾與同住的漢人商議，請他背着我們的行李送到麻窩。兩天的路程，他索價四百元，未能成交。今天只好再自己背着前進。山路越走越險，有些地方，因風化的緣故，上石鬆了，整個山頭倒塌下來。將路徑弃沒，下有無底深淵，上有鬆動亂石，既有失足墜淵的危險，又有滾石打翻的可慮，大家摒氣凝神，一步步爬着走過。加以身上背的重擔，雖在嚴冬，汗流如注。午間好容易過了這段險路，走近河邊，找到一塊平坦有叢樹的地方，一面休息，一面燒水打尖。

飯後繼續前進，快到色爾古的時候，見有險橋當路。因為沿途是一條狹谷，此岸無路可走。必過許多道橋，再過一道橋返回原路，始可通行。第二道橋實在可稱是一道險橋。兩丈長的兩根圓木放在河的兩岸，上邊稀稀地鋪了幾塊木板，能來回搖動，往下看急流滾滾，深不見底。徒在橋上板既不穩，木又顫動，稍有不慎，就可翻入深淵。這樣的地方，不但我不敢冒險走去，就是慣於行路的蠻家女兒，也臨橋躊躇了。最後是大家卸下背子，年青的男子把東西一點點運過，年老的空身走過，我們女的慢慢的爬過去。走不多遠，已看見山半腰有許多房舍，那就是色爾古了。

今天已是正月初六。色爾古到處鑼鼓喧天，爆竹亂響，正是過節。蠻家家請春酒，處處跳鍋莊的時候。此處與漢人居處接壤，許多地方有漢人的東西，如鑼鼓，以及門神，灶王，天地財神之類的印刷品，隨處都可見到。聽用的人不識字，四季平安等字，多有倒掛者。

進街口的時候，有熟人的都用罐子盛咂酒來慰勞他們，因為女同伴們的介紹，也給了我一碗，這是初嘗咂酒的滋味。喝完了，她們每人回敬一根煙葉，我乃取出一絞線以為謝。在此休息了一會，原計劃是繼續前進，不知為什麼，或者是王麻子煙癮發了？臨時決定今日就在此地過宿。

搶我的食糧——未到色爾古之前，在路上遇見的人們同來了，他們是龍巴太太打發出來辦案的一群人。見他們提着一個蠻人，背着所搶的東西，從我們後面趕來。其中之一看見我帶的唯一的一個乾餅，準備午飯充飢的，伸手取去。他不會國語，我不會蠻話，同行的人已走在前，這時我不敢爭一句，怕鬧而離開與隆堆時，他們這群人在野外打尖，中間有會漢話的，我走之間，曾與他們交談數語，此人見另一人搶我的食糧，乃出來干涉，被干涉的似乎難為情，為了兩個，我乃把一個餅分與他一半而別。

黑水人復仇工風——至夜宿白大爺家，白大爺有位長兄是讀書人，在外做事，但遭地方反對，當他回家的時候，就被人殺死了。白家復仇，殺死仇家的兒子。白大爺的姪子即他長兄的遺子，也讀書識字，同他父親遭了同樣的運命。白家繼續復仇，殺死敵家一口，離敵經人說和，至今兩家講年，尚各不相讓，出入之間，各懷利刃，即同在一家喝酒，亦不須臾離身。白自己有兩個兒子，曾去過草地，因此會說藏話，我與他談藏話，白甚以為奇異。白又略談他的家世，原來他有高的碉樓，成群的牛羊。自從廿二三年間地震倒塌之後，至今未能恢復舊觀，言下不勝今昔之感。他們自己睡覺有床舖，我們則橫三豎四橫在無地板的土地上。

二月十一日（陰曆正月初七日）——今天要翻一座比較大的山。昨夜買了一桶玉米麵，用一半作了六個餅，留了一半生麵準備晚間作湯。臨走的時候，王麻子熱心替我背餅，楊老漢替我背麵，原故是王麻子打尖吃了我們兩個餅，楊老漢晚上用了我們的麵，結果晚飯我們只好又買麵另做。

離開色爾古即涉水，過了水即上山，河對面的山上，碉樓密集，人烟似乎很多，問之乃龍巴太太屬下的百姓。山愈走愈高，路多三角形的石塊，向陽處，乾枯難入；背陰處積雪未消，加上背上的負担，於不可能快走的情形之下，時要緊隨在引路人的後邊。各方面情形的壓迫，終於使蔣先生

集着石崖閉上了疲勞的眼睛，垂下頭無言的休息着，汗從頭上往下流；我則坐到地下，眼淚同汗一齊流出來了！同行的雖不似我們的狼狽，他們也需要休息，這時一個女孩子捧了一碗雪送與我，我分一半與蔣先生。兩人把雪吃完，覺得精神稍微振奮起來。又繼續前進，自己也找一些蓋滿塵土的雪，就乾餅而食，比在家中被迫他命多少而配合的飲食，香甜着不知若干倍。

午間，找了一塊有水草的地方，大家放下背子燒水打尖。我們既無燒水家俱，一切要靠他們。他們固然對我們客氣，我們更不能表現自己是無用。乃盡力尋找乾柴，以換取他們的熱湯。水燒開了，王麻子從皮口袋裏拿出一塊肥肉丟在鍋裏，又將一塊鹽放在裏邊轉幾遭，名為給鹽洗澡。然後把肉鹽都取出，仍放回黑油垢污的皮口袋內，大家乃各取出乾饃，就着鹹油湯吃一頓香美的野餐。

然後，向鵝石壩出發。將近該塞時，有數人攜槍涉水至河對岸。問他們去作什麼？他們以挖鹽對。黑水區家常吃的，都是本地硝鹽，顏色略黃，而不甚鹹。因此由灌縣或茂縣帶去的鹽，在黑水則為難得的珍品。到了鵝石壩，有三五個婦女在街上晒着太陽捻毛線，旁邊有幾個流着鼻涕的孩子在玩耍。我們要經過的時候，黑水人走在前面，幾條猛狗出來狂吠，小孩子們趕緊將狗頭抱住，使他息聲，黑水人在這樣保護之下走過了，我們後面跟來，小孩一眼看見是漢人，立刻把狗放了，並向我們一推，望着行人久在檯怒的狗，急起迎面跑來。正在使我們手足無措的時候，王麻子回頭說了一句不知什麼話，女人便命孩子們又把狗按住了。神經突然緊張之後，心弦惴惴的離開了雞犬猙獰的視綫。走過街裏，出來一個穿紫紅緞皮袍帶紅狐皮帽的一位少年，迎面來向我們：「帶來甚麼貨，有香煙沒有？」我們說：「不是做生意的，無貨可賣，」他又問：「背的是什麼？」我說：「自己的舖蓋及用品。」他十分疑惑我們是有意不與他交易，而追着說：「本香煙多出錢也可以！」

到色爾古的時候，曾見家家戶戶的門窗之上排列着許多白石塊，走近鵝石壩的時候，這種石塊更多，老遠就看見處處白色。有這種情形，頗疑黑水人即是羌民，因白石乃羌民信仰的對象。

色爾古是有名產金的地方，沿路所過之地，石塊上都有點點金星。有的地方一切石頭，都像整個的錫塊，從遠看看，光亮奪目，可惜不懂地質，不曉得都屬於什麼成分。離鵝古還有三四里路的時候，同行的楊老漢同王麻子住下休息了。他們說一會有人來接我們。年輕的人們繼續向前走，我同隨他們前進，這時對面來了一個二十歲上下的男子，跑到楊老漢跟前，二人抱着互吻一下，又轉過身來同王麻子擁抱而吻。他乃是楊老漢的兒子，想不到黑水人竟有這樣的禮節！前走，在一個山坡轉灣處，有一群女孩子在那裏迎接，見了她們久別的姊妹，握手言歡，一面說着，一面把我們同伴們的重負接去。其中之一，將自己的背子，放在他姐姐身上之後，轉回身來解我身上的東西，經再三推辭，終於被她拿去替我背了。這種熱於為人幫忙的作風，扶困濟危的精神，時有在邊區裏面，才能窺見。來接的，被接的，載笑載言的歡進，雖不懂她們說的是什麼話，但是從她們的表情，知道不

外談些久別重逢的歡欣，與到灌縣去的見聞，也曾說到我們的東西怎樣被背子拐走。因為他們時時回頭望着我，顯出憐惘與可惜的神情。

魏古的一夜——因同行人的增加，不能不分開來住，我與蔣先生被領進一家平房裏去。這家有一個女主婦帶着四個孩子過活，其中兩個是二十歲左右的女兒，兩個小的是男孩，其中之一，尚在吃奶時期。她告訴我，她的丈夫同大兒子到草地販毛牛去了，還有一個大女兒到龐窩衙門打官司去了。黑水話稱漢人為「鄂」，說國語則是「老根」。據說「老根」是四川話，伙計的意思。他們客氣的時候叫一聲「老根」，否則罵一聲「鄂茲哈」（爛漢人之意）。我們的房主向我們連聲叫「老根」，不住地向我們要東西。但是我們既乏且疲，乃先用硬幣一元買她一桶玉米麵，請她的女兒為我們燒餅，留下些麵作了一鍋稀飯。吃飯之前拿出洗衣服的胰子，洗我們爬了一天山的泥手，她的女兒看我們用胰子，逼着我切一半賣與她，留着洗臉。我好意找一塊碎棕欖皂給她，她認為是壞的，不肯收留。趁我們吃飯不留神的時候，將那塊胰子偷走了。她的母親問我們有大煙賣否？因為去年魏古神的大煙被頭人剷盡，近來煙價自高，且不易買。她上了癮，淚水直流。問了多少次知道我們真正沒有，乃又問我們有否冰糖？她說冰糖是解癮的。我們那有冰糖呢？她的女兒見我們什麼也沒有，大不服氣，問我們口袋裏裝的什麼東西？參欲自己檢查，但又不敢向前。為取得她的信任，只好把一個盛衣服的口袋打開給她看，她才半信半疑的躲開了。

圍着火池的地上舖滿玉米的包皮，在上邊展開舖蓋的時候，手所按處，幾次沾起許多狗屎。（也許是孩子屎）。她女兒之一幫着我們打舖蓋，蔣先生正要舖他的皮襖，她立刻拿去穿上了，經蔣先生數度催索，她才肯脫下來。

鞭子傳達命令

二月十二日（陰曆正月初八日）。——早晨起來，蔣先生拿出他的餅干，裝在嗽口缸裏拿着吃，被我們房主的孩子們看見了，都過來圍着他饞涎欲滴。這時王麻子來招呼我們上路。蔣先生請他無論如何幫忙找一個背子，將我們送到龐窩。王麻子乃去叫了衙門裏的住寨管家來幫忙，由他用兩個硬幣替僱了一個小孩。當向他交代行李的時候，蔣先生把盛着餅乾的缸子放在屋裏一塊石頭上，我把昨晚做的餅盛在一個臉盆裏，王麻子見了，拿了一塊藏到自己的懷裏，又拿了一塊給了背子，轉眼之間房主的姑娘又偷去兩個。可憐昨晚花的錢，我們每人只賸了一個大餅。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忍氣吞聲的，一人一個放到自己的大衣袋裏。東西交與背子之後，蔣先生進屋取缸子，在黑水是不能須臾少的，因為白天往河裏取水，與早晚吃飯全靠着它。在她們屋內不見了，只好將這事訴之於管家，管家知道我們將是頭人的客人，存着幾分客氣，乃返回向屋內喊了兩聲，不知說的什麼話，房生的小女兒便把缸子拿出來了，裏邊的餅乾已吃去一半。

魏古是黑水經濟的中心，出人材的地方。以後在龐窩衙門的時候，所見的人十之八九為魏古人，有好些在外作過事的，曾對我們說：「你們為什麼不來我們這裏辦一個學校呢

？」可見現在的所謂逆境作事，若待其道而爲之，可如順水推舟；倘若不得其道，就到處碰壁。故作事不能貿貿然，必經一番考察，原因即在此。

背行李的打發走了，我們背着幾件零東西跟着王麻子的大隊前進。小寨越來越多，他們到處有人拿咂酒出來歡迎，我們到處有人問：「老根！背的什麼貨？有香煙賣沒有？」除去打尖的時間，一天走了五十餘里，到白耳瓜子，已日暮黃昏了。到麻窩尚有十五里，勢不能達，只好停在此處。白耳瓜子，人戶雖不若魏古之多，但就房舍的建築與各家的內容，居民似乎不算殷實。

請同行人吃咂酒——本想昨天在魏古請同行的人吃一次咂酒，因爲找不到大罎的，若二升青稞的則不夠全體喝，只好移到今晚償願。王麻子說三升青稞的酒每罎二元，我們交與他二元，找到後非三元不賣。王麻子說：「你們就拿二元，其餘的我想辦法」，乃向他們的同伴要了九根煙葉，作價一元，給了賣酒人，就在賣酒的家中升起火來燒開水，除了我們一夥，又加上賣酒主人一家及我們的房東數人來同喝。酒過一巡時，有人提議跳鍋莊，主人因爲本年服喪拒絕了。酒過三巡，我們回到宿處。主人把我們讓在客位，我們的行李，背子走在頭裏已背到麻窩去了，晚間不知如何方好。幸蒙主人借與我們一段破蓆，乃蓋大氅入睡。王麻子怕我冷，脫下他的皮衣給我蓋，我顧忌上邊的蝨子謝絕了，他乃給蔣先生蓋上，他自己與主人同衾而眠。

二月十三日（陰曆正月九日）至十五日（陰曆十一日）

主人請我們吃早點——十三日主人特別客氣，做了一鍋玉米粥，加了不少酸菜。給我與蔣先生王麻子及他的女兒每人一碗。其餘諸人，主人一概不讓。不知是否昨晚請他們喝酒的報償？

到了渴望的麻窩——由白耳瓜子到麻窩十五里，盡爲上坡路。行至麻窩與蘆花分路口時，蘆花的幾個人翻過山口走了，替我背行衣包的人們尚不見來，只好坐在那裏等候。到一個鐘頭之後，還無影蹤，疑惑是否由其他的路走了？我下山回到寨子去看，一個人敵不過猛犬的包圍，將先生一人在山上，又怕遇見生人出事。兩難之間，只好再回到山上。又過了一點鐘，替我背包的女孩子來了，她說：「他們在寨子上賣罎子，我怕你們久等，乃將你的東西送來了。」她說着把我的東西交與我，在分離的時候，她十分戀戀；緊握了我的手到最後一分鐘，還是別離了，後來她曾到麻窩來看我，並約我到她的家去，但爲時間所限，辭謝了她的盛意。

在山上走了兩三小時，看不見麻窩的方向，心裏頗疑惑是否走錯了路？後來見一個牽馬的人從山上下來，打聽出麻窩已在不遠，振起精神重新往上走，越過一個高坡，果然房舍在望了。我們的背子與另一個孩子正好下山，他告訴我們行李已交衙門裏的管家，我們可逕向他要。」要他重帶我們到衙門，另一個小孩說：「我們不回去，因爲頭人要我們到魏古去傳人，今天就要到，你看這不是頭人的命令？」說着舉起手裏的一條鞭子與我們看。又說：「頭人問你們帶煙來了沒有？」

頭人的鞭子——黑水頭人傳命令，都是以鞭子爲憑的。被傳的人見了鞭子即需立刻到衙門來。若不服從，被捉到衙

門去時，這條辮子便是別個他的工具。

我們到了頭人的衙門——走進一個寨子，一羣狗追着我們亂吠，成羣的孩子拿起石塊向我們拋擲，經過大人的阻止後，其中之一說：「你是×軍嗎？你是××軍嗎？」無知的孩子們向他解什麼？他們的家庭確乎受過蹂躪，以後無人來慰問他們，縣人來向他們解釋內地人不是都相同的，難怪他們視漢人如一丘之貉了。問大人們那是頭人的衙門，他們無言的往高處一指。仍往上走，過了一座經塔，看見了另一些房屋。這時從我們後面來了一位背槍的青年，我試着用藏語同他交談，他覺說的十分流利，見我能操藏語，乃進一步的表示好感，搶過我背的包替我拿着。雪溶後的泥路，時時有滑倒的危險，幸有他的幫忙，未至跌倒。他一直送我們到了頭人的衙門。

失物大部追回

無用的介紹信——到衙門口，說明我們要拜見頭人。這時一個穿紫黑斜紋綢面，白羊皮襖的瘦長的人從裏面出來向我們招呼，他國語說得很流利，最初以爲他是漢人，問他，自稱是頭人跟前得意的管家——問我們從何處來？有否證明文件？經說明來歷，並拿出茂縣帶來的護照與縣長的信件與他。他進去一會出來說：「對不起，現在衙門裏人多無處住，請在外先找一個栖處住幾天吧！」一面就把拿去的信原封退還我們，後來熟識之後，問他我們的信誰看的？答辯：「衙門裏一個識字的沒有，誰也沒看」！原來我們的介紹信是毫無用處的！他領我們到衙門旁的民家，出來一個六十餘歲的老漢引我們上了樓。問及昨日背子送到衙門裏的行李，他說在衙門裏提力咕（即管家）收着，一會就使人送來。

我們的房主十分和氣的招待我們，替我們吹起火，給我們取暖。他告訴我們他有一個女人兩個兒子，大兒子高得甲已娶妻生子，另外立家別居，現在來看他夫婦二人帶着次子「刀吉」同住。次子去娶過兩個媳婦，都離了婚，現在又找了個藝娘，他已去住過兩次，幾天後即可領她來家。傳聞來睡的，還有女主人的一個外甥，加上我們兩人，就是六個人圍着火池同住。正在閒談之際，他的兒子刀吉來了。一個二十餘歲鐵般的漢子，上樓來兩眼奇意的向我們望着，要與我們談話，又不好意思啓口，這種表情清楚的浮在他的臉上。我們先向他打了招呼，他乃拿了一塊木頭過來請我們坐，自已則靠近我們坐在地上，用不完整的國語問我們從何處來，到此作什麼？一會女主人也來了，她在臂上掛着一個鷄毛的針筐，右手拿着捻線的錘子，蓬着頭髮，滿臉是灰，頸項掛着一串紅黃相間的瑪瑙珠子，腕上帶着兩隻鑲珊瑚的銀鐲，進門笑着喊了一聲「老根，來了嗎？」邊說着也在火池旁邊席地而坐了。衙門裏的娃子們，聽說來了兩個老根，跟着進來圍着我們觀看。自稱爲管家的也來了。我們把行李放置妥當，拿出背子偷藏下的一點——十包小大英煙，兩條毛巾，一塊力士皂與一斤糖——送頭人的禮物，請他帶我們去會頭人。他起初說頭人今天忙不會人，（後來知道，他們所以當天不見生人，是怕來人在路上帶來不乾淨的神鬼，沖犯了便不吉利，住一天再見便無事了。）後來我們送他一盒司令牌煙，他允許爲我們去問，回來後說：「頭人本是很忙，經我

五二一一七二

再三說，答應現在可以去。」於是我們跟他進了衙門。會見的情形，見「麻窩衙門」一篇，此處不贅。

寄在羅地的行李——到麻窩三天後，尚不見廖蘇人把行李送來，乃向頭人說明，請他派人到廖蘇去問。說過幾次又等了幾天不見動靜，原來他不相信我們的話，派人先去打聽王麻子去了。王麻子來到衙門，向頭人說明我們被拐的情形，與寄放行李的緣由，他們這才派了一個娃子到廖蘇。第三天拿回來了一條毯，已經蓋的滿被油跡了！廖蘇人說：王保就給他一條毯，其餘的東西一概未見。拿回來的一條毯，廖蘇人想據為己有，所以蓋的不成樣子了。後來到了盧花會見他，麻窩太太罰他二百元，經我勸之再三，她始收回成命。頭人乃與我約定，令王麻子負責，帶了廖蘇人到羅地，辦交涉要東西，有東西，王麻子送到威縣，無東西令王保賠款。結果我們回到成都之後，除去小部份外，大部份送到生活指導所，蒙先生給拆洗一遍，送至理番，縣長派人送至成都。各方面的幫忙，使我不知如何才能表示向他們的感謝！

一張怕頭人的名片——第一次領我們尋頭人的，他的黑水名叫「木里保」，因為到過內地，起了個漢名叫「彭家富」。他有一盒片子給了我們一張，上邊印著「理番黑水」幾個字。他特別囑咐我們說，這張片子送你們，平常不要使頭人知道，因為他很不喜歡我們說理番。

「一二三拾兩大煙一枝槍——彭家富敬請」，替頭人寫信，送給一個住在茂縣的漢人。衙門曾買與此人一枝槍，價為煙土三十兩，槍拿走後，煙土未交。寫這封信，頭人加印後，便派人持此去催索。

樹內的妖精

二月十六日至廿三日（陰曆正月十二至十九日）。同西北來的回商住同屋——衙門裏的人走了一部份，彭來請我們搬到衙門裏去住。為了多明瞭一般社會情形，住在民家本較方便。但他再三勸說，只好搬了過去。太太親自出來照顧，把我們安排在住着兩個回商的屋裏。可是搬過之後，緊接着從盧花又來一批，大家擠在一起！這些商人之中，有一位甘肅臨潭王姓買布的與蘇永和保世交，據說從他祖父時代即彼此往來，至為親密。

蘇永清避難到臨潭——黑水原來的許多大小頭人，互爭雄長，因此常有內亂。就在這些內亂的時代，現在頭人蘇永和的長兄蘇永清，曾兩次逃到臨潭去避難。第一次與他父親同去，在王回回的祖家住過五年。後來其父因兄弟不和為百姓搶殺，故二次去臨潭只他一人，這次住過三年，民國十一年王曾來黑水，當時蘇永和十一歲，公高羊平，盧頭人，大數歲，朝夕相處，同伴遊戲，故王與蘇實為總角之交。

替拉廖結寫了一封信——拉廖結是我們在盧古住宿處的女人的長女。她與丈夫打了離婚官司，頭人已罰她丈夫賠她水田二桶（合六升），銀八百元。事後，男向女方尋釁毆打，所以拉廖結又來告狀。頭人乃又罰男方賠醫藥費五兩（合七元硬幣），交頭人拾兩。女的怕頭人暗中送了人情，直等眼着頭人收了罰款，她才放了心，很高興的來請我們寫一封信報告她弟弟，使他知道她官司的勝利！

二月二十四日（陰曆正月廿日）離開了麻窩——盧花頭

人公高羊平夫婦要到草地朝觀音，蘇水和夫婦去送行。乃想趁盧花頭人動身之前到盧花，以便作各方面的考察，屆時再同他們一路出黑水，以免我們兩人走路的不便。經多日的申說，今天太太方打發了兩個娃子同楊通事送我們上路。楊通事二水人，黑水名叫「莫木匠保」，是衙門裏唯一的正式翻譯。他父親爲漢人，陳姓，到黑水作木匠生活，娶了黑水女人爲妻，生的兒女因父親關係都能操很好的國語。楊通事係上門女婿，故又姓楊云。沿路他爲我講盧花「莪塔希」山神的故事。

盧花有二十餘年不敢種大烟了，因爲「莪塔希」神不喜歡。本地人每種一次，便有冰雹之災，不但將烟苗打壞，就是別的莊稼也一棵不留，不然就有牛瘟人疫，釀成不可救濟的災荒。因此盧花人二十餘年來懾服在他的威力之下，無人敢於種烟了。

「莪塔希山」與峨眉山相等，有一次「莪塔希」騎着白羊，要到峨眉去會那裏的山神「坤都贊布」，看他有多麼大。走到灌縣卻遇見了「坤都贊布」，他騎着一匹白馬，但他並不曉得這卽是要會的人。「坤都贊布」雖知道他的意思，也不說明，便急急忙忙回到峨眉去了。「莪塔希」到峨眉才正式的會見他。經過這次的關係，黑水人以後才開始朝峨眉。「莪塔希」山不可登攀，於五六月間，信者來此繞山鬱轉「古拉」而已，三日可繞一週。

妖精住在樹裏——麻窩與盧花交界的「尼加阿爾布西」處，路旁有三棵大樹，兩樹活着，一棵已經枯了。楊通事說，原來長得都很茂盛，某年來了三個陌生人，一個和尚，一個女人，一個小孩到這裏迷人，經喇嘛念經，他們便躲到這樹中住。以後更在旁邊修了十座塔加以鎮壓，他們就不敢出來了，但這棵樹也變得枯乾了。

還有內爭的戰場——從前黑水的許多頭人，互相爭殺，麻窩（亦名下盧花）與上盧花於民國二十一年的一次，算是很大的械鬥。原因是「綽斯甲」打死了王珍的兒子，王珍的兒子爲麻窩頭人的姊夫，卽蘇永和的姐夫，麻窩要替姐夫報仇，乃與上盧花在「阿爾布爾西溝」一鬧了火。一日之間殺死上盧花的百姓二百餘人，死屍都棄在溝裏了，河兩岸山上的房子，經過當年砲火的摧殘，至今尚無人居住，任它荒草蔓蔭自生自滅。

盧花太太與公高羊平的緣法——盧花太太未嫁王珍兒子之前，本是許與公高羊平的。她還有妹妹許配王珍之子，但結婚後不久她妹妹因病死了。這時公高羊平的未婚妻拉仲到藏裏朝香去了，回來的時候，路過盧花，王珍又把她扣下作了兒子的續弦。公高羊平當時之怨恨可知。但後來，盧花內亂，綽斯甲殺死了王珍之子，盧花太太成了寡婦，公高羊平趁機上門，圓滿了以往的因緣。

宮布的苦衷——宮布是麻窩太太派他背着行李送我們到盧花的一個娃子。今年廿多歲，有健強的體格，長着一副忠誠的面孔。路上走的時候，臉上現出一種不安的表情。問及楊通事，他說：「宮布在衙門裏，因受不了管家的氣，逃跑過一次，逃跑的時候騎着衙門裏的一匹馬走的。衙門派人各處找他，知道他在李羅子溝（通黑水，屬松潘），太太因他平日爲人不錯，乃託人帶信，他若自動回來，一切概不追究

五二一一七四

，因此他自己回來了。出來之後，還未遇到過盧花太太，這次送我們來，勢必要見，深怕太太申斥，所以覺得心頭不安」。聽到這消息，對她頗表同情，到了盧花衙門，賞他一元硬幣。

松岡寺活佛

二月二十五日至廿六日（陰曆正月廿一至廿二）。在紫姑多看跳鍋裝——廿四日動身已遲，未到盧花，在半路就住下了。廿五日晨六時上路，走五里至紫姑多打尖，太太送的幾個燒餅，被送我們的人吃了，我們只好拿兩絞綫換了幾塊洋芋充飢。飯後休息的時候，來了幾個女孩子看我們。與她們問答之際，我唱了一個歌向她們交換，她們絕不推諉，大家齊唱起來。一面唱着，脚步自然動作起來，趁勢請她們跳。她們說：「沒有酒怎麼跳？」我們因過路，勢難買酒相請，乃取出線來，每人送了一絞。她們接了線，很高興的為我們跳了數曲。最後替她們攝影而別。

到了盧花衙門——盧花是一個總地名，衙門則在沙板溝裏邊。衙門的周圍青山綠水，不似麻窩那樣乾枯。房舍建築的規模，比麻窩還要大些。楊通事說：盧花太太治家嚴明，男女娃子各照分派的工作分頭去作，見了外人也彬彬有禮，絕不像麻窩那樣隨便。聽了他的話，到衙門後靜心觀察，確乎未見有人圍了我們亂翻，他的話大概是有道理的。

西北回商駐紮的大本營——西北的回商，經過馬塘到黑水來的，向例駐紮在盧花衙門，作為向外活動的根據地。在麻窩的幾個人，也是從盧花去的。我們到盧花衙門，遇見了更多的人，我們住處，還是加入在他們中間。真沒想到其中有幾個是在西北時的熟人！一個是拉卜楞女小學生的家長，從他的口中，打聽了好些離開西北以後的事情。有兩個是在臨夏聽過我講演的學生，這次在黑水見面，倍覺歡欣。臨黑水的時候，因頭人的忙碌，找不到人送我們，沿路幸虧他們幫忙，才平安出了黑水。

盧花太太與頭人要出遠門，我們到後三天，蘇永和一家，帶着許多娃子也到此送行。頭人要出遠門，衙門裏有許多人出出入入，運糧的娃子送禮的百姓來來往往，一天真不知有多少人出入？所以整個衙門鬧得亂作一團！頭人出門必跟隨着許多執事，這些人吃的用的，都得自己運着前行，運糧的人也要吃糧，因此非勞動上百的人不可。二十七日他們動身的一天，真是浩浩蕩蕩的一個大隊伍。

松岡寺的活佛——在衙門裏，除去俗人之外，還住着許多喇嘛。有一些是來做法事的，有一些是來找活佛的。松岡寺有喇嘛一百五十餘人，法台由拉不楞寺派遣，三年一換。前世活佛為草地人，於四年前圓寂，轉生於黑水之紫枯多，該寺管家特來迎接。所獲靈童，眸子灼灼，頗具聰明像；他們在衙門裏住了兩天，今日動身回寺。行前，該童父親雙眼含淚，戀戀難捨。另一送子入寺者，亦含淚相送。該寺管家因語言不通，不能回答他們說幾句安慰話，見我在旁，乃找我替他作了一度翻譯。

二月二十七日（陰曆正月廿三日）。頭人出發——他們走路是困難的，今天雖然出發，但預定只走十五里，乃留我們明天動身趕去。就實際情形說，則是太太派不出人替我們

搬運行李，因此我們只好等第二天聽候管家的分派。頭人走的時候，穿上新的法蘭絨皮襖，腰裏纏上新近趕作的子彈帶，——是一條白皮紅邊鑲着許多大粒的珊瑚的子彈帶，頭上戴着新狐皮帽，背上背着護身佛的大銅盒，左顧右盼，十分得意。太太也換了嶄新的黑緞子皮襖，紫紅緞背心，她歲數既大，又是直接掌權的人，所以顯得莊重大雅，有世家風。頭人出了大門，走不到數步，有二三十個百姓用牛角盛着酒，拿着哈達洋錢來餞行。太太頭人下了馬，娃子替太太在路旁鋪下氈子，太太坐在正中，她的弟弟蘇永和坐在左旁，見我在旁，特拉我坐在她的右邊，公高羊平則隨意起坐，無人在乎他。百姓用盤子托着銀錢或元寶，將酒斟到碗裏，送到她的跟前。她乃一面喝酒，一面與百姓閒談，百姓們跪在旁邊伏首而聽。這樣坐了一個多鐘頭，百姓們送來的酒都喝過了，乃又上馬前行。所過之處，家家迎風，因此當日計劃走十五里者，僅走了五里，天已黑下來了。他們走了之後，衙門裏頓然冷清清地，只賸下我們與一羣西北的商民出出進進。

二月廿八日（陰曆正月廿四日）。離開了蘆花——學校快要開學了，歸心早已如箭，但衙門裏派不出送我們的人，在黑水裏邊，就自己又寸步難行，真是焦急萬分！見頭人走了更覺心裏沒有把握。管家還有意叫我們再等一天去趕頭人不遲，但我們再也忍不下去了，寧可自己背着行李去追。管家見這種情形，乃為我們找了兩個十幾歲的小孩，背着行李送出五里，到頭人住的地方。公高羊平親自拿着一塊猪膘，一個娃子捧着一升白麵迎來。他把我們安排在一位看守糧倉的管家家裏。剛進去的時候，屋裏只有一位六十歲的老太太，過了一會，竟一擁進來了二三十個與太太同伴去朝觀音的人們，他們人多勢衆，這個機會，可以盡量發洩他們對漢人的憎恨，與聽漢人不起的情緒。因此，我們受盡了他們閑言冷語的奚落。他們佔了屋裏的好地方，把我們擠在一個牆角上，使我們沒有轉身的餘地。晚飯的時候，他們先作飯吃了，我請他們讓開作飯的時候，房東老太太正作着一鍋豬食，一個女子向我說：「你吃這鍋飯吧！」我乃故作不知的說：「謝謝！這是你吃的東西，留你自己吃吧！」她再未開口，我也未多說話，大概因我們是頭人的客人，還存了一份客氣吧？

燐燐白骨成堆

三月一日（陰曆正月廿五日）。九點多鐘了，頭人遲遲不行，也不找人給我們背東西。蘇永和願意我們同他再回到麻窩，他派人領我們到各處看黑水是否還有大烟，以便我們作他的證明。我們知道他派人領我們看是無用的，乾脆無看的必要，所以堅持一定取道馬塘回成都。他見我們意志已堅，蘆花太太乃送了我一疋本地織的毪子，同時打發了兩個人背着我們的東西送了我們一程。這時蘆花住着的回商也來了，一面是追着討賬，一面也要回家照應衣春耕。同時，頭人走後，他們的生意無人主持，只好把貨存在衙門，留着頭人替他賣，明年來時取錢。他們馱貨來的毛牛，就牧養在附近的山上。已經三個月無人來管了，但沒有一頭損失。他們說：「黑水人殺人劫貨，但是牧放在山裏的馬牛則從來無人偷

五二一一七六

一，不知是一種什麼道理？向頭人辭行的時候，頭人告訴他們，請他們替我們馱着行李，所以送我們的人，把東西交到牛身上就完了他們的任務了。

二月二日（陰曆正月二十六日）。我們離開黑水人的隊伍，加到西北回民的商幫。他們趕着三十四頭牛，每人都有牛馬騎着前進，我們則步行相隨。當日走四十里，天雖未黑，爲了牲口的休息，在河岸上一個較大的平灘停止了前進。他們除去自己的東西之外，還替頭人馱着幾馱食糧。年青的小夥子們忙着把牛身上的東西卸下，排成一個圓圈，將牛趕到山上去吃草。然後分頭砍柴，準備燒晚飯。我們既無鍋灶，只有把頭人送的一升麵交與他們作好同吃。他們十分客氣的招待我們，諸事替我們作在頭裏，完全不要我們操心，也不使我們感到一點不舒適。飯作好了，先爲我們盛到碗裏，第一碗未吃完，已經把要添的用杓子盛來站在面前等着了。他們如此盛情，使我感到慚愧，爲什麼我們便如此享受呢？

睡在大自然的懷抱裏——吃完飯，天已黑了，在貨馱子的外圍，釘了一條繩子；從山上把牛趕回，一個個拴在這條繩子上，然後燃起一堆大火，大家圍着烤火談天。直到更深的時候，才各展鋪蓋去睡。一位姓丁的知道我們帶的東西少，睡在露天的野地，不能禦寒，乃借我們每人一條毯子鋪墊。臨睡的時候，把帶的狗放開，牠到大路兩端來回叫了幾遍，探查是否藏着歹人，然後回來，繞着我們的圈子，不停地巡轉；因爲人們休息之後，守夜是牠的責任了。這時萬籟俱寂，只聽見牛皮鍋的咀嚼聲，河中流水的潺潺聲而已。涼天如水，碧空萬里，眼對着明滅的星光，疲乏了的身體，與寄起來的靈魂，確乎是溶化在大自然的懷抱裏了。

寒氣的侵襲，輾轉了好久才入睡。正覺舒服的時候，守夜的狗已經催人起身。牠走到每個人的頭端吠叫兩聲，這樣每人都從夢鄉轉來，躍然而起。被上結了一層冰，衣服也成了鐵甲，拿起披到身上，一股冷氣，涼澈心田！我們都在起身，狗交卸了牠一夜的任務，仍回到旁邊臥下休息去了。起來之後，年青的放牛，燃火，努力工作。歲數大的人們，眼睛監視着他們的動作，自己坐在火前取暖，見有什麼步驟錯亂，他們從旁指示而已。太陽未昇之前，就熬茶吃些糌粑，綁上馱子出發。

三月三日（陰曆正月二十七日）。

向馬河壩前進——馬河壩在山上有一個寨子，人家不過數戶。此地人皆操藏語，然而仍有他們自己的話。或者他們是嘉戎，彷彿自稱「博魯巴」。我猜想他們根本即是藏民。蓋藏人自稱爲「博巴」，藏字是 Bod-pa，bod 後的 d 字是促音，讀起來等於無音，但有人則讀出彷彿有[illegible]音在內。他們既自稱爲「博魯巴」，或即是「博巴」，那麼他們根本就是藏民了。惜乎當時聽的不大清晰，不能驟下斷語。我們沿河向上走的時候，出入於鬱鬱蒼蒼的山林之間，在森林密處，常見成堆的燐燐白骨。據說民國二十三四年間，紅軍經過黑水，遭受極大損失；因爲黑水人用堅壁清野的辦法，他們在此饑餓與凍死者五六千人。現在黑水區有數千枝槍，完全是紅軍當時遺留下來的。目覩荒野的白骨，追想當日的慘烈，實在是人間的大悲劇。

午後一點多鐘已到了馬河壩，遇見另一隊人趕着無數牛

馬，馱着東西從山上下來，他們見了我們這一羣舉手歡呼，原來又是一批新來的西北商人——且有我們這隊中一位姓馬的父親與叔父，一位姓丁的舅父在內。馬丁已在外□載有餘，在此地與家人相遇，那種歡喜的表情，莫可言宣。當晚他們離了我們這一集團，加入了新來的隊中。在馬河壩的河灘中作晚飯的時候，有五個燃火的單位。原來荒僻的原野，霎時成了人烟稠密的鬧市。商事靠人，信然！馬姓及他兩個叔父與丁姓，都是在學校時代聽我講過話的人，所以對我十分親切。特別請我們到他們隊中，拿出他父親新帶來的家鄉食物請客。他們處處以弟子自居，懇切的態度，絕非在大都市中受教育者所有的現象。

翻過最高山峯

三月四日（陰曆正月二十八日）。頭人送來食糧——今天早起，他們在此候頭人來了要賬，準備不走，我們想催人領路先走，但所有男子，都接頭人去了，無人應催。無辦法，只好耐着心等候。但吃的東西早就光了，昨天已吃了一天商人的飯，由此向前，除非到馬塘，無處購買食物，所以非在此地準備不可！於是上山到人家用三元硬幣買了一口袋糌粑，二斤酥油，作爲以後的食糧。拿着東西下山之後，頭人竟又打發人送了食糧來。我們離開他們已經兩天，他們因爲百姓迎送的耽擱，不能快走，但怕起我們食糧不足乃，派人送來了白麵糌粑各一升，酥油一斤。我們無處收存，乃一并送了回商。反正我們無論如何，也要加入他們吃飯的。來人告訴商民上山，今天可以同住一起，於是又開始趕午下山綁馱子。今天全是上山路，天氣清爽，積雪溶消，路陡而滑。丁回商特給我備一匹騾子，給蔣先生備一頭牛，以代脚步。以後兩天的路程，若不是有牲口可騎，走在深可及股的深雪裏，不但不能同在一起走，而且頗有墜入雪崖的危險。幸有商隊同胞的幫忙，使我們平安渡過了險地。

走到山上，找了一個平坡草原住下，等候頭人的大隊。午後兩三點鐘的時候，方見他的前哨，四五點鐘的時候，頭人才來。數着共有一百六七十人，加上每人的坐騎，便顯得是一條長陣了。他們住的比我們遠一個山角，支起兩架帳蓬，一架爲頭人夫婦，一架爲着媽和頭人的孩子，其餘的人都是露宿。盧花太太坐在帳中，一個娃子採了一把細草，到他跟前獻上，請她墊到靴裏。黑水人同藏民一樣不穿袜子，而靴子底又只一層皮子，穿時得在底中墊上許多草，才會免得走路脚痛。家中用的都是麥桿草玉米皮，到山上採得許多柔軟的細草，自然要向女頭人呈獻了。商人收賬，我們無事，亦未去拜訪，臥在草地上，遠視近瞻，享受大自然的美麗。黃昏時候，忽然狂風驟起，黑雲從四面聚來，把大地蓋得灰沈沈，暗淡淡，接着像棉絮一樣的大雪飄下來了！燒飯的火燄，吹的東西亂撓，不在鍋底下停留。晴天的時候，向例是睡在露天裏，但今天不得不趕緊從口袋裏把帳蓬打開，冒着狂風大雪，好容易把它支起，大家坐在裏邊，抵住了不少冷氣。

三月五日（陰曆正月二十九日）。翻過了最高的山峯——亞克夏山，是這裏最高的山峯，拔海一萬五千餘尺，冬季積雪深達數丈。據云冬季在此走的人，常有被雪淹沒着。人

險霧中，需要急速打繃說引。若措手不及，人即不能出來了，今天走時，一行人大家在前，將雪踏出一道便路，我們後隨，所以未感到任何困難。過山脊時，頭人與山神獻燈燃，放紙馬（藏名隆答，風馬之意），煙雲繚繞，紙片亂飛，與西北藏區旅行的味道完全相同。過了山脊，沿着一條溝，順河而下，午後四點到康貓寺。下山後，與同行數日的商人告別。此地已有一批馱茶的馱子等着他們，合隊之後，他們將望着家鄉走上去西北的大路。分手前，曾以硬幣數元作酬，他們無論如何不收，並約定秋季或到成都看望我們。辭了他們，我與蔣先生自己背上行李，想早些到馬塘，但頭人堅請同行，乃又加入了他們的團體，隨他們露宿在康貓寺廢址。

三月六日（陰曆二月初一日）。康貓寺——看過址，當初規模猶可彷彿，經紅軍焚毀後，寺主因隣址近於大路，對於喇嘛靜修諸多不便，乃遷往隔河山中建新院，稱為康貓新寺。現有喇嘛二三十人，多藏民而不通黑水語者。我們露宿舊寺廢址時，喇嘛來問頭人呈獻禮物者，已皆辭要通事在旁翻譯，而不能直接對話。我無事閒走瀏吊，滿木堆中發現許多頭顱骨，蓋無一非屬當日紅軍者。

由此上行爲中壤口界，過中上二壤口即阿壩。沿途藏胞之來馱茶者絡繹於途，一小時之間即有牛馱數百頭經過。此地實爲四川通西北草地之要道，據回商稱，以往西北入川者，皆以馬塘爲中心，出雜谷腦而至灌縣，走此路較松潘至灌縣可短數日路程。

昨晚今早都受頭人招待，吃了兩次糌粑。早晨因爲不斷有人來獻禮謁見，上路很遲，兩個孩子爲我們背着行李，走到距馬塘五里的一座橋邊，孩子把行李放在地上說：「我們從此分手了，你們自己去馬塘吧。」又是意料之外的事。要求他們把東西送到馬塘，他們說：「頭人告訴我們就背到此處！」無論如何不肯多走，只好拿出幾枚銀以爲酬勞，打發他們走了。這時回頭茫茫，雲花怒飛，兩人站在雪天中觀望，見有兩條路，一路是過橋，我們不知那條是去馬塘的正路。問到別人也言人人殊，不知如何是好。蔣先生提議，先塡飽肚子再說，他乃到河中取來一杯水，我取出糌粑用冷水調食。一面吃着，一面打主意，跟頭人朝香的人三三五五，從面前經過，看見我們坐在雪地裏用凍僵的手抓糌粑吃，甚以爲異，大概想：「爲何不快到馬塘去吃熱的飲食？」我們的糌粑尚未吃完，背行李的兩個孩子回來了說：「頭人嫌風雪太大，不便野宿，也要到馬塘街裏去，所以又叫我們來背你們的行李！」這消息出於正在莫可奈何的時候，眞是喜不自勝了！乃收起未吃完的糌粑，跟着他們過橋前進。到馬塘，一直到了區公署，蒙徐區長接進招待。當日午後，理番派往卓克基，松岡的兩位小學教師也適至此，熟人相聚，加上徐區長的盛情，當時的滋味，眞覺得是返回了久別的家鄉！

馬塘，前面已經說過，乃是四川與西北交通的要道，所以經常有不少西北商人住在這裏等着裝貨，他們運來的東西，也放在此處向內地傾銷。因此，馬塘在地理上，是聯絡西北草地的咽喉，將來對邊疆文化工作，以此爲中心，向前推進，影響所及，一定甚廣。

安然同華西壩

晨起，馱子未僱好之先，到街上去找着頭人辭行，並謝他數日的招待。太太拿出拾元硬幣，準備送我們盤纏，見蔣先生不向前，乃留下了伍元，以伍元與我。雖經堅辭，她不肯收回，只好留下。就禮上往來之意，連日的人情，不知何時方能補起！

經徐區長的盡力，僱到了一匹騾子馱行李，自己仍要步行。十一點出發，越過封滿深雪的鷓鴣山，黃昏後到盡頭寨投宿。一日沿河行來，馱子，蔣先生與我三者之間，各相隔一二里之遙，全日幾乎是一個人彳亍在道上。但眼睛裏看着兩岸山上參天古木的繁茂，低處雜樹雜色的燦爛如錦，耳裏聽着流水潺緩，這種悅目賞心的景色，不由使人滌盡塵慮，整個靈魂都溶化在大自然裏了。雖然一人出入于曲徑之中，兩脚被融雪的泥水浸透，並不覺寂寞與艱苦！

盡頭寨一家好的客店已住滿了人，脚戶領我們到了另一個店中，一大間屋子全是樹條編成。外邊的雪不住往裏飛，幸而木柴容易，女店主將整截的大木放在火池裏燃燒，一點也不覺寒冷。她是一個寡婦，帶着一個兩三歲的女兒，與一個小姑同住。這間大屋子更用樹條編了一段隔壁，她們睡在裏邊，外間火池旁有一個滿屋木炕，作我們的宿處。屋子雖然透風，究竟有炕可睡，地方也算清靜，心裏頗覺高興。想在此買一點糧食，慢慢作成如意的一餐熱飯，但託她四處尋找，找不到任何東西，最後還是每人一碗糌粑充飢。晚上就着火烤鞋的時候，又來了十幾個投宿的客人，他們都是主人的熟客，上山採藥的人們。屋內頓時擁擠不堪，他們拿出米麵作飯，不禁羨慕他們生活的豐富。

三月八日（陰曆二月初三日）。由盡頭寨出發，又僱到了兩頭牲口騎，身體得到休息，精神上輕鬆不少。但又遇到一種困難，就是買不到吃的東西。午間打尖的時候，脚戶找了一家進去，主人與他還有一個同行的松岡人每人一碗酸菜，他們自己取出餅吃，並不招呼我們。問主人有否生麵或饃饃？答覆是「沒有」？再三交涉無效，他們說：「把東西賣與你們，我們就無東西可吃了！」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只好每人再吃一碗糌粑，將午時的饑困打發過去。繼續前進，晚間宿八卦碉脚戶的家中。

脚戶名任八，是一個喇嘛，也是本區的保長。既住在他家，他乃勉強買了一元硬幣的白麵，爲我們做了幾個燒餅，又向他買了半斤豬膘，清水煮熟，與饃同吃，這餐晚飯眞勝過都市裏的宴會，同行的松岡人，因爲同族關係，主人對他有特別招待，送他一個燒餅，一碗酸菜，客人則送他一個木碗。

松岡人，通藏語，相談之間，知他原來與我同時在甘肅拉不楞住過三年，彼此有許多共同的熟人。他這次由松岡到雜谷腦背酒麵，正好一路同行。任八到家之後，不欲前進，於是松岡人又成了我們的背子。

三月九日（陰曆二月初四日）。松岡替我們背着大件行李，我們自己背着零碎小件，離開任八的家前進。日麗風和，松岡人爲我們講着故事，走起來頗不寂寞。路過夾壁時，他指着一個山頭上一家空房子說：

「這是夾壁頭人的衙門。頭人在時，男出女入，頗爲榮華，後來爲內部的人互相殘殺，此房主人即犧牲者之一。現

五二一一八〇

在已家破人亡，舊日衙門一變成了狐兔的窟穴了。頭人留下兩個女兒，一個嫁與蒼旺勒爾烏頭人，一個作了黑水頭人蘇永和的兒婦，現在曾住瀘若寨。蘇之兒婦，爲有名美女，兩年前曾去草地朝觀音，途中引動了多少人圍擁參看，使她侷促不安，兩頰緋紅，香汗涔涔，越顯的她綽約若仙子！如此美人，恐怕在成都也找不到第二個」！

走過猛古寨，至火地打尖，到此已有漢人開的旅店了。店主夫婦不在，只有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帶着一個不滿一歲的弟弟看家。來往的旅客擁擠在那裏，我們到時，剛好他們各人背起了背子要走，因此我們到屋裏，得到十分空閒地利用火池，燒茶吃餅。松岡人上次來作生意，因背的食糧過重，曾讓一些與本店老板，價洋一百一十元，言明此次來時歸還。這次過此，老板不在，問小女孩，她說：「父母都到山上砍柴去了」！等到兩個鐘頭仍不見回來，我們怕誤了趕路，催他快走，松岡人因非得到錢無法買貨，正在左右爲難的時候，幾籌路上來的背子，說女老板正在丘地討賬。

到了丘地，有駐兵檢查大烟，我們每一件東西都驗過。聽說販大烟的另有山路可走，不知爲何專在大路上檢查？松岡人趁空到水磨去找到了債主，向她討還九十五元，餘數待回來還淸。我們被檢查的時候，與本地人阿孫閒談，他家有很多騾馬，明日往雜谷腦爲駐軍隊長某馱烟包，我們若出六百元脚價，可僱與我們兩匹坐騎。討價還價，絕不讓步，不得已應之。乃對松岡人一日工價（六十元）解僱，當晚同住阿孫家，這裏也正是軍隊的住處。

丘地有店，可吸大烟，問及駐軍何以不管，答云：「吸的儘的我們不管！」如此他們管的只是大路上的檢查了。

三月十日（陰曆二月初五日）。早晨吃了一碗糌粑。因等候排長的騾馱子，九點多鐘始由阿孫家出發，行及日午，始想起一條圍巾忘在丘地了。以後託人找，阿孫家雖有，但被往理番去的人拐走了。晚宿新店子。店主楊姓，原籍樂至，來此已十餘年，能操本地語（嘉戎話），接應旅客，和氣而殷勤，因此生意興旺。夜間我們與許多旅客擠在一個火炕上，阿孫等則露宿在外。

三月十一日至十六日（陰曆二月初六日至十一日）。由新店子出發，午間抵雜谷腦。次日坐滑杆趕路，到理番時，縣政府已有成都教育廳，民政廳，省訓團的幾個電報來督促，大探問我們的行蹤。這次旅行，在黑水雖託人向外帶信，都未帶出，他們久不見我們的消息，加上平日一般對黑水傳說的可怕，都在疑惑我們或已做了探險者的犧牲了。我們也因學校開課已久，歸心似箭；到了交通能由我們支配的時候，當然盡力趕路，於是十三日辭別縣長，費四天功夫於十六日晚飯之後，平安回到華西壩小天竺寓所，結束了這次旅行。

編者與讀者

莊澤宣教授對戰後中國建都提供意見，他的主張，是以盟邦美京華盛頓，澳京坎培拉為先例，應另覓新地，經營一個嶄新而合於理想的新國都。他提出條件七項，均極有價值，照這個新的建議，戰後的國都當在山東之南，江蘇之北。我們尤其重視莊教授所說的：『最好表現古代文化與今日抗戰精神』；而『……海陸空運交通可直達國都之門』和『自然環境中有小丘陵，小湖河，經人工佈置後可成為幽美都市』兩點，都是新國都所必備的條件。

葛德夫先生素治古文，其作品不同凡手，最近奉命赴蘭州，寄來『隴甘行役』一稿，文筆簡練，狀述沿途景色，令人神馳於公路上，好像隨着他的一枝筆桿，去旅行了一次。

從『漢中到老河口』，是一篇報導式的寫作，告訴我們如何行進，路上的聞見，也坦白地寫出來：譬如說潤池鎮的文化，非常低落，若干人家的門牆上貼着小學畢業生的紅色捷報，雖然看了頗令人搖頭，但卻是值得紀載，對於某一個地方的實際情狀，能够明瞭，同時就會聯帶想到如何改進。

徐蘇生先生所寫的『雲海飄浮』，這一篇文字太妙生動了，我們讀到許多關於乘坐飛機的文字，但沒有徐先生所寫的那樣活潑，逼眞，好像已經把我們帶到天上一樣，徐先生說：『雲海是沒有邊際的，它像春盡楊花落滿的園地，又像北國皚白的雪野，它像剛彈過的棉花那麼鬆膩膩的，它又像大洋中起伏的白浪，有時忽兒現出一個艷媚的漩渦，有時飄浮着輕輕的薄紗，美麗的雲朵是重重疊疊的……似乎甯靜而溫柔……意識了腳下不是海洋，也不是河山，恍惚間覺得身子飄飄欲仙，我們在雲海中飄浮……』這眞是極端美麗的筆調，詩意一般地引起我們的靈感。

袁道冲先生是浙東名宿，文字茂美，早著聲聞。最近以『記蒼山洱海』一文見畀。他寫作的方法，完全根據科學，更參以古代考據，譬如說論點蒼山，先敍述了氣候，次述形勢；而又證明了點蒼山乃橫斷山脈之東界。他引徐霞客之言，證以最近形勢，歷歷可考，此寫遊記之最上乘者，袁先生現已身入峨嵋，約深秋可歸，必另有佳作，以饗讀者，特此預告。

吳缶先生的『獻給遊北泉的人們』，是一篇別開生面的作品。他叫我們駕飛機，飛渡三峽的上空，先望見北碚，再到縉雲山，在嘉陵江和縉雲山的交點下，那便是北泉公園了。北泉的美妙，無庸多所槩括，不過吳缶先生說：『……這個計劃的實施，開始於民國十六年五月，經過約五分之一世紀的慘淡經營，才形成你今日心目中的北泉。』可知風景建設，自斬荊棘以至於燦然大備，也需要艱難的代價呀！

美國近代的交通，已經昇華到頂點，但是誰知道在一八六一年以前，美國也是利用驛運的。本社資料室選譯『美國的驛運』Pony Express一文，把美國八十年前以快馬傳遞消息和載客的情形，作詳盡的報導。文學家馬克吐溫描寫驛運，十分逼眞，還是一篇史料，但不能忘記這一個時代！中國現在正利用驛運，其艱苦情狀，決不亞於八十年前的美國，大家都知道這還是一個過渡時代，然而同樣地值得珍視。

『他怎樣經營一個旅館』，原文刊在美國最近出版的HarPers Magazine上，這一篇文字可以當小說讀，雖然是敍述一個經營旅館業的艱苦奮鬥情形。我們從此文中，可以聽得美國戰時空氣影響到每一個行業，又可以體會到這旅館主人當時的處境，是怎樣的困難，然而他終於克服了一切困難。當我們新到一個地方，住在旅館中，或許有些不滿意或不舒服的情形，但是應得明瞭旅館也自有其為難的地方，讀完了這一篇文字，應該會明白一點兒罷。

各文略作介紹之後，還有幾句附帶的話要說一說。

中國的幅員，非常遼闊，而可以記述的山水，思想，人物也實在太多了。可是我們翻檢一下年來所收到的文稿，很少有報道蒙古，新疆，西藏等邊地風物的文字，這不能不使我們感到一點失望。今後我們熱烈期望在邊疆工作的人員，能把邊疆的社會，介紹於本誌讀者之前。

—— 編者

五二一一八二

西甯塔爾寺三大盛會

鄒豹君

提到寶貝佛宗喀巴，都曉得他是一位偉大的宗教家。黃教喇嘛由於他的提倡始發揚光大。他生於明初永樂年間，他的精神到現在依然放出偉大的力量，南由西藏西康，北至青海蒙古，住民的思想，莫不受他的支配。若不計人口而從面積方面看想，現在中國境內尚有五分之二的面積，其中住民都對他竭誠的崇拜。

塔爾寺是宗喀巴的生地，他的骨灰也埋在此地，寺在西寧的西南，相距約二十九公里，這一座莊嚴偉大的寺院，一向不爲內地人士注意，然而它是喇嘛教的神經中樞，每年不知吸引了不少蒙藏胞民來到此地祈禱禮拜。

宗喀巴的父親曰阿嘉，母曰權差，皆轉世爲活佛，塔爾寺即爲現世的阿嘉活佛所管理。宗巴略有兩大弟子，一曰達賴，一曰班禪，亦轉世爲活佛，而宗喀巴的自身，並不轉世，埋藏他的骨灰的那一座尖塔裏，却成了無數信徒崇拜的對象。塔爾寺名稱的來源，即由於這座尖塔。此塔雖然建在一座用金瓦築成的大殿之內，它的光芒，却照耀整個的青康藏和蒙古，與大殿之上的黃金大瓦，同樣的放射着光輝。

湟川北源有三大支流，在西寧附近相會，其南源曰麒麟河，一名南川河，塔爾寺即在此河的上游。寺的環境甚佳，山環水抱，氣象幽深。兩條丘陵之間，有一深溝，由溝底向外長出高大的白楊及古老的柳樹。溝的兩側是陡峻的山坡，那一層一層的殿宇和僧舍，就在這裏作有規則的排列，好像香港。

塔爾寺與內地寺院不同，內地的寺院僅是一所建築物，僧舍和佛堂都在一寺之內。塔爾寺却是一個聚落，一個小型的都市，大金瓦寺與小金瓦寺是塔爾寺的核心，僅佔極小的面積，周圍是喇嘛的住宅，住宅的面積甚廣大，據說可住三千餘喇嘛，若充分的利用，可容數萬人。這是中國內地一個純粹而偉大的宗教都市，不含一點政治色彩，不有一個女性，是一個純男性的聚落。

寺的外景很美麗，黃土構成的山嶺，披上一層降落不久的白雪，映着高大潔白的粉牆，赭色的土牆，輝煌的黃金大瓦，間雜白色的高塔與稀疏的古樹，在蔚藍的天空下，顯現一幅色彩鮮明的教區風景畫。

寺的內部更爲富麗莊嚴，大金瓦的尖塔，大經堂內的一百零八根巨柱，小金瓦寺的壁畫，宗喀巴的足印，樹檀木上的藏文，大廚房內直徑五尺餘的三口大銅鍋，昂謙院內的大布棚，都予人以不易磨滅的印象。

引人最盛的要算此次三大盛會了。一爲舊歷正月十四日的跳神，一爲十五日晚間的酥油燈會，再加上班禪第十世的升床大典。

五幕的跳神

跳神是喇嘛教中的大典，每年舉行三四次，最大的一次是正月十四日的上午，跳神的目的是斬妖魔，袪除不祥，不料被人以訛傳訛，竟曲解為斬羌（指清代名將年羹堯，這種附會如果繼續的流傳，可以引起民族間的誤會。）跳神的場所：在大經堂的南院，一所廣大的院子，用大塊青卵石砌成。四周是殿宇，無數的番胞和少數的漢胞，將院場團團的圍住，殿階上滿鋪着紅色大毡毯，富一點的番胞坐在毡毯上，普通的番胞坐在平地上。到了十一點，跳神開始了，一支音樂隊引導着佛像及高級喇嘛來到大經堂的南側坐下，在對面一座大殿台階上坐着十四個喇嘛，手拿鼓鈸等樂器，作簡單調的聲音。四個戴面具的小鬼先由殿內跑出來，迴轉跳舞，舞畢又退入殿內。第二幕又出來四大金剛，戴着巨大的面具，兩個黃臉，兩個藍臉，穿着藍色大袍，迴轉跳舞。第三幕出來四個獸形的小鬼，兩個鹿頭，兩個牛頭，在場中急劇的跳跳躍躍。第四幕四個骷髏鬼，面具上沒有鼻子，戴長爪形的大手套，緩步而出，抬着一個方木盤，放在場的中間，其中有一人形偶像，用麵做成的，這是妖魔，準備受斬。第五幕場面最偉大，前面是音樂隊，後面隨着一位降魔元帥，四大金剛，十八羅漢，牛神，鹿神，約共三十餘位。又有一位飾演古老太婆，身穿旗袍，戴面目慈祥的面具，攜着五個戴兒童面具的小孩，坐在場的南側，算是劇中的旁觀者。降魔元的面具甚偉大，高約三尺，類似牛首，頭上有兩隻高大的金角，閃閃放光，身穿類似大褂袍，手執哈達，同那些神鬼迴轉跳舞，鼓樂齊作，情形緊張，最後降魔元帥持一把鋼刀扎在麵做的妖魔身上，這一幕跳神即告結束。

班禪活佛升床大典

青海省是一塊聖地，寶貝佛降生在塔爾寺，班禪和達賴的轉世，也常在距塔爾寺不甚遠的地方。這次第十世的班禪活佛，在循化縣內尋獲，年僅五歲，像貌清秀，眉目之間頗似班禪第九世，它的父母是番族，不懂漢話，以遊牧為生。升床大典在正月十五日上午九時舉行，喇嘛約有三千個，穿上紅色法衣，戴上高大的黃冠，手拈藏香，排隊立於大路的左側，左側僅限喇嘛站立，一切遊人均立於大路右側，九時起，班禪活佛坐在黃緞子大轎內，頭戴黃色僧帽，身穿黃緞子僧袍，端然正坐，兩目左盼右顧，毫不慌張，有時看到羣衆的熱擁呈現笑容。轎前為活佛及高級喇嘛等引導，其前為音樂隊，轎後有高大的黃傘，在羣衆的擁護中，緩緩前進，[illegible]有許多番胞舉黃幡而叩拜，轎抬到大金瓦寺，齊誦寶貝佛宗喀巴，以後又抬到弟謙，即班禪活佛公館。

吉謙距大金瓦寺甚遠，建築在一個高的山坡上，好像北平富家的公館，有兩重大院牆，中間為大殿，兩側有花園，大殿之前懸掛巨大的布製天幕，地上滿舖着花色栽絨地毯，高級的喇嘛坐在地毯上，大路兩側陳列各色形式的糕點。殿內佈置甚莊嚴而華麗，中間是一座高大的黃緞子寶床，其後壁龕內有數百尊小佛像，班禪在寶床之上盤膝而坐，右側地上坐喇嘛，左側坐來賓，大堪布分立於班禪旁邊。喇嘛低聲誦經，堪布等以藏語道頌詞，以後分贈來賓及喇嘛等

以手抓羊油米飯，繼之各色人等向活佛進獻各種珍貴的貢品，其中有翠玉做成的如意，有黃色的緞，有巨大的白銀元寶，種類繁多，班禪活佛一面忙於收禮物，一面又忙於贈福，凡向活佛致敬的人，都用手撫摩他們的頭頂以賜福，又贈一條紅綢子做的哈達，放在來人的頸上。致敬的人很多，班禪活佛毫不疲倦，由上午十時到下午四時始終坐在寶床上，執行他的賜福工作，有時打一哈欠，馬上又恢復他的笑容。

此次升床典禮尚非正式，正式的升床大典當在西藏境內舉行，班禪是否能入藏尚有問題，所以此次的升床大典也有作爲正式的可能。

班禪的魔力太大了，雖然年方五歲，已成爲萬衆崇拜的對象。可惜他不習漢文，對於中國的政情不了解，他不吸收新知識，對於蕃胞的社會也不能改善；如果政府有一時期恭迎入陪都受訓，至少可以加強政府對於西部的建設。

藝術化的酥油燈會

正月十五日的酥油燈會是一偉大的藝展，其藝術的高超，可以追及巴黎的蠟人館。是日的晚間陳列各色各式的佛像，純用酥油塑成，加上顏色，栩栩如生。青海的氣候比較的冷，酥油很堅硬，塑成的像，非常細緻，每年由八月節後開始製造，歷三個月時間方能完成，僅在正月十五日陳列半晚的時間。在大經殿的南側用氈毯搭起兩座大燈棚，高約數丈餘，毯毯上畫成各種宗教的故事，棚頂懸掛許多玻璃花燈。花棚的西側搭成高達三丈餘的三角形大牌坊，無數的佛像及人物都陳在牌坊上，其下排成約數百盞酥油燈，輝煌照耀。牌坊分三層，下層最精彩，中間爲菩巴佛，一位保護寺院的士神，左右有許多宮殿或樓閣，其中塑成各色的人物，馬，象，孔雀及各種的果樹，織成一幅富麗如生的立體風景畫，尤其在酥油燈前，更顯得富麗堂皇。中層是大經堂，有許多喇嘛念經，有些尚能動作，非常生動，再上爲彩砌的圓盤，作裝飾。南燈棚的佈置和塑像與北燈棚差不多。此外尚有許多小座的酥油像，十餘萬的觀衆，天色尚未晚已把大路阻塞，彼此互擠，擠到燈棚更不是一件易事。

歷時數月造成的酥油像，僅陳列數小時，過了夜半，酥油像及燈統統撤去，到了天明，不留一點燈會的痕跡。據說這個燈會是紀念宗喀巴的一個幻夢，天色明了，大夢已醒，留下的自然是空無所有。

筆者對於塔爾寺的盛會有一個感覺，感到中國的確太偉大，內地的人對於邊地社會太隔膜，太不了解。

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寫於西北師院

印度行（下篇）

糜文開

（六）在加爾各答

十月二十一星期四　到加已經是第五天，連日忙於購物和遊覽，日記沒有記。

到加第一天，剛巧是星期，銀行商店都不開，飯後沖涼午睡以後，便補記了前天的航程。十八日上午換了夏季服裝，到中國銀行取錢，把寄給領館的電本送去，並將新德里自己用的電本也存在總領館保險箱內，下午便開始購買應用物品，顧不到觀光市容。這裏物價也高漲得很厲害，據說生活程度比戰前已高五六倍，我的錢因五天來已花得差不多，可是進必須的衣物尚未製備齊全。現在休息在旅館中，且把加城的印象記一記。

亞洲的南部有三個大半島，三大半島向東南延展是澳洲，向西南延展便是非洲。澳斯蘭洲把太平洋和大西洋分隔着，另外還抱成一個印度洋。印度——一個三角形的大半島，即三大半島居中的一個——正像口腔中的舌頭一般下垂在印度洋的北岸。它的東面隔着孟加拉灣有中南半島的屏衛，它的西面，隔着阿拉伯海與阿拉伯半島遙遙相對。南洋航程繞行這亞南三大半島，當穿過中南半島南端的馬六甲海峽，便進入印度洋，繞出阿拉伯半島與非洲間的蘇彝士運河，便可到達大西洋東岸的地中海。印度南端錫蘭島上的哥倫坡，便作爲航行于印度洋中的息足點。今日南洋而在東半球上的航空路線，更穿過了印度的腹地，而以加爾各答和卡拉蚩爲東西兩個重要的航空站。

在世界全圖上看來，印度祇是一個錐形的半島，但我們若把歐洲來和印度相比，歐洲只比印度大得一倍。（我國則更比歐洲大一點。）歐洲也祇能視作亞洲的一個大半島。若再與英國本土相比，則印度更大上英國十多倍，印度面積約計四百萬方公里，實在可稱得起「廣袤的次大陸」了，而印度人口三萬萬五千萬，約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僅次于我國，非洲面積七倍于印度，但人口却只有印度三分之一。由此，我們可以想見印度的肥沃。

印度北以喜馬拉雅山脈與我國爲界，聳立如屏，（因此使我國西藏成爲荒瘠的高原，而印度則多雨的沃土），西北以蘇里曼山脈與阿富汗爲界，南端以高止山等構成德干高原。中部印度斯坦平原，有恆河，布拉馬普特拉河，印度河等流澆其間，除西面羅爾沙漠地帶外，都是沃土。加爾各答於孟加拉灣內恆河三角洲上，便是這一大片沃土上貨物的總出納口。它擁有人口一百五十萬，非但是印度的第一大都會，並且是英人經營印度的政治中心，故有印度的倫敦之稱。自一九一二年總督府遷德里後，仍爲全印人口最密的孟加拉省行省會。（孟加拉爲印度十一省之一，人口六千萬）它是印

度神韻薈萃之所，若說美女的美結晶于她的兩眼，那末，東面孟加拉灣邊的加爾各答和西面阿拉伯海濱的孟買，便是印度美人的兩顆動人的眸子。

加爾各答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氣魄宏大，那寬闊的街道，那交織的電車，那聳高遠眺起來綿亙着無際盡的屋頂，處處反映出加爾各答是一個繁華的歐洲式的大都市。可是這裏工人住的窠窟，據說比上海的貧民窟，還要惡劣。

加爾各答給我的第二個印象，是使我懷念着淪陷了的仰光。當我坐中航公司汽車由機場進城，最初的一瞥，便是沿途成羣的步行者，我見着那裹頭赤足，身披鮮艷布條的印度男人，和滿身環鐲，右肩袒裸，左臂彎裏挾着橫坐在腰間的小孩的印度女人，徐步道旁，以及兩隻老牛拖拽着踽踽途中的牛車，使我彷彿是重返仰光，因爲這許多景象，正和仰光的一樣。明年我們一定要克服仰光，讓流亡出來的印人和我們的華僑再回緬甸，重理舊業，讓被騙的緬甸民族，也從日本的魔手下得到救護，我熱切地希望着。

加爾各答給我的第三個印象是戰時的景況。無論商店住家，無論大廈小屋，家家門首，都築了一道厚牆，使進門時要經過一個轉折，使裝璜不能外現，使屋內光綫受損。傍晚的時候，你若站在洋台上，可以望見無數的氣球，懸掛在空中，遠近密佈，襯着如鷄佈壘陣，細看，方知每個黑點都停留不動。入夜，街上是黑魆魆的，屋內每家祇准點一盞燈，且均以罩子罩上，因此加城的夜市，無復可觀。加爾各答曾被敵機轟炸過。以上三種，是我們最易見到的消極防空。其餘如電影院中看客大半是軍人，趙恰基路 Chowringhee Road 上的三大公司之一，名爲陸海軍公司，供應着軍人的日用品，卽此可見現在加城軍人之多了。

加爾各答給我的第四個印象是街頭的飢民。印度孟加拉省是世界雨量最多的區域，水稻每年可得三熟，米爲其主要農產品，所以人口也最密，印度的恆河三角洲，等於我國之江南，可是印度農工，本來十分貧困，五分之一的人口常在半飢狀態中，甘地稱他們爲「千百萬半飽的啞吧」，官場的報告也說：「孟加拉的農民所吃的食料稀少得都使鼠類吃了也不能生存。」今年米穀歉收，加以政治，經濟，軍事，運輸等種種問題，糧食便發生恐慌，素來貧苦的農民，爲飢餓所驅，不得不扶老攜幼，聞道大都會來乞食，我見到物資充足的加爾各答，也在舉辦着定量配給，成串的貧民行列，排在街上，擁擠着去購買糧食，已經使我記憶起了孤島時代上海的米慌騷擾了。這時我旅館附近的幾條街道兩旁，滿佈着掙扎在飢餓綫上的難民。這許多難民，原來是黑得怪難看的了，加之鵠形鳩面，衣不蔽體，無復人形。男人和老婦們仍然赤膊露胸，少女們也很多沒有上衣的，嬰兒們當然全身赤裸着，在深目大頭下，配上細小的軀幹，祇剩一把瘦骨，這許多飢民，有力的還倚坐在牆邊，無力的，則攤臥于地下，在這樣繁華的都會中，竟有這種慘象，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實在矛盾之至，我出門時不敢逼視，但報紙上的照片，仍令我加深對這飢民羣的印象。這許多餓莩，轉輾溝壑，據說總數要在千萬以上，每日死亡的，僅加城一隅，日有數百。最近孟加拉省長的稱病請假，聽說就是爲這飢民問題，或者以後省長將不得不因病辭職，以免撤職的處分

。這複雜的印度問題，不能合理的解決，印度總是多事的印度。

加爾各答給我的第五個印象是加爾各答的物質享受，畢竟比國內舒適。加城的上等旅館都有電梯，每個房間都有電扇、抽水馬桶、洗澡間等衛生設備，出門，出租汽車沿途可雇，價格並不貴，馬車黃包車更便宜。電影院座位舒適，且有冷氣設備，可是物資也漸感缺乏，有許多日用品已不易購得；米價且已高漲[illegible]八十盾一袋。

加爾各答的植物園博物館是值得一看的，但我還未曾有機會去。還有，英法聯軍之役被俘的葉銘琛，即幽死於此。那裏是他幽囚之處，我雖沒有打聽出來，但我對於此事，並未忘卻。

印度的華僑，不上五萬，分布於加爾各答、孟買、大吉嶺、葛倫堡等地。加埠華僑約近萬人，多業皮鞋工人及木匠，太平洋戰事發生後，我南洋逃出華僑及海員千餘人亦都留居於加孟兩埠。我在印度街販的華文報紙，只有加爾各答的印度日報一種。

加城的唐人街，陋狹無甚足觀，但華人所開餐館却分佈鬧市，生意很好。我為一嘗魚翅蝦蟹，曾去公園路北平飯店，見很多西洋人，各推一大盤一大盤的中國菜，吃得津津有味哩！

今天上唐人街買了醬油四瓶，香腸兩斤，預備帶德里去送人。陳莊兄買了一雙象牙筷，一隻象牙梳子，因為象牙東西德里的很出名，所以我未買。

勃洛應飯店所住有比我們先出國的徐秘書澤之、孫隨領瑞荃二家，前天，徐太太因不慣冷水洗澡，不喜西餐，所以搬到大中國旅社去住了。孫隨領的小孩也不慣喝冷開水，喝了肚子瀉，他們說旅館中的冷開水不潔淨，今天我買了二隻大椰子，自己喝了一椰子的甜汁，（計兩玻璃杯）還有一隻便送給孫隨領的小孩喝了。以前我雖吃過椰肉及椰粉的糕點，喝椰汁止喝，這還是第一次。

晚上冲涼後，仍開着電扇上牀。

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上午去大中國旅社看徐秘書，十點鐘去中國銀行換盧比，遇見三個我國的空軍學生，儀表很神氣。又去 THos' Cook 購買火車票，買了明晚七時半開的快車頭等臥舖，並租被褥一床，買票後去總領館打電報去德里。到那裏，知道蔣大使已到，謝隨領仁傑夫婦原擬和我同機動身的，臨時改遲一班，結果這班飛機他倆仍未來。

中午，保總領事在加爾各答俱樂部宴請蔣大使。在這一宴會上，又遇見了陸昭華兄。仰光我國各機關的代表，大多散派在印度，今天與會的却只有國際宣傳處駐代表傅聲，教育部駐專員壓白，遠征軍方面的我都不認識。張公使向保總領事提議，我們重慶有外交賓館等招待外賓，印度政府亦應指定一旅館專為招待外賓之所，以免我們來了旅館都找不到。可是保總領事所住房屋月底即滿期，印度政府，還沒有能幫他找到住處呢！

下午仍在喬冶基路上三大公司及新市場購物，並在時裝公司（Styl craft）僅取定製的衣服。本晚總領館李領事陳領事鄭領事劉隨領和他們的太太在北平飯店請我們過加諸人吃晚飯。晚飯後即隨同唐副領事雄中夫婦到他住的旅館去稍息

五二一一八八

，再乘車各返寓處。

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上午寫了幾封寄重慶去的信，即去總領館辭行，並將電本取回，又至書店找朋友托購之書，順道去格蘭大飯店（Grand Hotel）向張公使辭行，未晤，留片而回。下午沖涼後收拾行李，又購乾點水菓，以備帶上火車。六時，雇汽車至好啦（Howrah）車站，周領事陳隨領送我上車而別。

（七）赴德里途中

我這一節車廂裏共乘四客，我居左上舖，一英印混血種臃腫商人睡在下舖，另兩位是英國軍官，一老一少，均沉默寡言。臃腫商人於昨晚七時半車已開動時始隨其行李食具等由另一三等乘客印人拖上。他於匆急中上車，上車後喘息未定，即脫去外衣，躺在舖上。叫車上侍役上下按摩，按摩畢，又打開他誇耀着的旅行灶來，陳列印度菜十數盤于舖上，開始與拖他上車的那印度人共食。我看了他的旅行灶的鬧排場，我想起了我國新生活運動的精神。此時兩人一面以手撕食，一面高聲談笑，旁若無人，使我無法入睡，只得把地圖和其他的參考書拿出來翻閱，查看沿途所經過的地方，直到那印度人從一站上下去，方由車役熄燈安睡。

德里在恆河上游支流朱木那河的右岸。分新舊兩市場，新市區就叫新德里。德里為從前莫臥兒帝國的都城，壯麗的皇宮尚存，英女王維多利亞即印度皇位時，即在此行加冕禮，現在總督府在新市區。

由加爾各答到德里的路線，差不多正是沿着恆河直向西北前進。沿途均為富庶之地，較有名的都會，又大多為宗教的聖地。

沿恆河上溯第一個都會，叫巴特拿，當印度豐饒地的中心，是佛教史上的名地，其南七十哩之伽雅，為印度教之聖地，有寺院三十八所。距伽雅七哩，有菩提伽雅（或譯佛陀伽雅）為釋迦悟道地。據說當時釋迦目擊世界的殘酷不平，和生老病死的種種痛苦，放棄其王子的享樂生活，隻身入山苦修，立志尋求真理，要普救衆生，超脫一切苦厄，後來他於此地一棵菩提樹下趺坐靜思，魔鬼來恐嚇，美女來引誘，都不為所動，終於悟透一切真理，創建了偉大的佛教。釋趺坐其下的菩提樹，至今尚存。樹旁是建有佛塔一座，高一百八十四尺。唐玄奘也曾在此住過幾年，現在那裏還有一塊中文的石碑留存着。

沿恆河上溯第二個都會叫班拿勒斯，有印度教的寺院約一千五百所，每年參禮的約三百萬人，市東北五哩，有沙爾那德，即古之鹿野苑，為釋迦初轉法輪處，就是釋迦于菩提樹下悟道後到此作第一次宣講，向幾位信徒之地。在印度有佛教四大聖地，就是釋迦悟道地菩提伽雅，初轉法輪處鹿野苑，涅槃處拘尸那，和誕生地藍毗尼。鹿野苑在十二年前我南洋華僑始建一中華佛寺，為印度唯一的中國式的寺院。

沿恆河上溯第三個都會叫亞拉哈巴，當朱木拿河入恆河之會，與班拿勒斯同為印度教之靈地。恆河為印度富源之所自生，印度教視為神聖之所，俗謂浴此靈水，可以消災滅障，所以印度教徒浴于恆河者終歲不絕，而以朱木拿河入口處為尤衆。此外亞拉哈巴與德里之間，還有一個沿朱木拿河的

亞格拉，與德里同為蒙古人所建莫臥兒朝的故都，饒宮殿之勝，塔吉瑪哈爾宏壯華麗，尤為世人所稱道。

以上幾個地方，我既到印度，都想去巡禮一番，但一來我急于到任，沿途不可多事逗留，二來尚未覓得遊侶，所以祇可在火車過時，先從車窗遙望一下。

今晨醒來望窗外一片榛莽，遠處青山隱約，七時許火車穿黑暗山洞而過。七時半車停站上，進早餐，詢之謂為伽雅。嗣後車行平原中，一片水田，稻秀微黃，白鳥撲翅覓食，黑斑白牛，棲息草中，悠然自得。遠望一綫無垠，而沿途溝洫縱橫，車中時聞轟轟之車過鐵橋聲，均與我江南相似。祇沿途矮屋村落，紅瓦土牆，點綴其間，可辨其異。

時隣座商人拿出他皮包裏一大束信來，且看且撕，擇要登入帳目，撕毀的信，即伸手飄出窗外，隨風向車後飛去。二軍官各斜倚看書，我便記我的日記。

十二時，車抵班拿勒斯，進午餐，車窗可眺見寺院塔尖二三。站上小販，競賣水菓檳榔叶等，象牙項鍊刀梳甚躍目，惜細視磨琢未精，故未購。車開後與二軍官略談，即上鋪午睡。

下午四時抵亞拉哈巴。亞拉哈巴為印度民族領袖尼赫魯之故鄉。至此，我想起了戴院長的一首「感懷班第達尼赫魯」詩，我也懷念着這我所認為超越甘地的印度最偉大的領袖，因此不自覺地低聲吟哦起來：「萬里尋君不見君，蒼茫遙憶故人情，為教衆生甘受苦，英雄肝胆菩薩心。」

過去的印度，有人以為只給我國以兩種麻醉——鴉片和佛教的迷信——但我以為印度鴉片的輸入中國，其責任不在于印度。而佛教的迷信，只是佛教沒落以後的事，佛教學理的精微，平等慈悲的精神，至今尚可稱崇。佛教在這兩點實在高揚了我中華文化的。儒學滲透了佛學的新方法新精神，才有宋明理學的新生命。只可惜釋迦的平等慈悲，在印度本土開花而未結果。至今印度佛教早已零替，無統一的宗教或可以融和的宗教來凝結印度人民的心，只見印度教與回教激烈的衝突着。印度的身份制度，依然存在，不可觸的賤民，視若非人。這是印度獨立運動中兩個最大的內傷。現在尼赫魯的運動是對英求獨立，同時又担負和釋迦同樣的使命。亞洲內幕的著者說：「他與英人相鬥爭，他又與本國人的舊傳統相鬥爭。」我們中國，便是在這對外對內鬥爭中站立起來的，印度也只有這樣才能成為極樂國。尼赫魯啊！我祝福你把定這慈航之舵，使印度早日到達自由的彼岸。

車停後，見站上屏立廣告豎成牆，色彩甚美麗，下車一一欣賞，因遇中央日報駐印記者沈錡君。坐談良久，站上人鳴笛揮手，準備開車，始別去。

自此前行，沿途又為旱田，遍植禾類，斜陽中槳桿連阡陌，使人有許紗嘆起之情緒。

今日仍冲涼，惟入夜有涼意，始擁毯而臥。

（八）到達新德里

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晨八時三十五分車抵德里，專員公署在新德里，去德里車站約十英里之遙，以八盧比雇汽車而行。至則署中正開始辦公時間，宋主任譯我在加城所發電剛畢，故未及有人到站照料。嘗謁沈專員後與署中同仁一一

相見，互詢重慶近況與新德里情形。又從印度的政治宗教談到印度的風俗習慣。如回教徒的深閨制，印度教徒的牛的崇拜，（一個婆羅門非但禁吃牛肉，甚至吃素，但認為吞食牛的五種排洩物牛乳、牛油、牛酪、牛尿、和牛糞所做的一種丸藥，却可以純化自己。）八歲的寡婦，和女人額上的紅點就是不是寡婦的表記等。

德里人口四十五萬，為印度第六大都會，位東經七十二度許，重慶至此，已西行三十度，因印度節約日光，已把原有時間提早一小時，所以印度時間僅遲重慶半小時。加爾各答居重慶德里之中點，但加城偏南，約在北緯二十二度半，尚在熱帶圈內，重慶德里則均已在北緯二十八九度，同屬溫帶，氣候亦相彷。重慶與德里，均因北有高山之屏蔽，冬不嚴寒，夏則酷熱。德里尤以靠近西面之薩爾沙漠，每年三月以後，熱風自西方吹來，襲人如炙。四五月間，室內溫度往往達華氏一百二十餘度，此時總督府即遷西姆拉避暑。冬季則不結冰，無霜雪，一月間不過降到四十度左右。印度季候風，與緬甸相彷，故全年亦可分乾濕兩季。大抵每年五月梢至十月初為雨季，陰雨連綿，常如黃霉天。十月至翌年五月則為乾季，絕少雨點。其間以十一月至二月為冷月，三月至五月為熱月。德里十二月一月似我國之冬季，四五月似我國之夏季，而三月間熱風一到，突然轉熱，其間竟不會有春天的地位。所以一年勉強分做三季，則為熱季，雨季，冷季。但冷季之冷，其實不過當我國北方之秋天而已。所以此間一年之中，要以冷季為最好。我到此地，正是此地氣候最好的時節，雨季已過，炎熱未來，恰正涼爽宜人。

德里無高廈，專員公署全係平屋，但在有里許周圍的大花園中，點綴着軒敞的洋房，實在是幽靜而舒適的。他們正忙着工作中，我便在園中兜了一個圈。花雖不多，但有運動場，可打網球，羽毛球等。園有菜圃，自種蔬菜，翠綠滿畦，當自採摘，以供膳食，最為鮮嫩。而翠鳥鳴樹，松鼠窺人，尤為他處所不可得。印度翠鳥甚多，松鼠背紋亦呈翠綠，如鏈條。據說德里下鄉數里，路旁即可見孔雀。

到德里來最不易解決的是住屋問題。我在重慶將動身時就見報載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頓到此設立總司令部，覓屋為難，今天見沿途搭有營帳，可見一部分因無屋遂住在帳中。我幸得專員早事體念下屬，已給我在菩薩路留下兩間房子，可供眷屬住宿，使人感激不盡。

專員公署有中國廚師自煮中國飯菜，菩薩路交通部總代表處的宿舍，也僱有廣東廚子。而且新德里華僑雖寥寥無幾，也開有南京、上海、北平、國泰等好幾家中國館子，所以要吃中國菜，可無問題。此地的米價，也不如加爾各答的昂貴。

今天的午飯，是劉秘書邀人請我在外邊吃的，吃過午飯乘劉秘書的自備汽車到他公館裏去看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和公子喬治，便是從香港和我同船去仰光的。現在一年多不見，喬治已長高不少，而且已能說上一口流利的英語，劉太太吩咐印僕，都由他傳語的了。

在劉公館休息片時，劉秘書陪我遊覽市區一週，然後再去署中辦公。

新德里市街成放射形。市中心居中為一公園式之圓圈，

五二一一九一

繞着圓圈的四週，便是蛛網式的街道，向四面八方放射出去。街市不很熱鬧，至相當距離，卽作單線進行。市中心以外的街道，亦都斜線進行，連絡於一個一個的小圓圈上，每一個小圓圈也至少有五六條路向四面放射，所以出門不易認識路，汽車遇到圓圈也要順着左手大轉圈子。可是這樣一來，指揮交通的警察，倒也省去不少。新德里的街上幾乎可說是沒有警察的。這種市政，倒也別有風味。

街道的兩旁，都種有街樹，新築的路邊的樹苗，還特地用磚圈保護着。林蔭路上，整潔而幽雅，很適宜于散步。由於新德里的沒有街車，（老德里有電車）步行的人的確也很多，襤褸而骯髒的勞動者和勞動婦女成羣的在邁步前進。因為天氣較冷的關係吧，很多印女穿裙披斗篷，很少袒肩裸腰的，如加城所見。回教婦女，還蒙着面罩，積習未除。

新德里市區遼闊，又沒有電車公共汽車，（出差汽車也不易找到）只有馬車可以代步，所以一般居民為經濟便利起見，出門都騎脚踏車。很多上等人家的太太，小姐，也都騎車上街（購物，辦公，看電影以及遊覽），最近更增加了許多騎車的男女軍人。簡直可以說，新德里街上，騎車的比步行的人還要多，一連串的總是幾十輛幾十輛的一邊來一邊去。印度人騎車的技術特別純熟，非但不裝鈴不點燈（因黑暗中能行，又無警察干涉），而且往往一車帶上兩三個人，仍能快慢自如，左右上下，一點沒有費力的樣子。

新德里住宅區的房子，也和仰光眉苗一樣，家家花園，草綠如茵，花開似錦，白牆紅瓦，掩映林翳間，非常清幽。但也有幾處路旁是荒無人居的。總督府雖宏壯，官[illegible]背景也覺得太荒涼一點。

德里幷不完全是平地，間有邱陵起伏，近郊也和眉苗一般，還有的地方殘留着茂密的林莽。

下午六時，至普薩路宿舍晚餐，晚餐後至樓上[illegible]書家小坐，卽下樓收拾臥室，並沖涼寫日記。十二時始就寢。

（全篇完）

讀書巖

（上接第四十頁）

小孩們喜愛爬上去，跨在那些石崖上，搥擊那些突出的石尖，聲音「嗡嗡咚咚」的，他們叫這做石鑼石鼓。

在我十一二歲的時候，常常跟隨些同學們躲到這裏來玩，對這裏最熟悉的要算不朽，片石隻字他都熟悉，那裏所有的石刻他都搥搨了，裝訂成一本，題名做「書岩石刻」，但那些字跡模糊，使人如同霧裏看花。

為着呼籲保存這裏的古蹟，曾經在我們所辦的潮聲上寫過許多小品，但那地方給糟蹋得不成模樣，留予人們的印象不大好，誰也不理睬他了。

讀書岩別來屈指八年了，想在敵人蹂躪下，更當殘敗不堪，但不知黃山谷所寫的那「讀書岩」三字，敵人找到沒有，假如同敦煌石室的那些石刻一樣，給硬鑿下來而被搬到東京的博物館去，則將更使我傷心！

一燈如豆，冷雨敲窗，天外羈人，一身以外什麼也沒有，所剩下的這段回憶，給予人的只是一種悽愴。

勝利接近了，歡欣鼓舞的情感不禁蕩溢，當我寫下我的追憶時，我的眼淚不禁簌簌的掉下，我不知是愴惋抑或是歡欣。

羈者啊！

三十三年春抄於贛州鏘香居

五二一一九二

美國的驛運

資料室

那一天，在密蘇里州聖約瑟地方，汽船的汽笛欣然長鳴，火車頭亦歡悅地鳴笛應和，軍樂隊奏樂，持號旗的人持旗揮舞；許多男女觀衆均狂喜歡呼。就在這個當兒，有人從道奎馬廐牽了一匹深黑色的駿馬出來。身材瘦長，年甫二十的富瑞傑，背上背了一枝爬槍，腰間佩着兩枝手槍，以非常矯捷的姿態一躍登鞍；掉轉馬首，向郵政局馳去。郵局門首有好幾個上了鎖的郵包，等他來取。那是東部寄往加利福尼亞的信件，是剛從火車上卸下的。富瑞傑接到郵包後，就把來挂在馬鞍旁邊，然後揮手作別，疾馳西去。——這是美國特快驛遞的第一次郵件西發。時在公元一八六〇年四月三日。

同日同時，又有一個向東方遞送的同樣郵包，在舊金山海灣被裝上一艘行走內河赴賽各曼拖的汽船。那天，在賽各曼拖亦是軍樂大奏，彩旗飄揚，有一大羣人集合，歡送騎白馬的駱海利首次啓程向東遞送，担任這充滿危險性的長途接力跑中之第一段。當時美國東部交通線終點與西部交通線終點間之距離，不下一千九百英里。東部與西部所以能互通聲氣，不會隔膜而成爲敵國者，端賴這一屢不斷燃燒的美國精神之火花。

那些日子，還沒有電線或鐵路越過聖約瑟與賽各曼拖間廣袤的草原，險峻的落磯山，和那些無人煙的沙漠及山峯。一個月之內，僅有一輛破舊得發出吱扎聲的驛車，從密蘇里河岸開往加利福尼亞。那驛車的進度既非常遲緩，[illegible]次還不斷受大風雪的阻止，和紅印第安人綠林豪客的威脅。在南方有一條較爲迂迴的驛車道，可是走一趟，單程便需要二十一天之久。郵件亦可以由汽船運至巴拿馬，轉陸路越過地峽，再由汽船裝至舊金山。這樣寄法，亦需三四星期纔能寄到。

前往落磯山以西拓荒和尋金的殖民，迄一八六〇年止，至少已有五十萬人。他們曾屢次呈請議院設法給他們一種比較敏捷的陸路郵遞，而迄無結果。現在好了。西部人民自踴躍的特快驛遞，竟以空前速率，溝通美洲大陸東西的消息：這使他們何等興奮呵！當時關於這種新服務的通告是：「收寄以下各地郵件：加利福尼亞州，奧瑞岡，華盛頓特區，英屬科崙比亞，墨西哥沿太平洋各口岸，俄羅斯各地，三明治羣島，中國，日本，印度等地」。

據說，駱海利那天跑三十英里路程，是在五十九分鐘內飛快跑完的。每十分鐘或十五分鐘換一匹馬，他又繼續趕五十五英里，到達普雷塞村 Placerville 纔下馬把郵包挂在一位接替人的馬鞍上。那位接替人的姓名現在失傳了。我們祇知他的綽號是「波士頓」。這位波士頓君帶着那郵包，越過了內伐達山峯 Sierra Nereda 在這些寒威凜烈的分界處，特快驛遞公司必須養着一大羣負重的騾子，川流不息地來往

路上，清除那三十尺深的積雪，以便驛馬通行無阻。波士頓走完他的地段後，德密敦撒姆又接替了他，不停留地揹着郵包穿過內伐達沙漠，向邱吉爾堡進發。

那郵包就是這樣地，從一位驛遞騎士手中傳到另一位驛遞騎士手中，從這一個驛站到那一個驛站，日夜不停地向寄達地進發。大約過鹽湖城不遠，那位向東去的「騎士」便會遇見那位向西去的同事，在熹微的朝曦中迎面馳來。他們仍是閃電般疾馳着，並不稍稍停留；祇是稍一揮手，表示招呼而已。這兩位騎士好比兩把飛梭，美洲就好比一幅待織的錦繡；飛梭不斷地來往，正所以織成錦繡般美國的統一局面。

第一次西遞的郵包，由於天氣關係，到達目的地較東遞郵件稍爲快捷。途中計需時九日又二十三小時，當郵包到達舊金山時，差不多已是夜半十二點鐘了。但對於一個大都市裏的市民，午夜與否，是沒有多大關係的。舊金山市民當驛遞公司的騎士到埠時，特鳴笛敲鐘，並燃起野火，熱烈歡迎。戲院裏的觀衆，酒肆裏的顧客，旅館裏的住客，餐廳裏的食客，全體出來，歡呼迎接這位馬上健者。有一位服裝時髦的婦人，甚至把所戴的名貴小帽摘了下來，綁在那匹馬頭上。特快驛遞的時間紀錄，居然把前此陸路郵遞時間減縮了百分之五十。與海船郵遞比較，則竟縮原來時間的三分之一。

這種新的服務，是由首色士州利文屋士城著名的盧墾華捷運公司所舉辦的。舉辦籌備，非常週密。公司爲舉辦此項業務，特先設立一百九十個接力站，雇用四百個員工，買了四百八十匹坐騎，全是美國最好的馬，平均每匹市價二百美元。那八十位騎士，亦全是美國西部最優秀的馬上健兒。他們每月的薪金是由五十美元起至一百五十美元止；數額多少，依各人所担任的地段之距離及危險程度而決定。他們所以肯爲此事出力，可以說是完全爲了要滿足個人的冒險興趣。和今日的飛行員一樣，他們必須是青年，而能耐苦的。

驛遞公司還得不到政府的帮助，而自力保護那些名貴的馬匹，和設在荒僻地點的接力站，防止紅印第安人和偷馬賊的侵害。但那班騎士所接到的命令是「除非被人包圍，萬不可開槍殺人」。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必須藉着坐騎的速度和自己超羣的騎術，以保證個人的安全。有好幾位騎士受了傷；並且有一位中了紅人的埋伏，因此喪命。但他所騎的那匹良馬，雖無人駕馭，仍自動馳抵接力站內，鞍旁的郵包原封不動，並未受損失。

這班騎士們，多數是二十來歲、身材矮小、宜於騎馬的青年。而且祇有品格優良的人纔能中選，每一個中選的騎士必須宣誓說：「我決定不罵人，不飲酒，不與同事口角鬥毆」。他們十九能謹守誓言。公司當選些人開始工作那一天，特贈小型聖經一本與他們每一個人，盼望他們在粗獷好鬥的西部城市裏，仍能保着高尚的標準作人。大家見到這些騎士們爲了担任特快驛遞工作，而那麼認真地，像運動家或飛行員一般訓練自己；對於他們的精神，不勝欽服，崇拜。

名文學家馬克吐溫在「鍛鍊」一書中，曾談及他坐驛車赴加利福尼亞途中瞥見驛遞騎馬的情景，說：「我們久已渴望一見那些膾炙人口的騎士。可是不知爲甚麼原故，他們總是在黑夜中經過我們車旁。我們祇聽見他們招呼的聲音和坐騎疾馳的蹄音；及至我們抬頭觀看，則那沙漠中的幻影早在

夜幕中消逝了。但這一次很好。御者喊起來說：「來了！來了！」於是車上的每一個乘客都伸直頸項，睜大眼睛，照着御者所指的方向望去（祇見草原盡處，藍天迎接的地方，有一個黑點，漸漸擴大，過了一會，更清楚了：原來是一個人騎在馬上，從遠處疾馳而來。蹄聲越來越近；得得的蹄聲，現在隱約可以聞見了。幾秒鐘後，只聽見坐在我們上面一層的乘客發出一陣招呼的聲音。但那位騎士並未回答甚麼，祇是略一揮手，表示答謝；人與馬就為狂飆似的，緊貼着我們旁邊跑了過去。」

有許多關於這班騎士的勇敢的軼事，到現在仍流傳於民間。有一位名赫士朗的騎士，某次因為接替他的人未能依時到來接替他，迫得繼續前進。一共在炎熱的沙漠中奔馳了一八五英里。他在某接力站內打了一個盹，就有人叫醒他，說：下行郵包到了。於是他立刻又啓程向回走；深信到達下一站便可有一匹氣力充足的馬替換。不料到站後，纔發覺那接力站已被強人放火燒毀，站主任被殺，全數馬匹被刦一空。於是他祇有騎着原來那匹馬繼續前進。走完全程，比平常亦祇誤點三小時而已。

（三）這一份最需敏捷行動又最富危險的工作，正是美國那個時代中一般青年所最喜歡的工作。在那些自薦者中間，有一個瘦長身材的十四歲童子，用科迪福應的名字報名。公司的經理仔細把他相度一番，委實有點躊躇。因為他年齡是那麼小，而他想担任的那段路程又是全程中最充滿危險的一段。那位經理作夢亦想不到這位童子後來會成為留名青史的Buffalo Bill。但經理終於決定錄用他。年幼的科迪，不消多久，便以一口氣不停留地趕完三百二十二英里路程，打破堅忍耐勞的紀錄。另有一次他被十五個持鎗的紅印第安人包圍了，性命危在頃刻。但他憑着自己的跑馬本領，和胯下的良駒，與紅人比賽速度，奔馳了二十四英里。弄得那班紅人望塵莫及，自愧弗如；於是讓他走去，不再轉他的念頭。

科迪的經歷，便是當時騎士組組員每一個人的家常便飯。但在十八個月期間內，特快驛遞的騎士們計跑郵程六五〇，〇〇〇英里，遞送郵件三〇，〇〇〇件。祇損失了一隻郵袋。當時東部與西部的郵遞，便是在這種情況下維持着。

特快驛遞所收取的郵費，相當的高，每半英兩收費五美元。過了好些日子，纔減為一美元。特快驛遞開始服務時，原定每星期遞郵一次；過了不多時候，便因應需要，改為每星期遞郵兩次。平均每次郵件約有十五磅。書信祇用輕質的葱皮紙；報紙則節錄全文，並用輕磅紙印發。美國東部各報館均派通訊記者駐聖約瑟城，等候特快驛遞騎士們帶來的消息。收到後，立刻用電報從聖約瑟城轉發到各該報館所在地。同時，英國政府亦利用這種便利，將遞致亞洲各地的重要信件。

那時候，美國政局正迅速惡化，到達了最嚴重的階段。各地人民需要快捷的消息，從無如此殷切。林肯當選為大總統的消息，南方開砲轟擊森堡的消息，以及林肯總統呼召人民從軍救國的消息，全是由特快驛遞公司的騎士帶到西部去。

特快驛運的黃金時期，到一八六一年十月間忽然終止。因為東部與西部同時加緊敷設的電報綫，在這個時候接通了

。特快驛遞公司為美國人民服務，雖前後祇有一年半的短短時間，但在美國建國過程中已作過特殊貢獻，厥功甚偉。後來聯太平洋鐵路線——美國第一個橫貫大陸的鐵路線，亦就是循着特快驛遞採用的路綫築成。特快驛遞可說是一樁花費浩大的事業。公司花去的開辦費是一〇〇，〇〇〇美元，每月的經常費是三〇，〇〇〇美元；營業結束時，計共虧耗四〇〇，〇〇〇美元。

但從事實的證明和習俗的表現上，我們知道，美國民族卻因此而獲得莫大利益。特快驛遞乃是具有百分之百的拓荒者色彩的一種企業。美國的剛勇青年是憑着自己的大無畏精神和堅苦奮鬥的精神，把時間、空間、困難征服了。請你把手指放在地圖上而回想這幕史劇吧。你一定會聽見那些在曠野上奔馳的蹄聲。

黔北風俗談(上)

張雲濤

黔北疆域，包括今之遵義、仁懷、綏陽、桐梓、正安、五縣，自秦以來，而國，而縣，而州郡，迭有變更；至明始定為一府四縣一州，隸四川轄。清雍正五年，始改歸黔省。民初，廢府州存今名，幅員廣袤二千里，田賦關稅半全黔，為黔北重鎮。

明末流寇，巴渝族姓，避亂茲土，遂[illegible]，以是居人多漢族，邊徼之地，間有苗夷，但泰半與漢族同化，男女樸質淳厚，勤勞耐苦，語言操官音，頗易解，惜教育未普及，文盲太多。職業以農商為多，業農者十之六，業商者十之二，餘則各業均有之，因交通梗阻，民性尚儒柔懦固守之風，而乏果敢勇邁之氣，不若閩粵人之富于創造奮鬥精神。

居人服飾，喜著青藍色土布，短衣窄袖，跣足草履，至綢葛之屬，惟富有者服之，鄉間婦女，多未剪髮，作圓髻，衣僅過膝，惟少纏足，男女多以白帕纏頭，值喜慶不忌。食物以米為主，輔以玉黍蕎麥，但一班均喜食辣椒。所居多瓦屋，素簡陋，偶有竹籬茅舍，位置于山巔水涯間，別饒幽趣！

市集舊多煙館茶寮，自禁政厲行後，煙館早已絕跡，惟茶寮特多，一班悠閑人士，趨之若鶩，終日清茶一壺，口啣旱烟管，閒坐談天，頗有晉人風尚。入市交易，以五日一次，晨集午散，謂之「趕場」，有期鼠馬者，期牛羊者，各以其日支所屬為市，猶中土之趁墟焉。

居人尚迷信，崇偶像，即古樹，怪石亦神之，對之虔誠拜禱。人有災病，多不信醫藥，招巫祈禳，曰「跳端公」，或禱于神許酬「陽戲」；先期預潔羊豕，擇吉招巫優來家歌舞娛神，即以祭物宴饗親友。又有禁「壇神」者，其神以徑尺之石，高七八寸，曰「壇鐸」，上供壇牌，中書荒誕無稽之名數十條，如靈濟祖師，董仲先師，三清大道，柳氏師娘等，每歲一祭，仍招巫跳舞歌唱徹夜，謂之「慶壇」，以上必以夜間舉行，至冬為盛。

人有負屈莫白，力求自明，于神前矢誓者，曰「觀呪」。其執雞或狗當屈之者門或神祠中，伸冤懇報，皆斬其頭者，曰「砍雞狗」。其至寺觀中，取藏經鋪地，赤身滾其上，呼冤求報者，曰「滾經」。或燃油于鼎，云理直者探入鼎中，其手無恙，曰「撈油火」。或取神像供龕中及樹下，朝暮焚香求報者，曰「憑神」。此惟「憑神」無大害，被家或適有死者，曰獲報矣，已有之則嘵嘵，否則遲久即置之。惟「砍雞狗」「滾經」「觀呪」三者，十九出于無良之徒，由實在己，勉強行之，曰、吾心明矣，至「撈油火」一事，愚人不勝憤激，信己為然，往往焦爛其膚，莫能白其意者，吁亦愚矣！

他怎樣經營一個旅館（譯）

史鶴岑

伊尼・克雷菲士（Enid Griffis）原著。節譯自哈柏斯雜誌（Harpers Magazine）

（一）

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早晨——勞工節次日——史丹萊・白特・（Stanley Budd）坐在他暑期旅館一隻捲邊寫字檯的面前，正闔上他最後一季的帳簿。這個旅館是在四靈湖（Spring Lake）的紐吉賽鎮（New Tersey）的岸旁，是一個小小旅館，名字叫做白雷克斯（Breakers）。它比那些時式圓頂，高樓大廈的旅館那要差多了，不過白特先生是靠此為生。在一九四二年春季，因為戰爭的高潮幾乎把他生計都摧毀。最在去年一個五月的早晨，他回顧以往二年是充滿危機和艱難，倘然他沒有勇氣和毅力去克服它，恐怕早已失敗。要是你要曉得在那個時期一個暑期旅館的管理者是怎樣困苦的情形，請你閱讀下面這位白特先生所經歷的現實故事。

當他在一九三五年買白雷克斯旅館的時候，那個旅館還是形容憔悴的樁橙和灰泥的建築，屋頂是二個老式的尖塔形，旅館前面的陽台很寬，前面很闊，是一個樸實的處所，但是在一個幽靜的，適宜於夏季居住的鄉村鎮。因為它是靠近海洋，所以坐在前面是陽台上可以欣賞海上美景。光顧的旅客，大部份是安逸的居民，學校教員，和靠遺傳產業上收入的年老婦女。白雷克斯旅館可以算是一個好的小旅館。從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二年春季，白特先生在實際上把它大事改革。他把老式尖頂去掉；接待室，住室，臥室都重加修飾，裝上時代式的浴盆和淋浴器，設置一個洗碟子機器，一個蒸氣管和一個大的電氣冰箱。

白雷克斯旅館雖然已經開設了八年之久，可是在白特先生的有限的經濟上，這些改革已經是給他一個很大的壓力。他在每年暑期十個星期營業所得的利益項下，就得支出一大部份。為便這些費用不超出範圍，他一個人得做普通三四個人的事情；他自己做經理，還要做會計員，管帳員，管理房間的職員，有時還得自己做男僕。在初春的時期，在白雷克斯旅館裏第一個象徵我們可以看見的，是他自己在撤去樓下門和窗上的百葉窗，或者在住室，接待室和餐室裏爬梯子解去罩燈的罩子。等到暑期過去休居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他自己釘百葉窗，把燈罩上，把接待室裏的地毯捲上，或者還仔細地把傢具都把白紙遮蓋起來。

在與幾年以來，白雷克斯的營業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有好的時候也有壞的時候，不過在白特先生已經是能夠過一個溫飽的生活，這在他是很滿意了。可是最後一九四二年到來，（譯者按一九四二年是美國參戰的一年。）當冬令尚未過去，離開一九四二年初春尚有許多星期之

前，白特知道將要遇到嚴的事故。在這沒有多少時以前，國家週報已經載上大量關於在大西洋沿海許多戰壞船隻和沾滿汚油的照片，這種照片的發展，足夠使那些想到紐吉賽海濱來的許多熱情情人望而卻退。不但如此，謠言發生，發生種種下面的傳說：通令已經頒布，凡是從梅茵（Maine）到佛洛里特（Florida）沿海，都得強迫內移十英里，靠海的旅館和避暑處所在這個時期內都得暫時停業；倘然德國企圖侵略美國，無疑地它一定向大西洋幾個海岸進攻；有許多德國的潛水艇躲在紐吉賽海岸附近，甚之有人說，由於敵國僑民的幫助，有敵艦在靠近的阿司白萊；派克（Asbury Park）重加燃料的；每天可以看到潛水艇上水手的屍身飄流到海灘邊來；還有其他種種傳說。

這一次白特比向例回去要早的多，當他帶了一些衣服，一瓶阿司匹靈和一架電熱器回到白雷克斯去整理旅店，準備夏季開業的時候，他所看到的情形，不能緩和他的恐慌。海洋其實還算平靜。在遠處他可以看到許多灰色的護衛船艦在向海岸巡行。近一些有一隻二根桅桿的魚船儘礁在海洋的突出處，那些海水的浪線像一條綫，浪在不斷向海濱衝擊，可是那里的情形有些不同。在他二旁差不多有一英里，連他旅館前私有的海濱場在內，都是沾滿污黑的油點，而沉船的碎屑散佈在各處。

第二天早晨白特先生就籌劃怎把海濱刷清，他租了一架挖泥機——租費每天四十元美金——在沙泥裏掘了一個深溝，在這個溝裏，他的工人把沙泥裏的污黑油點剷去，其餘的工人把那些污黑的棄物用卡車搬走，這樣在一星期裏面，他的海濱場整理得以往一般的潔淨。

但是謠言使他的營業大受影響。在開業的一天，可以容納一百二十五個人的旅館，只有十五個旅客。在第一個星期裏面，旅館裏的旅客從沒有超過二十一個。就是到了七月二日，照例到了那七月四日週末瘋狂的節日，旅客應該潮湧而來，可是還是稀少的很。白特先生運氣還算好，到了七月四日氣候突然奇熱，旅客也就不顧是否危險，都擁集而來，藉以躲避都市裏的暑氣。

（二）

看到旅客的反應，所以白特先生也沒有理由可以樂觀。他們固然歡喜海風的涼快，可是內心是惴惴不安。「什麼都改變了！」他們驚呼着。關於這一點固然也不能向他責難。在白天尚沒有顯明的改變，因為海濱仍然潔淨，陽光仍然強烈如舊，可是到了落暮，海濱好像有一件外衣罩在身上。岸上的燈都蓋上原罩，海濱漆黑，隱約只看見被風吹積所成之沙灘上的草叢的朦朧影子。樓房的燈光是完全熄滅的。旅館和住家的簾子和帳子都得掛下來，使整個地方不能露出燈光，每晚燈火管制後，海岸除巡警和衛兵成對的不斷地來往巡行外，街上可以說荒無人烟。旅客在晚上只能聚集在黑暗的陽臺前，凝視着朦朧的海景和有些微燈光的船艦在海洋中移動着。

但是那裏根本沒有空襲，也沒有德軍侵襲的現象，也沒有看到屍身冲到海濱來，所以市民漸漸的又都到白雷克斯旅館來了。（可是七月份整個月的平均比例，每日旅客還不過

五二一一九八

七十二個人。——這些來的新客們還喜歡這種每天戲劇式的生活：從清早到晚上總是看見運輸船在遊盪，飛機和海艇保護之下在駛行；曾一度引起激動，據說傳發現有納粹機構在一個街上旅館的窗裏放信號指示敵人的潛水艇；每晚在日落的時候海灘就不准漁夫和市民停留在海濱。

關於「房子的前面」總算進行很順利——意思就是說對於旅客——這使白特先生可以鬆一口氣。可是叫那些管理旅館裏的職工回來工作又使他大傷腦筋。原先白雷克斯旅館要招請一些有經驗人員工作，是毫無問題，每年到了季節的時候，他們就會回到旅館來工作。可是到了一九四二年的夏季，軍部開始徵員；因爲他們有更好的職務和較好的待遇把他很多的老職員都誘走了。在季節將要開始的時候，很明顯的是成了這種情形：「你能夠得到什麼人都是幸運的了。」白特先生還算運氣能夠留同他的廚夫長和廚夫助理，可是關於這一點他還是不幸的很。在以往的季期裏，他只僱白人幫助工作，所以他照向例還是召集他的舊夥計。在他將要開始營業的前一個星期，他還只僱到二十五個白種人僕役，而他所需要的是四十個。這一羣僕役裏面還包括：一個尚未確定的洗碟子僕人，一個尚沒有答應來做的女侍領班，六個年青而無經驗的女侍，一個年老但是有經驗的管寢室的女侍，四個茶房——二個有經驗的和二個沒有經驗的——和一個管理浴室的茶房。

白特所以只能僱別色人種的僕役來補充，結果總算僱齊了。但是當那些僕役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又引起了糾紛。那些白種人僕役拒絕和有色人種的僕役睡在一個寢室裏，這當然使有色人種的僕役引起反感。爲避免他們發生磨擦，白特先生得把樓上的個房間，本來是給僕人住的，現在來給白種人僕役做宿舍，在他們認爲這是光榮的住處。可是對於工作，他們都有一種心理，都只想作暫時地把它趕完，去尋他們自己日常的快樂。在白天穿了浴衣就在旅館前的海濱場上遊玩，或者就在旅館裏任性嬉戲，玩那些只適宜於男子的種種粗俗的消遣。到了晚上，把餐室弄得雜亂不堪，把自己的制服隨意拋去，穿了夏季衣服就到外邊去玩了。結果，每天早晨從床上把他們喚起，睡眼迷糊，頭髮蓬亂，制服不整地遲遲的到餐室來，而客人却早已坐在餐桌上。

在平常時期，白特先生早已在第一個星期做完就把他們辭退了。可是現在是非常時，僕人不够，女僕和男僕都知道這種情形，所以他們有意遲到早退。當賬房間職員發狂地在打鈴叫他們，和有關節炎的老旅客在做給要升降機時，他們却躲在廚房裏偷偷吃和賣弄風情。應該在走廊裏和休息室裏樓梯和坐椅的時候，他們却坐在樓梯上垂着頭吃留蘭香糖和看喜劇小說。他們和職員隨意閒談，要是旅客不很爽快地和慷慨地給他們小賬，他們就公開地給旅客以難堪。

白特先生向來是以他旅館的招待有禮貌和服務有效率著稱的，現在這種情形給他極大的痛苦。他每天早晨用一部份寶貴的時間打電話給各種職業介紹處。「今天有好的女侍嗎？」他用簡短，和氣，抱着希望底語調問着。「有茶房嗎？有做雜役的嗎？今天沒有嗎？那麼請你記在腦筋裏，要是有的時候請你就通知我。」然後他就把一片阿司匹靈送到嘴裏去，而開始去做一百零一個職務需要他個人去注意的。

（三）

要是史丹萊白特能夠做到旅館的老闆是很容易的話，那麼他對於今年暑期所受到的壓力恐怕就不容易應付。他是生在紐約州上部的一個鄉村裏，十五歲離家出走，後來他在紐約，密特爾湯（Middletown）的一個醫院裏找到一個事情，是在廚房裏做洗碟子的工作。他的第二個職業是在一家商店裏做工作（商品的價格是由五分至一元）他的薪水是每星期五元。這些微小的薪水，他除了付吃，住和衣服以外，還請了一個本地商業學校的教師在晚上教導他的繕寫和打寫，同時他還要付打字機的租費。後來他到卜去几西（Poughkeepsie）商學院在四個半月裏面讀完了一足年的課程，離商學院沒有好久，他在紐約的一個鄰近愛倫維利（Ellenville）的鄉村旅館裏做經理的私人書記。他從開始就喜歡旅館職業，所以他始終做這個工作，曾經做過旅館裏寫字間的書記和職員，後來他做柏默特旅館的行經理，又做過佛洛立特的一個時式旅館裏的經理，最後他在批克斯凱爾（Peekskill）的一個旅館裏做經理，在那裡他簽了一張租借十年的合同。

他身體矮小纖弱，頭髮已經灰白，有一對棕色尖利的眼睛，差不多人都要説他是一個靜默而會做生意的商人，其實他為人卻是公平而且公正。「他是隻孤獨的狐狸，」這是見過他的人給他的一種批評。「他的保險是由我經手的，而他一年裏面沒有和我談過二十個字。他完全要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對於他的職業是非常認真。雖然他在白雷克斯已經做了八年的老闆——在未做老闆前已經做了三年的經理——他對於地方事務和社會事業卻很少有時間去做。「他總是春季到這裏來，」在司匹靈湖和他競爭的旅館經理説：「他開了旅館，經營一個季節，等到勞工節的第三日他又走了。」這種人對於任何危機是善於應付的，所以他的旅館能夠經久的經營着。

在一九四二年七月的第三個星期，危機終於又到來了，那時候白特先生和他的職員所遇到的艱難是達於頂點。一天晚上，有一大批艦隊——白特先生從旅館的陽台前可以看到一共是十一隻艦——從北面向海邊駛行。在將近天黑之前，只聽到一陣很清楚的隆隆之聲，接着就有二道黃的閃光從遠處的水平線上升起來。第二天早晨，天空和海洋都籠着陰影，北面的水平線上好像是穿上了一件黑色的外衣。到七點半鐘，海邊完全都是拾積船隻——漁船，划船，一二隻汽艇，在遠處有二隻較為長的艦船。每隻所看見的船隻都是非常的活動，向上下前後移動着，好像是在搜索什麼東西似的。這樣的進行着一天，到下午這個活動好像只注意在一個區域，是在遠處水平線的中部。

接着次一天晚上，天氣又特別惡劣，狂風暴雨，電閃雷鳴。白特知道第二天早晨一定將發生一種不幸的事情。白雷克斯是污穢不堪，堆滿了可怕的炭屑，海風裏是充滿了油味。洗海水浴的從海裏出來是油光，沾滿了炭屑，非得用海綿沾了煤油從重新洗刷和再用熱水及肥皂沖洗不可。到了晚上，他最近用了許多金鎊所整理潔淨的海濱場，又沾滿了污油木炭和碎屑的廢棄物。

白雷克斯的經理得有一個決定，他還是再花一筆很大的的費用闢清這個海濱場，而這個海濱場可能在這個暑期裏隨時會發弄髒，或者他還是在這個季節裏就把它停閉了？白雷克斯的私有的海濱場是旅館的主要部份，白特知道停閉海濱場，甚之會引起他的經濟破產。並且住旅館的價格是包括有洗海浴的權利在內。在沒有幾個鐘點裏面，他終於有了一個決定。他把海濱場停閉，爲履行他對於旅客的義務起見，他又來一個調整——化了大約四百元至五百元之間的代價——白雷克斯的旅客因此可以有一個鹽水池或者另外一個海濱場的北面頭上的臨時建築裏，用三根短木柱在岸旁圈出一塊地方。這種改變當然引起怨言，有少數旅客甚之因此而責問他。白特先生以誠懇的態度來注視旅客對於調整後的情形，有少數旅客取消了他所定的房間，但是多數旅客反而絡繹而來，新的調整卻使情形增善。

這一年的暑期情形好像電影中的傳奇劇，一件困難情形克服了，而另一件又發生了。將近七月底的時候，三個他最得力的廚司被軍部徵調去了，就是他出了高價也沒有辦法可以僱到人來代替他們。廚夫長突然提出要把他的薪金特別提高，否則他以辭職作爲要挾。一個最好的有色人種的女侍到華盛頓公務機關去做事，只有到前一天才通知他。一個管門助手因爲一天晚上在空襲演習時受了驚嚇，他就捲了行李回他內陸家鄉去了。有一個管房間的女侍，因爲從樓梯上掉下來，折斷了她的膝骨。因爲沒有人可以代替他們，工役簡直是不敷應用了。白特先生只得在這個季節的剩餘時間把樓上一大部份——十一個房間——關閉而不租給旅客。

有幾個茶房選出一個時間，竟然在自己底層房間裏做戲，他們的騷動使旅客和鄰居在半夜被鬧醒。白特先生實在到忍無可忍的地步，第二天早晨也不說廢話就把他們辭退了。經過許多困難，他才再僱到二個有色人種的茶房來加以替代。這二個茶房因爲做事情忽略和淡漠，又使情形弄得糟透不堪。早晨的時候，升降機的電鈴在響，可是沒有人去理會，廢物箱子和垃圾也沒有倒清。旅客來臨的時候，立在大門前石級上，也沒有侍役替他們提行李，好像旅館裏的人昨天晚上都已經死完了似的。山姆和加菲對於自己離去職務，總有理由申述。山姆因爲從徵兵處收到一張名信片，要他立刻前去報到。加菲因爲接到他母親的電話，告訴他：他父親到醫院裏去開刀。山姆又因爲叔母突然死了，家裏要他立刻回家幫助辦理喪事。加菲父親需要輸血，所以叫他趕快回家去「給血」。

在這個時期裏，有許多天白特先生得到一個有色人種的管門人的幫助，這個人好像是天助他的，幫助他做侍役，又和他開升降機。白特自己這樣說：「在這個星期裏，我除了修拾牀舖和煮菜外，什麼事情都做了。」事實也確實如此。有一個職員有一次到廚房裏去的時候，他看見白特先生脫去上衣，把襯衣袖子捲到腋下，正在用洗碟機器洗碟子，他工作的迅速，等於普通二個人所做的事，因爲當時洗碟人正因事不在，而餐廳正在等碟子用。

在那個時候，每一個暑期旅館總有一部份同他們搗亂的顧客。在一九四二年白雷克斯也不能例外，可是這些顧客好像不知道戰事正在進行着。（白特本人對於戰事的態度是以

事實來表現它，在去年冬季他非但不照他慣例到佛洛立特去度他的假期，卻住在紐約，志願地每天到當地徵兵署去做許多鐘點單調的但是重要的例行的書記工作。）有一個女客向他交涉定要把窗簾拉起（不顧海邊的燈火管制），因為她要看那動人的海景；還有女客向他申訴，汽油的配給量是太少，使她不能在白晝帶了小獵狗坐汽車到外邊去兜風；還有新來的旅客發覺海濱都是油點，要白特先生想辦法把它弄清並且還問他：『究竟這是什麼地方來的？』白特先生本來是一個有耐心而且有服從心的店主，但是這一次只能據實相告：『無能為力。』

無論如何，白特先生對於戰事初期的困難總算掙扎過去了。可是，他終於又遇到新困難的威脅，可以說這是他從未遇過的危機。政府開始把紐吉賽海濱的旅館給續接收，作為軍隊住宿之處。等到實現後，司匹靈湖差不多完全成為軍隊活躍的地方。謠言因之又活躍起來。白雷克斯的旅客在暑期將要結束的一個星期，憂鬱地看看海洋對白特先生說：『我想這是在戰爭未結束前我們最後一次的遊覽。』他們一定會把這個地方接收過去，這是沒有問題的了。』在他們認為這是臨別贈言，白雷克斯在戰事期內一定要被接收。

（四）

到一九四三年春季，政府還是沒有來動過白雷克斯，這是很明顯的，政府沒有接收的意思。但是白特知道他又遇到困難的環境。心理上講，他的老主顧不預備回來了。以情理上推測，這個暑期他們可能在預備作旁的打算。

所以很早在四月裏，白特先生就在許多大都市的報紙上登載他的小廣告，此外他對於他的老主顧每人又了寫了一封信給他們，在短短的幾段文辭內，他也並不亂吹。在這一個時期，盟軍在北大西洋對於潛水艇戰爭得到勝利。白特先生已經到司匹靈湖來了好幾次，整理他的海濱場，他可以告訴他們沙已經弄清，海水已經沒有油點，並且在這個暑期裏可以保持原狀。他承認食物或菜單不致像以往那樣的豐富，不過白雷克斯可以擔保當盡力使旅客滿意。

信發出後，沒有等候多少時間，各方面信扎紛紛而來。情形很明顯的，今年的問題不在勸旅客回到白雷克斯來，而在如何使那些旅客能夠得到需要上的便利。家中主婦因為感到在戰事情態下，籌劃膳食和管理家務的困難，所以替全家定了房間。勞任過度的行政人員，因為需要一個短期休假，但是不能離開他們的辦公處過遠，因為汽車限制太嚴，所以他們樂意找一個僻靜所在，便於坐輕便火車到海濱去的處所。有許多以前老主顧的兒子，現在已經結婚和在公務機關做事的，他們認為在休假時白雷克斯是帶他們家族和妻子去的理想處所。在一九四三年的暑期營業尚沒有開始以前，在六月廿五日，白特的幾個最好的房間已經給他們定到勞工節為止。那些預定房間的成績差不多要超過前一年三倍之多。

一九四三年又有新的困難。雖然他對於各種東西定價上都增加了五角，可是工資和食物價格的高漲，使他還不容易維持成本——各種費用比較一九四二年差不多要漲上一倍。所以除了老的職工問題外，又增加了新的洗衣問題和最複雜

五二一一二〇二

的食物問題。

關於僱職工問題，去年的教訓給他一個很好的經驗。大體上講，有色人種僱工要比較對他忠實和好的多，所以他今年決定除了前面的寫字間職員，管門人和茶房外，完全僱用有色人種的男子和女子。在未到暑期很早之前，他寫信給他的舊夥計，願意他們在一九四三年暑期仍來工作。二個管房間女僕，一個廚夫，一個釀麵的女廚司和三個女侍，復信都願意回來工作，並且還答應再介紹他們的朋友來，可以使工作效率增佳。他們確實和所說的一樣好，結果在旅館開業的一天，他的職工可以說很整齊。可是，除了廚夫長，二等廚夫和三等廚夫以外，其餘都是沒有經驗的，不過他們都很聰明也很樂意工作，所以到了第一星期的週末，收拾房間的女僕和女侍們能做的很順利，很有效率。

不幸的很，對於廚夫却不能如此。照慣例，旅館尚未開幕之前，做菜先要來一個試驗。第一餐必須由白特先生自己嘗滋味，可是做的壞極了。這經理只得把原菜送回廚房，同時告訴這位廚夫長，要是以後的菜不能比這次做的好，他可以捲舖蓋回去。廚夫長和他的妻子只得走路。白特先生於是把二等廚夫升為廚夫長，三等升為二等；於是他又關懷地等第二餐，味道總算不錯。他又發了一封電報給一個頭等釀麵廚司——她在他那裏已經做過二個暑期——希望她能再回來，她果然來了，這在白特好像如釋重負。

但是這種情形不能好到底。七月一日是發工資的一天。那天晚上，廚夫長和二等廚夫不請假自動到阿司白萊•派克，去遊玩去了。到了第二天下午四點半鐘二個人還都沒有回來預備晚餐，等到晚餐時間，第一批客人都到餐廳去的時候，發覺菜還沒有預備好，這可把這位白特先生急壞了。現在唯一的補救辦法，只有趕快先把晚餐設法做好，然後再找別的辦法。但是廚房裏已經一個廚夫都沒有，立刻要找一個廚夫當然是不可能，他於是向釀麵的廚司說：「伊凡，在我沒有把廚房組織好以前，你想，你能否暫時担任廚夫的工作？」伊凡是一個闊大的身材而且鎮靜的女子。她拍着白特的肩膀說：「白特先生，現在你也不必擔心，我能煮菜，倘然你能找一個釀麵的人，我們就能順利進行。」

白特本來多一個賬房女侍，而從樓上的女侍中，他又抽出一個釀麵常識的女子。他叫她調到糕食品部裏，她給伊凡的幫助和教導，一樣能夠做出熱的麵包，蛋糕和有餡的飲品，而且還很受旅客的歡迎。這個小伙食團，由於又得到另一個叫史立姆的幫助，辦的非常的好。白特增加他們的薪水，同時升伊凡做廚夫長，管理廚房中的一切。

從這一點能決定後，事情進行的相當順利，但是要把旅館完全安排妥當之前，當然還有許多其他事，須要加以調整。許多職工都沒有預料到他們薪資會因付稅的關係而減少，所以當七月一日付薪資的時候，情形是很緊張，雖然白特耐心地向他們反覆解釋，仍然有一部份人非常激動，並且公開向他提出交涉。到了下午，突然有二個洗碟子傭工不告而別，幾天後另一個洗碟子的傭工又被徵兵局徵去。因為傭工大為缺少，最後總算廚房裏的傭工得完全補齊，可是白特發覺以前廚房裏有十一個男子，現在只剩一個男子，其餘都是女子了。相反地情形反比以前圓滿多了。白特說，「他經營這個

旅館還許多年，廚房裏的情形從沒有像這次這樣的融洽和良好的。

因為男工的缺少，他想僱高小學校的學生來做侍役又是一件煩惱的事。紐吉發的法律規定，男工在十八歲以下可以每週工作四十小時；但是一星期中必須給假一天。白雷克斯有三個男孩子是應該依照這個規定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使白特感到非常困難，計劃出一個工作表，尤其因為有一個男孩子他到離家很近的地方去工作了。白特對於工作表是用盡心計，有一次他的值夜職員因為妻子生病回去，只得把年紀最大的男孩子代替這個工作。直到八月第一個星期他才湊成足數，有了四個侍役。

洗衣問題也是使他永遠躭心的。旅館才開幕了一星期，情形很明顯的，對於麻紗東西須得加以注意。本地洗衣作的職員大多數是沒有經驗的，簡直是弄不好。所以在這個時期，白特只得把牀上的被褥等本來每星期換二次改為換一次，面巾和浴巾只得每天早上掉換，不再在早晚更換，餐桌上旅客在進餐時用的圍巾也只一天換一次，不再每餐換一次。照新的辦法做，雖然再沒有洗衣作遲緩的煩惱，但是許多麻巾都因此而放錯地位或遺失，而帳單也往往因此而漏算。

一九四三年星期裏第一個最大的困難是食物的配給。關於這一點因為旅館的配給是按照點數的，白特先生在開業的時候就大大的受窘。按照規則，他所能得到的點數是按照一九四二年八月份營業狀況來決定配給的數量。按照規定，旅館所得的點數只能照去年八月份的食量數額的百分之七十，倘然他要得到多一些的點數：他就得呈報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的營業已經比較一九四二年八月份增加百分之十。在白雷克斯一九四二年到八月營業才達最高峯，而一九四三年從七月一日起營業就開始到達頂點，倘然白特先生把紀錄偽造，就沒有辦法增加配給的點數，這在他當然是不樂意做的。白雷克斯早就想附設一個酒吧間，倘然每人在旅館裏買一杯冷飲，他就可以算為顧客，就是吃一杯一角錢的可口可樂也能算為顧客，這一種設置在實際上可以幫助旅館的營業紀錄，可是白特沒有酒吧間。

等當他配給處把應給旅客的點數計算出來以後，他們就發給旅館經理兩本配給帳簿，一本是包括配給糧食的總點數，另一本是包括配給肉類，脂肪物，魚類和乾酪的點數。這種帳簿收到後，得立刻就存在當地的銀行裏，等到需要的時候，可以前去支取。同時旅館也得置備兩本配給帳簿，一本用作記載食糧，另一本記載肉類和脂肪物等。這種帳簿的形式和紀錄與普通帳簿相同。每星期旅館經理按照帳單把七天來所得的東西付支票給販賣者，而販賣者就把它拿給銀行署而再補充他售去東西的點數。

配給東西是用什麼方法計算的，這只有上帝和配給處知道。白特所分到的咖啡的點數是有多餘，而其他的東西都是非常的不夠。（按照法律規定，在旅館裏旅客吃過十二餐，應把他的配給點數交給旅館，但這於白特有什麼好處，因為還不能買旅館所需要的東西，而向旅客要糧食配給點數也是不可能的。）

把每星期的配給點數分配一下，白特先生覺到平均一百三十五個旅客，五十個職工，每天三餐，大約每星期可以有

千點糧食配給，三千點肉類，脂肪物和乾酪等配給。這樣小的一塊烤牛肉——大約只可供給二十個人每人一碟子肉——得，就要三百二十點；供給只夠吃一餐的羊肉需要五百八十四點；供給一星期的牛肉（六十磅）需要六百點；所以情形是很明顯，白特先生於這一個問題是很不容易應付。配給的點數迅速化去可以從每週數用帳中看出來。三千紅點是這樣用去：肉類一千九百點（要是都用在烤牛肉上，那一星期一個人只能吃一碟子。）牛油六百點，五百點用在其他短少的東西上。二千藍點中將近一千八百點消費在下列的東西上：一箱子菓子食品（只夠吃一餐）需要四百八十六點，一打第十四洋芋罐頭食品需要八百八十四點；一箱子櫻桃食品（每人只能吃六只）需要四百點（每餐每人至少給十二只，倘然只有百分之五的旅客定這個菜才夠。）

平時白特先生的食物中，僅有新鮮的菓子和蔬菜，所以在正常的水菓和蔬菜的市上如何分配他的藍點到不成什麼特別困難。但一九四三年的市場是不正常的。一九四二年夏季桃子很多很賤，一塊錢一籃，去夏二塊五角錢一籃也很難買到。在一九四二年五角錢或七角五分錢就可以買一個西瓜，三塊錢可以買到一盒或四十五個的甜瓜。到一九四二年夏季西瓜賣二元五角一只，甜瓜賣七元至七元五角一盒。草莓要貴上一倍，新鮮的菜蔬照着最新的價格。紅李從一九四二年一塊錢一布希爾到一九四二年漲到七塊錢或八塊錢一布希爾。是一個漲價趨勢很好的例子。面對着這個情勢，白特被迫而採用許多罐頭食物。

雖然他的紅點不夠，白特先生每星期供給客人吃牛肉一次羊肉兩次，用肝，犢胖，豬肉，家禽，以及其他種種需要點子很少的食物來填滿他的菜單。雖然如此，為了管理起見，每星期仍有兩天不供給肉食，星期二和星期五大多是魚，家禽和蛋來維持。這種用度的表現，可以拿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的一個星期中所用的魚的帳單是十七元八角和一九四三年同一個星期中所用的一百三十元的比較來說明。普通的很，魚和鷄都很多，雖然很貴。一年來魚每磅從二角漲到三角五分，鴨從二角漲至三角八分。在這種價格下，白特要用三十八元來維持一餐中所用的一百磅鷄。鷄也常用的，但是供給是受限制的白特需要每星期要到十里外的鄉間去買夠兩餐或三餐用的鷄。牛油在一九四三年當然少的可憐。一磅牛油從前只分為四十八份的，現在要分為六十份，每餐只供每位客人吃一份，不能比一份再多。那一季中只有一次讓客人吃沒有牛油的麵包，因為批發商那時突然沒有把牛油送到。

即使是主要的，有時要是不配給的東西就不可能做到，有人看見一次白特先生拿出一張定貨單，在定貨單裏他要的是牛油，鷄蛋，蛋黃醬，巧克力和臘紙，而他僅僅得到蛋黃醬。

蛋是最困難問題的一種。牠和魚及家禽一樣被視為珍品和滋養的食物。餐桌上用和烹調用的蛋，白特克斯每星期需要五箱或一百五十打。一天，當那旅館開張的後還不到三星期的時候，白特先生到廚房裏去，他覺到伊凡從沒有像這一次那樣的被困難窘住了。每星期應供給的蛋在那天早晨沒有送到，所餘的幾不夠一頓早餐——一天所需要烘食品的蛋一些也沒有了。白特先生馬上打電話給牛奶批發商是那裏供給

他所需要的東西。是的，他們知道還沒有把蛋送去，這是非常抱歉，然而正因為那天是沒有蛋。那麼究竟什麼時候才可以得到呢？實在他們也不能完全保證……

白特先生想了很快的辦法。他知道他的房主有許多朋友在靠近曲顛頓(Trenton)的地方開了一個農場，離他那裏有四十英里。到那個地方去拿雞蛋太遠了，但蛋是必需的——很急需的。他把房主喊進來和她商量。在她想起來她的朋友能否幫他的忙。房主還是確不定。那邊附近的農人完全把出產的送到中央市場代辦所去賣，可是她可以叫他們來問。總商的結果並不滿意。最後那農夫特別客氣地允許那旅館有一盤，並且告訴白特，他有一個住在離開幾里地的鄰居或者可以供給他一些蛋。費了大半天的光陰跑到那裏，得到三盤蛋，而他所需要的却是五盤。為了這個原因，白雷克斯開始每次早餐只供客人一個蛋而不供給兩個了。

這些都是表示白特先生在一九四三年整個暑期裏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問題。他自己也不知道今天到明天從什麼地方可以去拿菜放在餐桌上，但是當本地菜販緊皺着眉，搖着頭，煩心地表示他們也不知可以維持供給食品多久，白雷克斯經理會反問他們，「你還有雀麥粉嗎？」當然雀麥粉多的很，但是……「那麼你還想什麼？」白特會含笑地說：「沒有人會餓死，要是國內還有雀麥粉的話。」

勞工節到來但又逝去，一九四三年的暑期也就過去了。可能白特先生在一九四四年又會遇到新的困難——但是他懷疑是否還會比以往二年更混亂而需要更敏捷更緊張的意志。

上海報人的奮鬥

趙君豪著

中國旅行社經售

正如鄒力子先生在本書的序裏說：「趙君這本著作裏，富有着最有生命力的描寫，……」這是每一個讀者所同感的。全書計分十章，約十二萬字，前四章描述上海報人的奮鬥，一字一淚，令人感泣。五六兩章敍述太平洋戰起，敵人進佔租界後，上海報業所受的打擊和日後展開服務工作的情形。七八兩章揭發敵偽奴役上海的黑暗。九十兩章記述脫離孤島投入祖國懷抱的經過。每一章每一節，趙先生都以親眼目睹的事實，以明快的筆觸，客觀地記下這二百四十四頁上海報人的奮鬥史，這眞是具有無上價値的一本著作。

熟料紙實售一二五．〇〇元

生料紙實售一〇〇．〇〇元

五二一二〇六